

列传第一

后妃上

高祖太穆皇后窦氏 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 贤妃徐氏
高宗废后王氏 良娣萧氏 中宗和思皇后赵氏 中宗韦庶人
上官昭容 睿宗肃明皇后刘氏 睿宗昭成皇后窦氏
玄宗废后王氏 玄宗贞顺皇后武氏 玄宗杨贵妃

三代宫禁之职，《周官》最详。自周已降，彤史沿革，各载本书，此不备述。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余六尚诸司，分典乘舆服御。龙朔二年，官名改易，内职皆更旧号。咸亨二年复旧。开元中，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尝也。而后妃四星，一为正后；今既立正后，复有四妃，非典法也。乃于皇后之下立惠妃、丽妃、华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为正一品；又置芳仪六人，为正二品；美人四人，为正三品；才人七人，为正四品；尚宫、尚仪、尚服各二人，为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即诸司诸典职员品第而序之，后亦参用前号。

然而三代之政，莫不以贤妃开国，嬖宠倾邦。秦、汉已还，其流浸盛。大至移国，小则临朝，焕车服以王宗枝，裂土壤而

侯肺腑，泊末涂沦败，赤族夷宗。高祖龙飞，宫无正寝，而妇言是用，衅起维城。大帝孝和，仁而不武，但恣池台之赏，宁顾衽席之嫌？武室、韦宗，几危运祚。东京帝后，殁从夫谥，光烈、和熹之类是也。高宗自号天皇，武氏自称天后，而韦庶人生有翌圣之名，肃宗欲后张氏，此不经之甚，皆以凶终。玄宗以惠妃之爱，摈斥椒宫，继以太真，几丧天下。历观前古邦家丧败之由，多基于子弟召祸。子弟之乱，必始于宫闱不正。故息隐阅墙，秦王谋归东洛；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若中有圣善之慈，胡能若是？《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不其然欤！自后累朝，长秋虚位，或以旁宗入继，母属皆微，徒有册拜之文，谅乏“关雎”之德。今录其存于史册者，为《后妃传》云。

高祖太穆皇后窦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总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后生而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周武帝特爱重之，养于宫中。时武帝纳突厥女为后，无宠，后尚幼，窃言于帝曰：“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武帝深纳之。毅闻之，谓长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前后数十辈莫能中，高祖后至，两发各中一目。毅大悦，遂归于我帝。及周武帝崩，后追思如丧所生。隋文帝受禅，后闻而流涕，自投于床曰：“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毅与长公主遽掩口曰：“汝勿妄言，灭吾族矣！”

后事元贞太后，以孝闻。太后素有羸疾，时或危笃。诸嬖以太后性严惧谴，皆称疾而退，惟后昼夜扶侍，不脱衣履者，动淹旬月焉。善书学，类高祖之书，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

存规戒。大业中，高祖为扶风太守，有骏马数匹。常言于高祖曰：“上好鹰爱马，公之所知，此堪进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为身累，愿熟思之。”高祖未决，竟以此获谴。未几，后崩于涿郡，时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为自安之计，数求鹰犬以进之，俄而擢拜将军，因流涕谓诸子曰：“我早从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寿安陵，后祔葬献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太穆顺圣皇后。

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长安人，隋右骁卫将军晟之女也。晟妻，隋扬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年十三，嫔于太宗。隋大业中，常归宁于永兴里，后舅高士廉媵张氏，于后所宿舍外见大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变而之《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象》曰：后以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龙，《乾》之象也。马，《坤》之象也。变而为《泰》，天地交也。繇协于《归妹》，妇人之兆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也。此女贵不可言。”武德元年，册为秦王妃。时太宗功业既高，隐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九年，册拜皇太子妃。

太宗即位，立为皇后。赠后父晟司空、齐献公。后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太宗弥加礼待，常与后论及赏罚之事，对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太宗固与之言，竟不之答。时后兄无忌，夙与太宗为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勋，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将任之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间奏曰：“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

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太宗不听，竟用无忌为左武候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后又密遣无忌苦求逊职，太宗不获已而许焉，改授开府仪同三司，后意乃悻。有异母兄安业，好酒无赖。献公之薨也，后及无忌并幼，安业斥还舅氏，后殊不以介意，每请太宗厚加恩礼，位至监门将军。及预刘德裕逆谋，太宗将杀之，后叩头流涕为请命曰：“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恃宠以复其兄，无乃为圣朝累乎！”遂得减死。

后所生长乐公主，太宗特所钟爱，及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徵谏曰：“昔汉明帝时，将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于先帝子乎！’然谓长主者，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差，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主，理恐不可，愿陛下思之。”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后因请遣中使赉帛五百匹，诣徵宅以赐之。太子承乾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东宫器用阙少，欲有奏请。”后不听，曰：“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

八年，从幸九成宫，染疾危懈，太子承乾入侍，密启后曰：“医药备尽，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

而乱天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仆射房玄龄，玄龄以闻，太宗及侍臣莫不嘘唏。朝臣咸请肆赦，太宗从之；后闻之，固争，乃止。将大渐，与太宗辞诀，时玄龄以谴归第，后固言：“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又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槨，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时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于昭陵。

后尝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又著论驳汉明德马皇后，以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当朝贵盛，乃戒其龙马水车，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末事耳。且戒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闲耳。妇人著述无条贯，不欲至尊见之，慎勿言。”崩后，宫司以闻，太宗览而增恻，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文德顺圣皇后。

太宗贤妃徐氏，名惠，右散骑常侍坚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其父孝德试拟《楚辞》，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词甚典美。自此遍涉经史，手不释卷。太宗闻之，纳为才人。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贍。俄拜婕妤，再迁充容。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倦劳役，上疏谏曰：

自贞观已来，二十有二载，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

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昔汉武守文之常主，犹登刻玉之符；齐桓小国之庸君，尚图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损己，让德不居。亿兆倾心，犹阙告成之礼；云亭伫谒，未展升中之仪。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网罗千代者矣。古人有云：“虽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圣哲罕兼。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

窃见顷年已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冑，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黷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湛露之惠。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为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此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无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工力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无竭矣；用而息之，则人斯悦矣。

夫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窃见服玩纤靡，如变化于自然；织贡珍奇，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于季俗，实败素于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术，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伏惟陛下

明鉴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于麟阁，尽探赜于儒林。千王治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衰祸福之数，得失成败之机，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环目围之内，乃宸衷之久察，无假一而言焉。惟恐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泰，体逸于时安。伏愿抑志裁心，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则令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大。

太宗善其言，优赐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顾遇之恩，哀慕愈甚，发疾不自医。病甚，谓所亲曰：“吾荷顾实深，志在早歿，魂其有灵，得侍园寝，吾之志也。”因为七言诗及连珠以见其志。永徽元年卒，时年二十四，诏赠贤妃，陪葬于昭陵之石室。

高宗废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贞观中罗山令。同安长公主，即后之从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言于太宗，遂纳为晋王妃。高宗登储，册为皇太子妃，以父仁祐为陈州刺史。永徽初，立为皇后，以仁祐为特进、魏国公，母柳氏为魏国夫人。仁祐寻卒，赠司空。

初，武皇后贞观末随太宗嫔御居于感业寺，后及左右数为之言，高宗由是复召入宫，立为昭仪。俄而渐承恩宠，遂与后及良娣萧氏递相谮毁。帝终不纳后言，而昭仪宠遇日厚。后惧不自安，密与母柳氏求巫祝厌胜。事发，帝大怒，断柳氏不许入宫中，后舅中书令柳奭罢知政事，并将废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固谏，乃止。俄又纳李义府之策，永徽六年十月，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后母柳氏、兄尚衣奉御全信及萧氏兄弟，并配流岭外。遂立昭仪为皇后。寻又追改后姓为蟒氏，萧良娣为梟氏。

庶人良娣初囚，大骂曰：“愿阿武为老鼠，吾作猫儿，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宫中不畜猫。初囚，高宗念之，闲

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开一窍通食器出入。高宗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庶人泣而对曰：“妾等得罪，废弃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名为皇后？”言讫悲咽，又曰：“今至尊思及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出入院中，望改此院名为‘回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处置。”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萧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甕中，曰：“令此二姬骨醉！”数日而卒。后则天频见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如死时状。武后恶之，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复见，故多在东都。中宗即位，复后姓为王氏，臬氏还为萧氏。

中宗和思皇后赵氏，京兆长安人。祖绰，武德中以战功至右领军卫将军。父瑰，尚高祖女常乐公主，历迁左千牛将军。中宗为英王时，纳后为妃。既而妃母公主得罪，妃亦坐废，幽死于内侍省。则天临朝，瑰为寿州刺史，坐与越王贞连谋被诛，公主亦坐死。神龙元年，赠后谥为恭皇后，赠瑰左卫大将军。及中宗崩，将葬于定陵，议者以韦后得罪，不宜祔葬，于是追谥后为和思，莫知瘞所，行招魂祔葬之礼。太常博士彭景直上言：“古无招魂葬之礼，不可备棺椁，置辒辌京。宜据《汉书郊祀志》葬黄帝衣冠于桥山故事，以皇后祔衣于陵所寝宫招魂，置衣于魂舆，以太牢告祭，迁衣于寝宫，舒于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祔葬焉。”从之。

中宗韦庶人，京兆万年人也。祖弘表，贞观中为曹王府典军。中宗为太子时，纳后为妃，仍擢后父普州参军玄贞为豫州刺史。嗣圣元年，立为皇后。其年，中宗见废，后随从房州。时中宗惧不自安，每闻制使至，惶恐欲自杀。后劝王曰：“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失一死，何遽如是也！”累年同艰危，情义甚笃。所生懿德太子、永泰、永寿、长宁、安乐四公主，安乐最幼，生于房州，帝自脱衣裹之，遂名曰裹儿，特宠异焉。

及中宗复立为太子，又立后为妃。时昭容上官氏常劝后行则天故事，乃上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服丧三年；又请百姓以年二十三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时望。制皆许之。

帝在房州时，常谓后曰：“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乃大出宫女，虽左右内职，亦许时出禁中。上官氏及宫人贵幸者，皆立外宅，出入不节，朝官邪佞者候之，恣为狎游，祈其赏秩，以至要官。时侍中敬晖谋去诸武，武三思患之，乃结上官氏以为援，因得幸于后，潜入宫中谋议，乃讽百官上帝尊号为应天皇帝，后为顺天皇后。帝与后亲谒太庙，告谢受尊号之意。于是三思骄横用事，敬晖、王同皎相次夷灭，天下咸归咎于后。后方优宠亲属，内外封拜，遍列清要。又欲宠树安乐公主，乃制公主开府，置官属。太平公主仪比亲王。长宁、安乐二府不置长史而已。宣城公主等以非后所生，各减太平之半。安乐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而请帝书焉，帝笑而从之，竟不省视。又请自立为皇太女，帝虽不从，亦不加谴。所署府僚，皆猥滥非才。又广营第宅，侈靡过甚。长宁及诸公主迭相仿效，天下咸嗟怨之。

神龙三年，节愍太子死后，宗楚客率百僚上表，加后号为顺天翊圣皇后。景龙二年春，宫中希旨，妄称后衣箱中有五色云出，帝使画工图之，出示于朝，乃大赦天下，百僚母妻各加邑号。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迦叶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时，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时，天下歌《秦王破阵乐》；高宗未受命时，天下歌《侧堂堂》；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伏惟应天皇帝未受命时，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桑条韦也》。女行六合之内，齐首蹠足，

应四时八节之会，歌舞同欢。岂与夫《箫韶》九成、百兽率舞同年而语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为国母，主蚕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于斯为盛。谨进《桑条歌》十二篇，伏请宣布中外，进入乐府，皇后先蚕之时，以享宗庙。”帝悦而许之，特赐志忠庄一区、杂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又引而申之，播于舞咏，亦受厚赏。兵部尚书宗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表陈符命，解《桑条》以为十八代之符，请颁示天下，编诸史册。帝大悦，擢延禧为谏议大夫。时上官昭容与其母郑氏及尚宫柴氏、贺娄氏，树用亲党，广纳货赂，别降墨敕，斜封授官，或出臧获屠贩之类，累居荣秩。又引女巫赵氏出入禁中，封为陇西夫人，势与上官氏为比。

三年冬，帝将亲祠南郊，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建议云：“皇后亦合助祭。”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上疏争之。尚书右仆射韦巨源详定仪注，遂希旨协同钦明之议。帝纳其言，以后为亚献，仍以宰相女为齐娘，以执笾豆。钦明又欲请安乐公主为终献，迫于时议而止。四年正月望夜，帝与后微行市里，以观烧灯。又放宫女数千，夜游纵观，因与外人阴通，逃逸不还。时国子祭酒叶静能善符禁小术，散骑常侍马秦客颇闲医药，光禄少卿杨均以调膳侍奉，皆出入宫掖。均与秦客皆得幸于后，相次丁母忧，旬日悉起复旧职。时安乐公主与驸马武延秀、侍中纪处讷、中书令宗楚客、司农卿赵履温互相猜贰，迭为朋党。

六月，帝遇毒暴崩。时马秦客侍疾，议者归罪于秦客及安乐公主。后惧，秘不发丧，引所亲入禁中，谋自安之策。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知政事，留守东都；又命左金吾大将军赵承恩及宦者左监门卫大将军薛崇简帅兵五百人往筠州，以备谯王重福。后与兄太子少保温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召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分为左右营，然后发丧。少帝即位，

尊后为皇太后，临朝摄政。韦温总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驸马韦捷、韦濯分掌左右屯营；武延秀及温从子播、族弟璿、外甥高崇，共典左右羽林军及飞骑、万骑。播、璿欲先树威严，拜官日先鞭万骑数人，众皆怨，不为之用。时京城恐惧，相传将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语，人情不安。临淄王率薛崇简、钟绍京、刘幽求领万骑及总监，丁未，入自玄武门，至左羽林军，斩将军韦璿、韦播及中郎将高崇于寝帐。遂斩关而入，至太极殿。后惶骇遁入殿前飞骑营，及武延秀、安乐公主皆为乱兵所杀。分遣万骑诛其党与韦温、温从子捷，及族弟婴；宗楚客、弟晋卿，纪处讷，马秦客，叶静能，杨均，赵履温，卫尉卿王哲，太常卿李 曳，将作少匠李守质及韦氏武氏宗族，无少长皆斩之。泉后及安乐公主首于东市。翌日，敕收后尸，葬以一品之礼，追贬为庶人；安乐公主葬以三品之礼，追贬为悖逆庶人。

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兒，西台侍郎仪之孙也。父庭芝，与仪同被诛，婉兒时在襁褓，随母配入掖庭。及长，有文词，明习吏事。则天时，婉兒忤旨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黥其面而已。自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中宗即位，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寻拜为昭容，封其母郑氏为沛国夫人。婉兒既与武三思淫乱，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节愍太子深恶之，及举兵，至肃章门，扣阁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观其此意，即当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与后遂激怒，并将婉兒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俄而事定。婉兒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数首并作，辞甚绮丽，时人咸讽诵之。婉兒又通于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尝充使开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遗制，曲叙其功而加褒赏。及韦庶人

败，婉兒亦斩于旗下。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初，婉兒在孕时，其母梦人遗己大秤，占者曰：“当生贵子，而秉国权衡。”既生女，闻者嗤其无效，及婉兒专秉内政，果如占者之言。

睿宗肃明顺圣皇后刘氏，刑部尚书德威之孙也。父延景，陕州刺史，景云元年，追赠尚书右仆射、沛国公。仪凤中，睿宗居籓，纳后为孺人，寻立为妃，生宁王宪、寿昌代国二公主。文明元年睿宗即位，册为皇后；及降为皇嗣，后从降为妃。长寿中，与昭成皇后同被谴，为则天所杀。景云元年，追谥肃明皇后，招魂葬于东都城东南，陵曰惠陵。睿宗崩，迁祔桥陵。以昭成太后故，不得入太庙配飨，常别祀于仪坤庙。开元二十年，始祔太庙。

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将作大匠抗曾孙也。祖诞，大理卿、莘国公。父孝谏，润州刺史，景云元年，追赠太尉、邠国公。后姿容婉顺，动循礼则，睿宗为相王时为孺人，甚见礼异。光宅元年，立为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长寿二年，为户婢团兒诬谮与肃明皇后厌蛊咒诅。正月二日，朝则天皇后于嘉豫殿，既退而同时遇害。梓宫秘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谥曰昭成皇后，招魂葬于都城之南，陵曰靖陵。又立庙于京师，号为仪坤庙。睿宗崩，后以帝母之重，追尊为皇太后，谥仍旧，祔葬桥陵，迁神主于太庙。

玄宗废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后。上为临淄王时，纳后为妃。上将起事，颇预密谋，赞成大业。先天元年，为皇后，以父仁皎为太仆卿，累加开府仪同三司、邠国公。后兄守一以后无子，常惧有废立，导以符厌之事。有左道僧明悟为祭北斗，刻霹雳木，书天地字及上讳，合而佩之，且祝曰：“佩此有子，当与则天皇后为比。”事发，上亲究之，

皆验。开元十二年秋七月己卯，下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华而不实。造起狱讼，朋扇朝廷，见无将之心，有可讳之恶。焉得敬承宗庙，母仪天下？可废为庶人，别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为国大计，盖非获已。”守一赐死。其年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礼葬于无相寺。宝应元年，雪免，复尊为皇后。

玄宗贞顺皇后武氏，则天从父兄子恆安王攸止女也。攸止卒后，后尚幼，随例入宫。上即位，渐承恩宠。及王庶人废后，特赐号为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所生母杨氏，封为郑国夫人。同母弟忠，累迁国子祭酒；信，秘书监。惠妃开元初产夏悼王及怀哀王、上仙公主，并襁褓不育，上特垂伤悼。及生寿王瑁，不敢养于宫中，命宁王宪于外养之。又生盛王琦，咸宜、太华二公主。惠妃以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年四十余。下制曰：“存有懿范，没有宠章，岂独被于朝班，故乃施于亚政，可以垂裕，斯为通典。故惠妃武氏，少而婉顺，长而贤明，行合礼经，言应图史。承戚里之华胄，升后庭之峻秩，贵而不恃，谦而益光。以道饬躬，以和逮下，四德粲其兼备，六宫咨而是则。法度在己，靡资珩佩；躬俭化人，率先絺纁。夙有奇表，将加正位，前后固让，辞而不受，奄至沦歿，载深感悼，遂使玉衣之庆，不及于生前；象服之荣，徒增于身后。可赠贞顺皇后，宜令所司择日册命。”葬于敬陵。时庆王琮等请制齐衰之服，有司请以忌日废务，上皆不许之。立庙于京中昊天观南，乾元之后，祠享亦绝。

玄宗杨贵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璈。开元初，武惠妃特承宠遇，故王皇后废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

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不期岁，礼遇如惠妃。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长曰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并承恩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妃父玄琰，累赠太尉、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叔玄珪，光禄卿。再从兄鋹，鸿胪卿。筠，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华公主，以母爱，礼遇过于诸公主，赐甲第，连于宫禁。韩、虢、秦三夫人与鋹、筠等五家，每有请托，府县承迎，峻如诏敕，四方赂遗，其门如市。

五载七月，贵妃以微谴送归杨鋹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旨，请送贵妃院供帐、器玩、廩饩等办具百余车，上又分御馔以送之。帝动不称旨，暴怒笞搯左右。力士伏奏请迎贵妃归院。是夜，开安兴里门入内，妃伏地谢罪，上欢然慰抚。翌日，韩、虢进食，上作乐终日，左右暴有赐与。自是宠遇愈隆。韩、虢、秦三夫人岁给钱千贯，为脂粉之资。鋹授三品、上柱国，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撤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玄宗颁赐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中使不绝。开元已来，豪贵雄盛，无如杨氏之比也。玄宗凡有游幸，贵妃无不随侍，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扬、益、岭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因致擢居显位。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著一色衣，五家合队，映照如百花之焕发，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灿烂芳馥于路。而国忠私于虢国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联镳方驾，不施帷幔。每三朝庆贺，五鼓待漏，艳妆盈巷，蜡炬如昼。而十宅诸

王百孙院婚嫁，皆因韩、虢为介绍，仍先纳赂千贯而奏请，罔不称旨。天宝九载，贵妃复忤旨，送归外第。时吉温与中贵人善，温入奏曰：“妇人智识不远，有忤圣情，然贵妃久承恩顾，何惜宫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于外哉！”上即令中使张韬光赐御馔，妃附韬光泣奏曰：“妾忤圣颜，罪当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无可遗留，然发肤是父母所有。”乃引刀剪发一绺附献。玄宗见之惊惋，即使力士召还。

国忠既居宰执，兼领剑南节度，势渐恣横。十载正月望夜，杨家五宅夜游，与广平公主骑从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及公主衣，公主堕马，驸马程昌裔扶主，因及数挝。公主泣奏之，上令杀杨氏奴，昌裔亦停官。国忠二男咄、暄，妃弟鉴，皆尚公主，杨氏一门尚二公主、二郡主。贵妃父祖立私庙，玄宗御制家庙碑文并书。玄珪累迁至兵部尚书。天宝中，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大立边功，上深宠之。禄山来朝，帝令贵妃姊妹与禄山结为兄弟。禄山母事贵妃，每宴赐，锡赉稠沓。及禄山叛，露檄数国忠之罪。河北盗起，玄宗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监抚军国事。国忠大惧，诸杨聚哭，贵妃衔土陈请，帝遂不行内禅。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诏，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瘞于驿西道侧。

上皇自蜀还，令中使祭奠，诏令改葬。礼部侍郎李揆曰：“龙武士诛国忠，以其负国兆乱。今改葬故妃，恐将士疑惧，葬礼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瘞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令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

马嵬之诛国忠也，虢国夫人闻难作，奔马至陈仓。县令薛

景仙率人吏追之，走入竹林。先杀其男裴徽及一女。国忠妻裴柔曰：“娘子为我尽命。”即刺杀之。已而自刎，不死，县吏载之，闭于狱中。犹谓吏曰：“国家乎？贼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遂瘞于郭外。韩国夫人婿秘书少监崔岫，女为代宗妃。虢国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安公主，女嫁让帝男。秦国夫人婿柳澄先死，男钧尚长清县主，澄弟潭尚肃宗女和政公主。

列传第二

后妃下

玄宗元献皇后杨氏 肃宗张皇后 肃宗韦妃 肃宗章敬皇后吴氏
 代宗崔妃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 代宗贞懿皇后独孤氏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 德宗韦妃 顺宗庄宪皇后王氏
 宪宗懿安皇后郭氏 宪宗孝明皇后郑氏 女学士尚宫宋氏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 敬宗郭贵妃 穆宗贞献皇后萧氏
 穆宗宣懿皇后韦氏 武宗王贤妃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 昭宗积善皇后何氏

玄宗元献皇后杨氏，弘农华阴人。曾祖士达，隋纳言，天授中，以则天母族，追封士达为郑王，赠太尉。父知庆，左千牛将军，赠太尉、郑国公。后景云元年八月选入太子宫。时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宫中左右持两端，而潜附太平者，必阴伺察，事虽纤芥，皆闻于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时方娠，太子密谓张说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祸及此妇人，其如之何？”密令说怀去胎药而入。太子于曲室躬自煮药，醺然似寐，梦神人覆鼎。既寤如梦，如是者三。太子异之，告说。说曰：“天命也，无宜他虑。”既而太平诛，后果生肃宗。太子妃王氏无子，后班在下，后不敢母肃宗。王妃抚鞠，慈甚所生。开元中，肃宗为忠王，后为妃，又生宁亲公主。张说以旧恩特承宠异，说亦奇忠王仪表，心知运历所钟，故宁亲公主降说子埴。

开元十七年，后薨，葬细柳原，玄宗命说为志文，其铭云：

“石兽涩兮绿苔黏，宿草残兮白露霑。园寝闭兮脂粉膩，不知何年开镜奩。”二十四年，忠王立为皇太子。至德元年，肃宗即位于灵武。二载五月，玄宗在蜀，诰曰：“圣人垂范，是推顾复之恩；王者建极，抑有追尊之礼。盖母以子贵，德以谥尊。故妃弘农杨氏，特禀坤灵，久厘阴教。往以续涂山之庆，降华渚之祥。诞发异图，载光帝业。而册命犹阙，幽灵尚抵。夏王继统，方轸阳城之恩；汉后褒荣，庶协昭灵之称。宜于彼追册为元献太后。”宝应二年正月，祔葬泰陵。

肃宗张皇后，本南阳西鄂人，后徙家昭应。祖母窦氏，玄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也。昭成为天后所杀，玄宗幼失所恃，为窦姨鞠养。景云中，封邓国夫人，恩渥甚隆。其子去惑、去疑、去奢、去逸，皇姨弟也，皆至大官。去盈尚玄宗女常芬公主。去逸生后，天宝中，选入太子宫为良娣。后弟清，又尚大宁郡主。

后辩惠丰硕，巧中上旨。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太子与良娣俱从，车驾渡渭，百姓遮道请留太子收复长安。肃宗性仁孝，以上皇播越，不欲违离左右。宦者李靖忠启太子请留，良娣赞成之，白于玄宗。太子如灵武，时贼已陷京师，从官单寡，道路多虞。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曰：“捍御非妇人之事，何以居前？”良娣曰：“今大家跋履险难，兵卫非多，恐有仓卒，妾自当之，大家可由后而出，庶几无患。”及至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太子劳之曰：“产忌作劳，安可容易？”后曰：“此非妾自养之时，须办大家事。”肃宗即位，册为淑妃。赠父太仆卿去逸左仆射，母窦氏封义章县主，姊李昙妻封清河郡夫人，妹师师封郾国夫人。乾元元年四月，册为皇后。弟驸马都尉清加特进、太常卿，同正，封范阳郡公。皇后宠遇专房，与中官李辅国持权禁中，干预政事，请谒过当，

帝颇不悦，无如之何。后于光顺门受外命妇朝，亲蚕苑中，内外命妇相见，仪注甚盛。先在灵武时，太子弟建宁王俊为后诬讐而死。自是太子忧惧，常恐后之构祸，乃以恭逊取容，后以建宁之隙，常欲危之。张后生二子：兴王侗、定王侗。兴王早薨，侗又孩幼，故储位获安。

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大渐，后与内官硃辉光、马英俊、啖廷瑶、陈仙甫等谋立越王系，矫诏召太子入侍疾。中官程元振、李辅国知其谋，及太子入，二人以难告，请太子在飞龙厩。元振率禁军收越王，捕硃辉光等。俄而肃宗崩，太子监国，遂移后于别殿，幽崩。诛马英俊，女道士许灵素配流，山人申大芝赐死，驸马都尉清贬硃州司马，弟延和郡主婿鸿胪卿潜贬郴州司马，舅鸿胪卿窦履信贬道州刺史。

肃宗韦妃。父元珪，兖州都督。肃宗为忠王时，纳为孺人，及升储位，为太子妃，生兖王侗、绛王侗、永和公主、永穆公主。天宝中，宰相李林甫不利于太子，妃兄坚为刑部尚书，林甫罗织，起柳勣之狱，坚连坐得罪，兄弟并赐死。太子惧，上表自理，言与妃情义不睦，请离婚，玄宗慰抚之，听离。妃遂削发被尼服，居禁中佛舍。西京失守，妃亦陷贼。至德二年，薨于京城。

肃宗章敬皇后吴氏，坐父事没入掖庭。开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见王服御萧然，傍无媵侍，命将军高力士选掖庭宫人以赐之，而吴后在籍中。容止端丽，性多谦抑，宠遇益隆。明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薨，葬于春明门外。

代宗即位之年十二月，群臣以肃宗山陵有期，准礼以先太后祔陵庙。宰臣郭子仪等上表曰：

俪宸极者，允归于淑德；谥徽号者，必副于鸿名。当履运而承天，则因心而追往，此先王之明训，圣人之茂典也。伏惟

先太后圆精挺质，方祗禀秀。祲符协于四星，典礼敦于万国，得元和之正气，韞霄汉之清英。顾史求箴，道先于壶则；撝谦率礼，教备于中闱。太阴无昃眇之征，丙殿有祝延之庆。尊敬师傅，佩服礼经，勤于蘋藻之荐，罔贵珩璜之饰。徽音允穆，嘉庆聿彰，宪度辅佐之劳，缉熙玄默之化，足以光昭宗祀，作配紫微。岂《驹虞》之风，行于江、汉之域；《葛覃》之咏，起自岐阳之下。爰膺历数，作启圣明，大拯艰难，永清夷夏。虽复文母成周王之业，庆都诞帝尧之圣，异代同符，彼多惭德。昊苍不吊，圣善长违。当圆魄之成，玉英早落；有坤仪之美，象服未加。悲怀于先远之辰，感恻于易名之日。伏以山陵贞兆，良吉有期，虞祔之仪，式资配享。率由故实，敬奉嘉名。谨按谥法：“敬慎高明日章，法度明大曰章，夙兴夜寐曰敬，齐庄中正曰敬。”敢遵先典，仰图懿德，谨上尊谥曰章敬皇后。

二年三月，祔葬建陵。启春明门外旧垄，后容状如生，粉黛如故，而衣皆赭黄色，见者骇异，以为圣子符兆之先。

后父令珪，宝应初赠太尉；母李氏，赠秦国夫人。叔令瑶，拜太子家令，封冯翊郡公；令瑜，太子右谕德，封济阴郡公。后兄淑，鸿胪少卿，封鄆城县公；澄，太子宾客，濮阳县公；湊，太子詹事，临濮县公；并加开府仪同三司。淑位终金吾大将军，湊位终京兆尹，见《外戚传》。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吴兴人，世为冠族。父易直，秘书监。开元末，以良家子选入东宫，赐太子男广平王。天宝元年，生德宗皇帝。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诸王、妃、主从幸不及者，多陷于贼，后被拘于东都掖庭。及代宗破贼，收东都，见之，留于宫中，方经略北征，未暇迎归长安。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及朝义败，复收东都，失后所在，莫测存亡。代宗遣使求访，十余年寂无所闻。德宗即位，下诏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

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则事天莫先于严父，事地莫盛于尊亲。朕恭承天命，以主社稷，执珪璧以事上帝，祖宗克配，园寝永终。而内朝虚位，阙问安之礼，衔悲内恻，忧恋终岁。思欲历舟车之路，以听求音问，而主兹重器，莫匪深哀。是用仰稽旧仪，敬崇大号，举兹礼命，式遵前典。宜令公卿大夫稽度前训，上皇太后尊号。”

建中元年十一月，遥尊圣母沈氏为皇太后，陈礼于含元殿庭，如正至之仪。上袞冕出自东序门，立于东方，朝臣班于位，册曰：“嗣皇帝臣名言：恩莫重于顾复，礼莫贵于徽号，上以展爱敬之道，下以正《春秋》之义，则祖宗之所禀命，臣子之所尽心，尊尊亲亲，此焉而在。两汉而下，帝王嗣位，崇奉尊称，厥有旧章。永惟丕烈，敢坠前典，臣名谨上尊号曰皇太后。“帝再拜，歔唏不自胜，左右皆泣下。仍以睦王述为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候太后问至，升平公主宜备起居。于是分命使臣，周行天下。明年二月，吉问至，群臣称贺，既而诈妄。自是诈称太后者数四，皆不之罪，终贞元之世无闻焉。

德宗敦崇外族，赠太后父易直太师，易直子库部员外郎介福赠太傅，介福子德州刺史士衡赠太保，易直第二子秘书少监震赠太尉；时沈氏封赠拜爵者百余人。贞元七年，诏外曾祖隋陕令沈琳赠司徒，追封徐国公，与外祖赠太师易直等立五庙，以琳为始，缘祠庙所须，官给。后无近属，惟族子房为近，德宗用为金吾将军，主沈氏之祀。

宪宗即位之年九月，礼仪使奏：“太后沈氏厌代登真，于今二十七载，大行皇帝至孝惟深，哀思罔极。建中之初，已发明诏，舟车所至，靡不周遍，岁月滋深，迎访理绝。按晋庾蔚之议，寻求三年之后，又俟中寿而服之。今参详礼例，伏请以大行皇帝启攒宫日，百官举哀于肃章门内之正殿，先令有司造

祔衣一副，发哀日令内官以祔衣置于幄。自后宫人朝夕上食，先启告元陵，次告天地宗庙、昭德皇后庙。太皇太后谥册，造神主，择日祔于代宗庙。其祔衣备法驾奉迎于元陵祠，复置于代宗皇帝衮衣之右。便以发哀日为国忌。”诏如奏。其年十一月，册谥曰睿真皇后，奉神主祔于代宗之室。

代宗崔妃，博陵安平人。父岫，秘书少监。母杨氏，韩国夫人。天宝中，杨贵妃宠幸，即妃之姨母也。时韩国、虢国之宠，冠于戚里。时代宗为广平王，故玄宗选韩国之女，嫔于广平邸，礼仪甚盛。生召王偲。初，妃挟母氏之势，性颇妒悍，及西京陷贼，母党皆诛，妃从王至灵武，恩顾渐薄，达京而薨。

代宗贞懿皇后独孤氏，父颖，左威卫录事参军，以后贵，赠工部尚书。后以美丽入宫，嬖幸专房，故长秋虚位，诸姬罕所进御。后始册为贵妃，生韩王迥、华阳公主。华阳聪悟过人，能候上颜色，发言必随喜愠。上之所赏，则因而美之；上之所恶，则曲以全之，由是钟爱特异。大历九年，公主薨，上嗟悼过深，数日不视朝。宰臣等因中使吴承倩附奏，言修短常理，以社稷之重，宜节哀视事。初，公主疾，上令宗师道教，名曰琼华真人。及疾亟，上亲自临视，属纊之际，啮伤上指，其爱念如此。上既未听朝，宰臣等谏曰：“公主夙成神悟，仁眷特钟，尝祷必亲，已承减膳，幽明遽间，倍轸慈衷。臣等微诚，无由感达。伏惟陛下守累圣之公器，御群生之重畜，夷百战之艰患，抚四海之伤残。虜候为虞，戎师近警，一言万务，裁成圣心，得失谬于毫厘，安危存于晷刻。伏虑顾怀犹切，神志未和，众情以之不宁，臣子以之兢悸。伏愿抑周丧之私痛，均品物于至公，下慰黔黎，上安宗社。”上始听朝。

大历十年五月，贵妃薨，追谥曰贞懿皇后，殡于内殿，累年不忍出宫。十三年十月方葬，命宰臣常袞为哀册曰：

维大历十年，岁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丙寅，贵妃独孤氏薨。粤明日，追谥曰贞懿皇后，殡于内殿之西阶。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袞持节册命。以其月二十五日丁酉，迁座于庄陵，礼也。素纱列位，黼奕周庭，辂升玉缀，轩珠棂。皇帝悼鸾掖以追怀，感麟迹而增恻，备百礼以殷遣，命六宫而哀送。宗祝荐告，司仪降收，爰诏侍臣，纪垂鸿休。其辞曰：

祚祉悠久，宠灵诞受，元魏戚藩，周、隋帝后。五侯迭兴，七贵居右，肇启皇运，光膺文母。缵女是因，以纲大伦，生知阴教，育我蒸人。瑞云呈彩，瑶星降神，聪明睿智，婉丽贞仁。惟昔天监，搜求才淑，龙德在田，葛覃于谷。周姜胥宇，汉后推毂，王业惟艰，嫔风已穆。继文传圣，嗣徽克令，不曜其光，乃终有庆。祇奉园寝，肃恭灵命，越在哀茆，聿追孝敬。文织丝组，硃绿玄黄，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节，不待珩璜，篇训之制，自盈缣缡。叙我邦族，风于天下，始于忧勤，协成王化。慈厚诸女，宠临下嫁，登进贤才，劳谦日夜。服缵示俭，脱簪申诫，访问后言，宴游夙退。内加群娣，动有矜诲；外睦诸亲，泣辞封拜。阙翟有日，亲蚕俟时，忽归清汉，言复方祗。万乘悼怀，群臣慕思，玉衣追庆，金钿同仪。呜呼哀哉！去昭阳兮杳然，乘云驾兮何在？人代宛兮依旧，炎凉倏兮已改。翠葆森以成列，素旗俨而相待。言从玉兆之贞，永抵瑶华之彩。别长秋之西苑，过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渚，从母后于东陵。下土清兮动金翠，外无像兮中有冯，合箫挽以攒咽，结云雨之凄凝。吾君感于幽期，俯层亭而望思，惨嫔媛以延蹕，极容卫以尽时。摇巾袂兮远诀，隔轩槛兮群悲，不复见兮回御辇，伤如何兮轸睿慈。下兰皋兮背芷阳，旌悠悠兮野苍苍，带白花兮掩泪，衣玄帔兮断肠。当盛明兮共乐，忽幽处兮独伤，去故廷

兮日远，即新宫兮夜长。襍无文绣之饰，器无珠贝之藏，盖自我之立制，刑有国之大方。呜呼哀哉！见送往之空归，叹终焉之如此，方士神兮是与非，甘泉画兮疑复似。遗音在于玉璜，陈迹留于金所，献万寿兮无期，存《二南》之余美。

帝追思不已，每事欲极哀情。常袞当代才臣，诏为哀词，文旨凄悼，览之者恻然。华阳公主先葬于城东，地卑湿，至是徙葬，祔于庄陵之园，故哀词云：“招帝子于北渚，从母后于东陵。”乃诏常参官为挽歌，上自选其伤切者，令挽士歌之。大历初，后宠遇无双，以恩泽官其宗属，叔太常少卿卓为少府监，后兄良佐太子中允。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至秘书监。德宗为鲁王时，纳后为嫔。上元二年，生顺宗皇帝，特承宠异。德宗即位，册为淑妃。贞元二年，妃病。十一月甲午，册为皇后，是日崩于两仪殿。临毕，素服视事。既大殓成服，百僚服三日而释，用晋文明后崩天下发哀三日止之义，上服凡七日而释。谥曰昭德。初，令兵部侍郎李纾撰谥册，文既进，帝以纾文谓皇后曰“大行皇后”非礼，留中不出。诏翰林学士吴通玄为之，通玄又云“咨后王氏”，议者亦以为非。知礼者以贞观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谥册曰“皇后长孙氏”，斯得之矣。五月，葬于靖陵。后母郾国夫人郑氏请设祭，诏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从之。”自是宗室诸亲，及李晟、浑瑊、神策六军大将皆设祭。自启攒后，日数祭，至发引方止。宰臣韩滉为哀册。又命宰相张延赏、柳浑撰《昭德皇后庙乐章》，既进，上以词句非工，留中不下，令学士吴通玄别撰进。初，后为淑妃，德宗赠后父遇扬州大都督，遇子果眉州司马，甥侄拜官者二十余人。永贞元年十一月，徙靖陵，祔葬于崇陵。

德宗韦贤妃，不知氏族所出，初为良娣，贞元二年，册为

贤妃。性敏惠，言无苟容，动必由礼，德宗深重之，六宫师其德行。及德宗崩，请于崇陵终丧纪，因侍于寝园。元和四年薨。

顺宗庄宪皇后王氏，琅邪人。曾祖思敬，试太子宾客；祖难得，赠潞州都督，封琅邪郡公；父颜，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后幼以良家子选入宫为才人，顺宗在藩时，代宗以才人赐之，时年十三。大历十三年，生宪宗皇帝，立为宣王孺人。顺宗升储，册为良娣。后言容恭谨，宫中称其德行。顺宗即位，疾恙未平，后供侍医药，不离左右。属帝不能言，册礼将行复止。及永贞内禅，册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正月，顺宗晏驾，五月，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册礼毕，宪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兴庆宫。后性仁和恭逊，深抑外戚，无丝毫假贷，训厉内职，有母仪之风焉。元和十一年三月，崩于南内之咸宁殿，谥曰庄宪皇后。

初，太常少卿韦纁进谥议，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庙。礼院奏议曰：“谨按《曾子问》：‘贱不谥贵，幼不谥长，礼也。’古者天子称天以谥之，皇后之谥，则读于庙。《江都集礼》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谥之，以为于庙。’又曰：‘皇后无外事，无为于郊。’《传》曰：‘故虽天子，必有尊也。’准礼，贱不得谥贵，子不得爵母。所以必谥于庙者，谥宜受成于祖宗；故天子谥成于郊，后妃谥成于庙。今请准礼，集百官连署谥状讫，读于太庙，然后上谥于两仪殿。既符故事，允合礼经。”从之。初称谥并云庄宪皇太后，礼仪使郑絪奏议：“奏、汉已来，天子之后称皇后，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崩亦如之。加‘太’字者，所以别尊称也。国朝典礼，皆依旧制。开元六年正月，太常奏昭成皇太后谥号，以牒礼部，礼部非之。太常报曰：‘入庙称后，义系于夫；在朝称太后，义系于子。’此载于史册，垂之不刊。今百司移牒及奏状，参详典

故，恐不合除‘太’字；如谥册入陵，神主入庙，即当去之。

“其年八月，祔葬于丰陵。后生福王绶，汉阳、云安、遂安三公主。后之祖、父、母、弟见《外戚传》。

宪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仪之孙，赠左仆射、驸马都尉暖之女。母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宪宗为广陵王时，纳后为妃。以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顺宗深宠异之。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八月，册为贵妃。八年十二月，百僚拜表请立贵妃为皇后，凡三上章。上以岁暮，来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后，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后时。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嗣位，闰正月，册为皇太后，陈仪宣政殿庭，册曰：

嗣皇帝臣名再拜言：伏以正坤元，母天下，符至德以升大号，因晋运而饰鸿徽，焕乎前闻，焯彼古训，以极尊尊亲亲之义，明因天事地之经，有自来矣。伏惟大行皇帝贵妃，大虹毓庆，霁月披祥，导灵派于昭回，揖殊仁于气母，范围百行，表饬六宫，粤在中闱，流宣阴教，辅佐先圣，勤劳庶工。顾以冲眇，遭罹闵凶，荷成命于守器之时，奉宝图于铸鼎之日，哀缠易月，痛钜终天。而四海无虞，万邦有截，仰惟顾复之德，敢扬圣善之风，谨上尊号曰皇太后。

是日，百僚称庆，外命妇奉贺光顺门。诏皇太后曾祖赠太保，追封岐国公敬之，赠太傅，太后父驸马都尉暖赠太尉，母虢国大长公主赠齐国大长公主，后兄司农卿钊为刑部尚书、鏐为金吾大将军。

太后居兴庆宫，帝每月朔望参拜，三朝庆贺，帝自率百官诣门上寿。或遇良辰美景，六宫命妇，戚里亲属，车骑骈噎于南内，銮佩之音，锵如九奏。穆宗意颇奢纵，朝夕供御，尤为华侈。太后尝幸骊山，登石龕寺，上命景王率禁军侍从，帝自

于昭应奉迎，游豫行乐，数日方还。敬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及宝历季年，凶徒窃发，昭愍暴殒，内外震骇。宦官迎绛王监国，寻又加害。太皇太后下令曰：“大行皇帝睿哲多能，对越天命，宜荷九庙之重，永享亿年之祚。岂谓奸妖窃发，矫专神器，蛊惑中外，扇诱群情，骇动神人，衅深泉镜。咨尔江王，聪哲精粹，清明在躬，智算机闲，玄谋雷发，躬率义勇，大清丑类，允膺当璧之符，爰摅枕戈之愤，既歼巨逆，当享丰福。是命尔陟于元后，宜令司空、平章事、晋国公度奉册即皇帝位。”文宗孝而谦逊，奉祖母有礼。膳羞珍果，蛮夷奇贡，献郊庙之后，及三宫而后进御。武宗即位，以后祖母之尊，门地素贵，奉之益隆。既而宣宗继统，即后之诸子也，恩礼愈异于前朝。大中年崩于兴庆宫，谥曰懿安皇太后，祔葬于景陵。后历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孙之礼，福寿隆贵，四十余年，虽汉之马、邓，无以加焉。识者以为汾阳社稷之功未泯，复钟庆于懿安焉。

宪宗孝明皇后郑氏，宣宗之母也。盖内职御女之列，旧史残缺，未见族姓所出、入宫之由。宣宗为光王时，后为王太妃。既即位，尊为皇太后。会昌六年，后弟光梦车中载日月，光芒烛六合，占者曰：“必暴贵。”月余，武宗崩，宣宗即位，光以元舅之尊，检校户部尚书、诸卫将军，出为平卢节度使。后大中末崩，谥曰孝明。

女学士、尚宫宋氏者，名若昭，贝州清阳人。父庭芬，世为儒学，至庭芬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慧，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长曰若莘，次曰若昭、若伦、若宪、若荀。若莘、若昭文尤淡丽，性复贞素闲雅，不尚纷华之饰。尝白父母，誓不从人，愿以艺学扬名显亲。若莘教诲四妹，有如严师。著《女论语》十篇，其言模仿《论语》，

以韦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颜、闵，其间问答，悉以妇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贞元四年，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荐以闻。德宗俱召入宫，试以诗赋，兼问经史中大义，深加赏叹。德宗能诗，与侍臣唱和相属，亦令若莘姊妹应制。每进御，无不称善。嘉其节概不群，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学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饶州司马，习艺馆内，敕赐第一区，给俸料。

元和末，若莘卒，赠河内郡君。自贞元七年已后，宫中记注簿籍，若莘掌其事。穆宗复令若昭代司其职，拜尚宫。姊妹中，若昭尤通晓人事，自宪、穆、敬三帝，皆呼为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驸马皆师之，为之致敬。进封梁国夫人。宝历初卒，将葬，诏所司供卤簿。敬宗复令若宪代司宫籍。文宗好文，以若宪善属文，能论议奏对，尤重之。

大和中，神策中尉王守澄用事，委信翼城医人郑注、贼臣李训，干窃时权。训、注恶宰相李宗闵、李德裕，构宗闵儉邪，为吏部侍郎时，令驸马都尉沈 通赂于若宪，求为宰相。文宗怒，贬宗闵为潮州司户， 柳州司马，幽若宪于外第，赐死。若宪弟侄女婿等连坐者十三人，皆流岭表。李训败，文宗悟其诬构，深惜其才。若伦、若荀早卒。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人。父绍卿，婺州金华令。后少入太子宫，元和四年生敬宗。穆宗皇帝立为妃。长庆四年二月，尊为皇太后。昭愍崇重母族，赠绍卿司空，后母张氏赠赵国夫人。文宗即位之初，号宝历太后。大和八年诏：“伏以皇太后与宝历太后，每有司行遣，称号未分，礼式非便，稽诸前代，诏令所施，不斥言太后，以宫名为称。今宝历太后居义安殿，宜准故事称义安太后。”

敬宗郭贵妃，父义，右威卫将军。长庆末，以姿貌选入太子宫。敬宗即位，为才人，生晋王普。帝以少年有子，复以才

人容德冠绝，特宠异之。赠其父礼部尚书，又以兄环为少府少监，赐第一区。俄册为贵妃。及昭愍遇盗，宫闱变起，文宗即位，尤怜晋王，有若己子，故贵妃礼遇不衰。大和二年晋王薨，帝深嗟惜，赠曰悼怀太子。

穆宗贞献皇后萧氏，福建人。初，入十六宅为建安王侍者，元和四年十月，生文宗皇帝。宝历三年正月，敬宗遇弑，中尉王守澄率兵讨贼，迎江王即位。文宗践祚之日，奉册曰：“嗣皇帝臣名言：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必以孝敬奉于上，慈惠浹于下，极诚意以厚人伦，思由近以及远，故自家而刑国。以臣奉严慈之训，承教抚之仁，而长乐尚郁其鸿名，内朝未崇于正位，则率土臣子，勤勤恳恳，延颈企踵，曷以塞其心乎！是用特举彝章，式遵旧典，稽首再拜，谨上穆宗睿文惠孝皇帝妃尊号曰皇太后。伏惟与天合德，义申锡庆，允厘阴教，祇修内则。广六宫之教，参十乱之功，颐神保和，弘覆万有。”

后因乱去乡里，自入王邸，不通家问，别时父母已丧，有母弟一人。文宗以母族鲜亲，惟舅独存，诏闽、越连率于故里求访。有户部茶纲役人萧洪，自言有姊流落。估人赵缜引洪见后姊徐国夫人女婿吕璋，夫人亦不能省认，俱见太后，呜咽不自胜。上以为复得元舅，遂拜金吾将军、检校户部尚书、河阳怀节度使，迁检校左仆射、鄜坊节度使。先是，有自神策两军出为方镇者，军中多资其行装，至镇三倍偿之。时有自左军出为鄜坊者，资钱未偿而卒于镇，乃征钱于洪。宰相李训雅知洪诈称国舅，洪惧，请训兄仲京为鄜坊从事以弥缝之。洪恃与训交，不与所偿；又征于卒者之子，洪俾其子接诉于宰相，李训判绝之。左军中尉仇士良深衔之。时有闽人萧本者，复称太后弟，士良以本上闻，发洪诈假，自鄜坊追洪下狱，御史台按鞫，具服其伪，诏长流驩州，赐死于路，赵缜、吕璋亦从坐。洪以

伪败，谓本为真，乃拜赞善大夫，赐绯龟，仍追封其曾祖倭为太保，祖聪为太傅，父俊为太师，赐与钜万计。本，福建人，太后有真母弟，孱弱不能自达，本就之，得其家代及内外族属名讳，复士良保任之，上亦不疑诈妄。本历卫尉少卿、左金吾将军。开成二年，福建观察使唐扶奏，得泉州晋江县令萧弘状，自称是皇太后亲弟，送赴阙庭，诏送御史台按问，事皆伪妄，诏逐还本贯。开成四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章，论萧本伪称太后弟，云：“今自上及下，异口同音，皆言萧弘是真，萧本是伪。请追萧弘赴阙，与本证明。若含垢于一时，终取笑于千古。”遂诏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孙简、大理卿崔郃三司按弘、本之狱，具，并伪。诏曰：

恭以皇太后族望，承齐、梁之后，侨寓流滞，久在闽中。庆灵钟集，早归椒掖，终鲜兄弟，常所咨嗟。朕自临御已来，便遣寻访，冀得诸舅，以慰慈颜。而奸滥之徒，探我情抱，因缘州里之近，附会祖先之名，觊幸我国恩，假托我外族。萧洪之恶迹未远，萧本之覆辙相寻，弘之本末，尤更乖戾。三司推鞠，曾无似是之踪；宰臣参验，见其难容之状。文款继入，留中久之。朕于视膳之时，频有咨禀，恭闻处分，惟在真实。丐沐堕桑，既无可验；凿空作伪，岂得更容？据其罪状，合当极法，尚为含忍，投之荒裔。萧本除名，长流爱州；萧弘配流儋州。

初，萧洪诈称国舅十数年，两授旄钺，宠贵崇于天下。萧本因士良乡导，发洪之诈，联历显荣。及从谏奏论，伪迹难掩，而太后终不获真弟。

文宗孝义天然，大和中，太皇太后居兴庆宫，宝历太后居义安殿，皇太后居大内，时号“三宫太后”。上五日参拜，四节献贺，皆由复道幸南内，朝臣命妇诣宫门起居，上尤执礼，

造次不失。有司尝献新瓜、樱桃，命献陵寝宗庙之后，中使分送三宫、十宅。初，有司送三宫物，一例称赐。帝曰：“物上三宫，安得名赐？”遽取笔涂籍，改“赐”为“奉”。开成中正月望夜，帝于咸泰殿陈灯烛，奏《仙韶乐》三宫太后俱集，奉觞献寿，如家人礼，诸亲王、公主、驸马、戚属皆侍宴。上性恭俭，延安公主衣裾宽大，即时遣还，罚驸马窦浣两月赐钱。武宗即位，供养弥谨。萧太后徙居积庆殿，号积庆太后。会昌中崩，谥曰贞献。

穆宗宣懿皇后韦氏，武宗昭肃皇帝之母也。事阙

武宗王贤妃。事阙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懿宗皇帝之母也。事阙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僖宗皇帝之母也。事阙

昭宗积善皇后何氏，东蜀人。入侍寿王邸，婉丽多智，特承恩顾，生德王、辉王。昭宗即位，立为淑妃。乾宁中，车驾在华州，册为皇后。国家自乾符已后，盗满天下，妖生九重，宫庙榛芜，奔播不暇。景福之际，奸臣内侮，后于蒙尘薄狩之中，尝膳御侮，不离左右。左关、右辅之幸，时事危迫，后消息抚御，终获保全。自岐下还京，崔胤尽诛黄门宦官，每宣谕宰臣，但令宫嫔来往。是时国命夺于硃氏，左右前后，皆是汴人，宫中动息，虽纤芥必闻于硃全忠。宫人常怀惴惴，帝后垂泣相视。天祐初，全忠逼迁舆驾，东幸洛阳。其年八月，昭宗遇弑。翌日，宰相柳璨、独孤损等诈宣皇后令云：“帝为宫人害，辉王祚宜升帝位。”仍尊后为皇太后。遭罹变故，迫以凶威，宫中哭泣，不敢声闻于外。明年十二月，全忠将僭位，先行九锡，然后受禅。全忠牙将蒋玄晖在洛阳宫知枢密，与太常卿张廷范私议云：“山西、河北未平，禅代无利，请俟荡定。”欲有咨谏。宣徽副使赵殷衡素与张、蒋不协，且欲代知枢密

事，因使于梁，诬告云：“玄晖私于何太后，相与盟诅，誓复唐室，不欲王受九锡。”全忠大怒，即日遣使至洛阳，诛玄晖、廷范、柳璨等，太后亦被害于积善宫，又杀宫人阿秋、阿虔，仍废太后为庶人。

赞曰：坤德既轨，彤管有炜。韦、武丧邦，毒侔蛇虺。阴教斯僻，嫫风浸毁。贤哉长孙，母仪何伟。

列传第三

李密

李密，字玄邃，本辽东襄平人。魏司徒弼曾孙，后周赐弼姓徒何氏。祖曜，周太保、魏国公；父宽，隋上柱国、蒲山公，皆知名当代。徙为京兆长安人。密以父廕为左亲侍，尝在仗下，炀帝顾见之，退谓许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为谁？”许公对曰：“故蒲山公李宽子密也。”帝曰：“个小兒视瞻异常，勿令宿卫。”他日，述谓密曰：“弟聪令如此，当以才学取官，三卫丛胜，非养贤之所。”密大喜，因谢病，专以读书为事，时人希见其面。尝欲寻包恺，乘一黄牛，被以蒲鞞，仍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鞞，一手翻卷书读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见于道，从后按辔蹶之，既及，问曰：“何处书生，耽学若此？”密识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问所读书，答曰《项羽传》。越公奇之，与语，大悦，谓其子玄感等曰：“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于是玄感倾心结托。

大业九年，炀帝伐高丽，使玄感于黎阳监运。时天下骚动，玄感将谋举兵，潜遣人入关迎密，以为谋主。密至，谓玄感曰：“今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地去幽州，悬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理极艰危。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过旬朔，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擒，此计之上也。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若经城勿攻，西入长安，掩其无备，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固当必克，

万全之势，此计之中也。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顿坚城之下，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玄感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计遂不行。玄感既至东都，频战皆捷，自谓天下响应，功在朝夕。及获内史舍人韦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军旅之事，不专归密。福嗣既非同谋，因战被执，每设筹画，皆持两端。玄感后使作檄文，福嗣固辞不肯，密揣其情，因谓玄感曰：“福嗣既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必为所误，请斩之以谢众，方可安辑。”玄感曰：“何至于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谓所亲曰：“楚公好反而不图胜，如何？吾属今为虏矣！”后玄感将西入，福嗣竟亡归东都。

隋左武卫大将军李子雄坐事被收，系送行在所，于路杀使者，亡投玄感，乃劝玄感速称尊号。玄感问于密，密曰：“昔陈胜自欲称王，张耳谏而被外；魏武将求九锡，荀彧止而见疏。今者密若正言，还恐追踪二子；阿谀顺意，又非密之本图。何者？兵起已来，虽复频捷，至于郡县，未有从者。东都守御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当身先士众，早定关中，乃欲急自尊崇，何示人不广也！”玄感笑而止。及隋将宇文述、来护儿等率军且至，玄感谓曰：“计将安出？”密曰：“元弘嗣统强兵于陇右，今可阳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关，可得给众。”因引军西入。至陕县，欲围弘农宫，密谏之曰：“公今诈众西入，事宜在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据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从，遂围之，三日不拔，方引而西。至于浚乡，追兵遂及，玄感败。密乃间行入关，为捕者所获。

时炀帝在高阳，密与其党俱送帝所，谓其徒曰：“吾等之命，同于朝露，若至高阳，必为炅醢。今在道中，犹可为计，

安得行就鼎镬，不规逃避也！”众然之。其多有金者，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幸用相瘞，其余即皆报德。”使者利其金，许之。及出关外，防禁渐弛，密请市酒食，每夜宴饮，喧哗竟夕，使者不以为意。行至邯郸，密等七人穿墙而遁。抵平原贼帅郝孝德，孝德不甚礼之。密又舍去，诣淮阳，隐姓名，自称刘智远，聚徒教授。经数月，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曰：“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诗成而泣下数行。时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赵佗，下县捕之，密又亡去。会东郡贼帅翟让聚党万余人，密往归之。或有知密是玄感亡将，潜劝让害之，让囚密于营外。密因王伯当以策于让曰：“当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马精勇，席卷二京，诛暴灭虐，则隋氏之不足亡也。”让深加敬慕，遽释之。遣说诸小贼，所至皆降。密又说让曰：“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弊，大敌一临，死亡无日矣！未若直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勇马肥，然后与人争利。”让以为然。自是破金堤关，掠荥阳诸县城堡，多下之。荥阳太宗杨庆及通守张须陀以兵讨让，让曾为须陀所败，闻其来，大惧，将远避之。密曰：“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之。公但列阵以待，为公破之。”让不得已，勒兵将战，密分兵千余人于木林间设伏。让与战不利，稍却，密发伏自后掩之，须陀众溃，与让合击，大破之，遂斩须陀于阵。让于是令密别统所部。密军阵整肃，凡号令兵士，虽盛夏皆若背负霜雪。躬服俭素，所得金宝

皆颁赐麾下，由是人为之用。寻复说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群兵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杰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今东都土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让曰：“仆起陇亩之间，望不至此，必如所图，请君先发，仆领诸军便为后殿。得仓之日，当别议之。”大业十三年春，密与让领精兵千人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隋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讨密，密一战破之，长恭仅以身免。让于是推密为主，号为魏公。二月，于巩南设坛场，即位，称元年，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得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拜翟让为司徒，封东郡公。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勳为右武侯大将军，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各有差。于是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

长白山贼孟让率所部归密，巩县长柴孝和、侍御史郑颐以巩县降密。隋虎贲郎将裴仁基率其子行俨以武牢归密，拜为上柱国，封河东郡公。因遣仁基与孟让率兵三万余人袭回洛仓，破之，入东都，俘掠居人，烧天津，东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败，仅以身免。密复亲率兵三万逼东都，将军段达、虎贲郎将高毗、刘长林等出兵七万拒之，战于故都城，隋军败走。密复下回洛仓而据之，大修营堑，以逼东都，仍作书以移郡县曰：

自元气肇辟，厥初生人，树之帝王，以为司牧。是以羲、农、轩、项之后，尧、舜、禹、汤之君，靡不祇畏上玄，爰育黔首，乾乾终日，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惧。故一物失所，若纳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车而泣之。谦德

軫于责躬，忧劳切于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蟠木距于流沙，瀚海穷于丹穴，莫不鼓腹击壤，凿井耕田，治致升平，驱之仁寿。是以爱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国多年，祚延长世。未有暴虐临人，克终天位者也。

隋氏往因周末，预奉缀衣，狐媚而图圣宝，胙篋以取神器。及纒承负宸，狼虎其心，始噎明两之晖，终干少阳之位。先皇大渐，侍疾禁中，遂为梟獍，便行鸩毒。祸深于莒仆，衅酷于商臣，天地难容，人神嗟愤！州吁安忍，阍伯日寻，剑阁所以怀凶，晋阳所以兴乱，甸人为罄，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阐其钦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况复隳坏盘石，剿绝维城，脣亡齿寒，宁止虞、虢？欲其长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

禽兽之行，在于聚麀，人伦之体，别于内外。而兰陵公主逼幸告终，谁谓黜首之贤，翻见齐襄之耻。逮于先皇宾御，并进银环；诸王子女，咸贮金屋。牝鸡鸣于诘旦，雄雉恣其群飞，衽衣戏陈侯之朝，穹庐同冒顿之寝。爵赏之出，女谒遂成，公卿宣淫，无复纲纪。其罪二也。

平章百姓，一日万机，未晓求衣，昃晷不食。大禹不贵于尺璧，光武不隔于支体，以是忧勤，深虑幽枉。而荒涵于酒，俾昼作夜，式号且呼，甘嗜声伎，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谒罕见其身，群臣希睹其面，断决自此不行，敷奏于是停拥。中山千日之饮，酩酊无名；襄阳三雅之杯，留连诂比？又广召良家，充选宫掖，潜为九市，亲驾四驴，自比商人，见要逆旅。殷辛之谴为小，汉灵之罪更轻，内外惊心，遐迩失望。其罪三也。

上栋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陈诸史籍。圣人本意，惟避风雨，讎待殊玉之华，宁须绉锦之丽！故璇室崇构，

商辛以之灭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蔽亏日月，隔阂寒暑。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使鬼尚难为之，劳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

公田所彻，不过十亩；人力所供，才止三日。是以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宁积于人，无藏于府。而科税繁猥，不知纪极；猛火屡烧，漏卮难满。头会箕敛，逆折十年之租；杼轴其空，日损千金之费。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西蜀王孙之室，翻同原宪之贫；东海糜竺之家，俄成邓通之鬼。其罪五也。

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载，周则一纪。本欲亲问疾苦，观省风谣，乃复广积薪刍，多备饗餼。年年历览，处处登临，从臣疲弊，供顿辛苦。飘风冻雨，聊窃比于先驱；车辙马迹，遂周行于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难穷。宴西母而歌云，浮东海而观日。家苦纳秸之勤，人阻来苏之望。且夫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乱华，在德非险。长城之役，战国所为，乃是狙诈之风，非关稽古之法。而追踪秦代，板筑更兴，袭其基墟，延袤万里，尸骸蔽野，血流成河，积怨满于山川，号哭动于天地。其罪六也。

辽水之东，朝鲜之地，《禹贡》以为荒服，周王弃而不臣，示以羁縻，达其声教，苟欲爱人，非求拓土。又强弩末矢，理无穿于鲁缟；冲风余力，讵能动于鸿毛？石田得而无堪，鸡肋啖而何用？而恃众怙力，强兵黷武，惟在并吞，不思长策。夫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遂令亿兆夷人，只轮莫返。夫差丧国，实为黄池之盟；苻坚灭身，良由寿春之役。欲捕鸣蝉于前，不知挟弹在后。复矢相顾，鬣而成行，义夫切齿，壮士扼腕。其罪七也。

直言启沃，王臣匪躬，惟木从绳，若金须砺。唐尧建鼓，思闻献替之言；夏禹悬鞀，时听箴规之美。而愎谏违卜，蠹贤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仆射、齐国公高颖，上柱国、宋国公贺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细柳功臣，暂吐良药之言，翻加属镂之赐。龙逢无罪，便遭夏癸之诛；王子何辜？滥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结舌，贤人缄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苍天而敢欺，不悟国之将亡，不知死之将至。其罪八也。

设官分职，贵在铨衡；察狱问刑，无闻贩鬻。而钱神起论，铜臭为公，梁冀受黄金之蛇，孟佗荐蒲萄之酒。遂使彝伦攸紊，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积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钱不如，伤赵壹之赋。其罪九也。

宣尼有言，无信不立，用命赏祖，义岂食言？自昏主嗣位，每岁行幸，南北巡狩，东西征伐。至如浩亘陪蹕，东都守固，闾乡野战，雁门解围。自外征夫，不可胜纪。既立功勋，须酬官爵。而志怀翻覆，言行浮诡，危急则勋赏悬授，克定则丝纶不行，异商鞅之颁金，同项王之割印。芳饵之下，必有悬鱼，惜其重赏，求人死力，走丸逆坡，匹此非难。凡百骁雄，谁不仇怨。至于匹夫藁尔，宿诺不亏，既在乘舆，二三其德。其罪十也。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四维不张，三灵总瘁，无小无大，愚夫愚妇，共识殷亡，咸知夏灭。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是以穷奇灾于上国，猘暴于中原。三河纵封豕之贪，四海被长蛇之毒，百姓殄亡，殆无遗类，十分为计，才一而已。苍生惶惶，咸忧杞国之崩；赤子嗷嗷，但愁历阳之陷。且国祚将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亡之年，三十姬终之世。故讖策云：“隋氏三十六年而灭。”此则厌德之象已彰，代终之兆先见。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况乃摅抢竟天，申繻谓

之除旧；岁星入井，甘公以为义兴。兼硃雀门烧，正阳日蚀，狐鸣鬼哭，川竭山崩。并是宗庙为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则灾衅非多，殷人则咎征更少。牵牛入汉，方知大乱之期；王良策马，始验兵车之会。

今者顺人将革，先天不违，大誓孟津，陈命景亳，三千列国，八百诸侯，不谋而同辞，不召而自至。轰轰隐隐，如霆如雷，彪虎啸而谷风生，应龙骧而景云起。我魏公聪明神武，齐圣广渊，总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孙，上柱国、蒲山公之子。家传盛德，武王承季历之基；地启元勋，世祖嗣元皇之业。笃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载诞丹陵，大宝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图纬，名协歌谣，六合所以归心，三灵所以改卜。文王厄于羑里，赤雀方来；高祖隐于碭山，彤云自起。兵诛不道，《赤伏》至自长安；锋锐难当，黄星出于梁、宋。九五龙飞之始，天人豹变之初，历试诸难，大敌弥勇。上柱国、司徒、东郡公翟让功宣缔构，翼亮经纶，伊尹之佐成汤，萧何之辅高帝。上柱国、总管、齐国公孟让，柱国、历城公孟暢，柱国、绛郡公裴行俨，大将军、左长史邴元真等，并运筹千里，勇冠三军，击剑则截蛟断螯，弯弧则吟猿落雁。韩、彭、绛、灌，成沛公之基；寇、贾、吴、冯，奉萧王之业。复有蒙轮挟辘之士，拔距投石之夫，骥马追风，吴戈照日。魏公属当期运，伏兹亿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栉风沐雨，岂辞劳倦，遂起西伯之师，将问南巢之罪。百万成旅，四七为名，呼吸则河、渭绝流，叱咤则嵩、华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击阵，何阵不摧！譬犹泻沧海而灌残苒，举昆仑而压小卵。鼓行而进，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届于东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达等，昆吾恶稔，飞廉奸佞，久迷天数，敢拒义兵，驱率丑徒，众有十万，回洛仓北，遂来举斧。于是熊黑角逐，貔虎争先，

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势，曾未旋踵，瓦解冰销，坑卒则长平未多，积甲则熊耳为小。达等助桀为虐，婴城自固，梯冲乱舞，徒设九拒之谋；鼓角将鸣，空凭百楼之险。燕巢卫幕，鱼游宋池，殄灭之期，匪朝伊暮。然兴洛、虎牢，国家储积，我已先据，为日久矣。既得回洛，又取黎阳，天下之仓，尽非隋有。四方起义，足食足兵，无前无敌。裴光禄仁基，雄才上将，受朕专征，遐迩攸凭，安危是托，乃识机知变，迁殷事夏。袁谦擒自蓝水，张须陀获在荥阳，窦庆战没于淮南，郭询授首于河北，隋之亡候，聊可知也。清河公房彦藻，近秉戎律，略地东南，师之所临，风行电击。安陆、汝南，随机荡定；淮安、济阳，俄然送款。徐圆朗已平鲁郡，孟海公又破济阳，海内英雄，咸来响应。封民贍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据黎阳之仓，李士雄虎视于长平，王德仁鹰扬于上党。滑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发自临渝，刘兴祖起于白朔，崔白驹在颍川起，方献伯以谯郡来，各拥数万之兵，俱期牧野之会。沧溟之右，函谷以东，牛酒献于军前，壶浆盈于道路。诸君等并衣冠世胄，杞梓良才，神鼎灵绎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变鹊起，今也其时，鼉鸣鳖应，见机而作，宜各鸠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萧何之奉高帝，岂止金章紫绶，华盖硃轮，富贵以重当年，忠贞以传奕叶，岂不盛哉！

若隋代官人，同吠尧之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怀蒯聩之禄。审配死于袁氏，不如张郃归曹；范增困于项王，未若陈平从汉。魏公推以赤心，当加好爵，择木而处，令不自疑。脱猛虎犹豫，舟中敌国，夙沙之人共缚其主，彭宠之仆自杀其君，高官上赏，即以相授。如暗于成事，守迷不反，昆山纵火，玉石俱焚，尔等噬脐，悔将何及！黄河带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丽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内，咸使闻知。

祖君彦之辞也。

俄而德韬、德方俱死，复以郑颢为左司马，郑虔象为右司马。柴孝和说密曰：“秦地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亲简精锐，西袭长安，百姓孰不郊迎，必当有征无战。既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东洛，传檄指撻，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竞起，实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脐何及！”密曰：“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乃上策。但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是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雄雌。若然者，殆将败矣！”密将兵锋甚锐，每入苑与隋军连战。会密为流矢所中，卧于营内，东都复出兵乘之，密众大溃，弃回洛仓，归于洛口。炀帝遣王世充率劲卒五万击之，密与战，不利，孝和溺死于洛水，密哭之甚恻。世充营于洛西，与密相拒百余日，大小六十余战。武阳郡丞元宝藏、黎阳贼帅李文柏、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平原贼帅郝孝德，并归于密，共袭破黎阳仓，据之。永安大族周法明举江、黄之地以附密，齐郡贼帅徐圆朗、任城大侠徐师仁、淮阳太守赵佗皆归之。

翟让部将王儒信劝让为大冢宰，总统众务，以夺密之权。让兄宽复谓让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密闻其言，阴有图让之计。会世充列阵而至，让出拒之，为世充所击，让军少失利，密与单雄信等率精锐赴之，世充败走。明日，让径至密所，欲为宴乐，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将左右，各分令就食。密引让入坐，以良弓示让，让方引满，密遣壮士自后斩之，并杀其兄宽及王儒信。让部将徐世勳为乱兵所斫，中重疮，密遽止之，得免，单雄信等顿首求哀，密并释而慰谕之。于是诣让连营，谕其将士，无敢动者。乃命徐世

勳、单雄信、王伯当分统其众。未几，世充袭仓城，密复破之。世充复移营洛北，造浮桥，悉众以击密，密与千余骑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简锐卒数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溃，争趣浮桥，溺死者数万。虎贲郎将杨威、王辩、霍举、刘长恭、梁德、董智皆没于阵，世充仅而获免。其夜，大雨雪，士卒冻死者殆尽。密乘胜陷偃师，于是修金墉城居之，有众三十余万。留守韦津又与密战于上春门，津大败，执于阵。将作大匠宇文愷叛东都，降于密。东至海、岱，南至江、淮郡县，莫不遣使归密。窦建德、硃粲、杨士林、孟海公、徐圆朗、卢祖尚、周法明等并随使通表于密劝进，于是密下官属咸劝密即尊号，密曰：“东都未平，不可议此。”

及义旗建，密负其强盛，欲自为盟主，乃致书呼高祖为兄，请合从以灭隋，大略云欲与高祖为盟津之会，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其旨以弑后主执代王为意。高祖览书笑曰：“李密陆梁放肆，不可以折简致之。吾方安辑京师，未遑东讨，即相阻绝，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扼，更求韩、彭，莫如用密。宜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吾大事济矣。”令记室温大雅作书报密曰：

顷者，昆山火烈，海水群飞，赤县丘墟，黔黎涂炭。布衣戎卒，锄耰棘矜，争霸图王，狐鸣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围城；膻膻周原，僵尸满路。主上南巡，泛胶舟而忘返；匈奴北炽，将被发于伊川。辇上无虞，群下结舌，大盗移国，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贻伊戚，七百之基，穷于二世。周、齐以往，书契以还，邦国沦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冀早应图策，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

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盟津之会，未暇卜期，今日銮舆南幸，恐同永嘉之势。顾此中原，鞠为茂草，兴言感叹，实疚于怀。脱知动静，数迟贻报，未面灵襟，用增劳轸。名利之地，锋镝纵横，深慎垂堂，勉兹鸿业。

密得书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于是不虞义师而专意于世充。俄而宇文文化及率众自江都北指黎阳，兵十余万，密乃自将步骑二万拒之。隋越王侗称尊号，遣使授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密将与化及相抗，恐前后受敌，因卑辞以报谢焉。化及至黎阳，与密相遇，密知其军少食，利在急战，故不与交锋，又遏其归路。密遣徐世勣守仓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粮且尽，因伪与和，以弊其众。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后知其计，化及怒，与密大战于卫州之童山下，密为流矢所中，顿于汲县。化及力竭粮尽，众多叛之，掠汲县，北趣魏县。其将陈智略、张童仁等率所部兵归于密者，前后相继。初，化及留辎重于东郡，遣其所署刑部尚书王轨守之，至是轨举郡降密。密引兵而西，遣使朝于东都，执弑炀帝人于弘达献越王侗。侗召密入朝，至温县，闻世充作难而止，乃归金墉城。

时密兵少衣，世充兵乏食，乃请交易，密初难之，邴元真好求私利，屡劝密，密遂许焉。初，东都绝粮，兵士归密者日有数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虽据仓而无府库，兵数战皆不获赏，又厚抚初附之兵，由是众心渐怨。武德元年九月，世充以其众五千来决战，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师，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军至，密遂败绩，裴仁基、祖君彦并为世充所虏，密与万余人驰向洛口。世充围偃师，

守将郑颢之下兵士劫叛，以城降世充。密将入洛口仓城，邴元真已遣人潜引世充，密阴知之，不发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后击之。及世充军至，密候骑不时觉，比将出战，世充军已济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骑而遁，径赴武牢，元真竟以城降于世充。

密将如黎阳，或谓密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墉，保河阳，密以轻骑自武牢归之，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恸绝，众皆泣，莫能仰视。密复曰：“诸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其府掾柳爽对曰：“昔盆子归汉，尚食均输。明公与唐公同族，兼有畴昔之遇，虽不陪从起义，然而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京师，此亦公之功也。”众咸曰：“然。”密又谓王伯当曰：“将军室家重大，岂复与孤俱行哉！”伯当曰：“昔汉高诛项，萧何率子弟以从，伯当恨不昆季尽从，以此为愧耳。岂以公今日失利，遂轻去就？纵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于是从入关者尚二万人。高祖遣使迎劳，相望于道，密大喜，谓其徒曰：“我有众百万，一朝至此，命也。今事败归国，幸蒙殊遇，当思竭忠以事所奉耳！且山东连城数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尽当归国。比于窦融，勋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京师，礼数益薄，执政者又来求贿，意甚不平。寻拜光禄卿，封邢国公。

未几，闻其所部将帅皆不附世充，高祖使密领本兵往黎阳，招集故时将士，经略世充。时王伯当为左武卫将军，亦令为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复征之，密大惧，谋将叛。伯当颇止之，密不从，因谓密曰：“义士之立志也，不以存亡易心。伯当荷公恩礼，期以性命相报。公必不听，今祇可同去，死生以之，然

终恐无益也。”乃简骁勇数千人，著妇人衣，戴幕离，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驱掠畜产，直趣南山，乘险而东，遣人驰告张善相，令以兵应接。时右翊卫将军史万宝留镇熊州，遣副将盛彦师率步骑数千追蹙，至陆浑县南七十里，与密相及。彦师伏兵山谷，密军半度，横出击，败之，遂斩密，时年三十七。王伯当亦死之，与密俱传首京师。时李勣为黎阳总管，高祖以勣旧经事密，遣使报其反状。勣表请收葬，诏许之。高祖归其尸，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大具威仪，三军皆缟素，葬于黎阳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欧血者。邴元真之降世充也，以为行台仆射，镇滑州。密故将杜才干恨元真背密，诈与之会，伏甲斩之，以其首祭于密冢。

单雄信者，曹州人也。翟让与之友善。少骁健，尤能马上用枪，密军号为“飞将”。密偃师失利，遂降于王世充，署为大将军。太宗围逼东都，雄信出军拒战，援枪而至，几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惧，遂退，太宗由是获免。东都平，斩于洛阳。

史臣曰：当隋政板荡，炀帝荒淫，摇动中原，远征辽海。内无贤臣以匡国，外乏良吏以理民，两京空虚，兆庶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为乱阶，心断机谋，身临阵敌，据巩、洛之口，号百万之师，竇建德辈皆效乐推，唐公给以欣戴，不亦伟哉！及偃师失律，犹存麾下数万众，苟去猜忌，疾趣黎阳，任世勣为将臣，信魏徵为谋主，成败之势，或未可知。至于天命有归，大事已去，比陈涉有余矣。始则称首举兵，终乃甘心为降虏，其为计也，不亦危乎！又不能委质为臣，竭诚事上，竟为叛者，终是狂夫，不取伯当之言，遂及桃林之祸。或以项羽拟之，文武器度即有余，壮勇断果则不及。杨素既知密之才干，合为王

之爪牙，委之痴兒，卒为谋主，覆族之祸，其宜也哉！

赞曰：乌阳既升，燭火不息。狂哉李密，始乱终逆。

列传第四

王世充 窦建德

王世充，字行满，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丰。祖支颓耨，早死。父收，随母嫁霸城王氏，因冒姓焉，仕至汴州长史。世充颇涉经史，尤好兵法及龟策、推步之术。开皇中，以军功拜仪同，累转兵部员外郎。善敷奏，明习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驳难之者，世充利口饰非，辞议锋起，众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

大业中，累迁江都丞，兼领江都宫监。时炀帝数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颜色，阿谀顺旨，每入言事，帝必称善。乃雕饰池台，阴奏远方珍物，以媚于帝，由是益昵之。世充知隋政将乱，阴结豪俊，多收群心，有系狱抵罪，皆枉法出之，以树私恩。及杨玄感作乱，吴人硃燮、晋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应之，自称将军，拥众十余万。隋遣将军吐万绪、鱼俱罗等讨之，不克。世充为其偏将，募江都万余人，频击破之。每有克捷，必归功于下，所获军实，皆推与士卒，由此人争为用，功最居多。

十年，齐郡贼帅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至盱眙，有众十余万。世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为五栅，相持不战，乃倡言兵走，羸师示弱。让笑曰：“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领兵？吾令生缚取之，鼓行而入江都。”时百姓皆入壁，野无所掠，贼众渐馁，又苦栅当其道，不得南侵，即分兵围五栅。世充每日击之，阳不利，走还入栅。如是数日，让益轻之，乃稍分人于南方抄，留兵才足以围栅。世充知其懈，乃于营中夷灶撤幕，

投方阵，四面外向，毁栅而出，奋击，大破之，让以数十骑遁去，斩首万余级，俘虏十余万人。炀帝以世充有将帅才略，复遣领兵讨诸小盗，所向尽平。

十一年，突厥围炀帝于雁门。世充尽发江都人将往赴难，在军中蓬首垢面，悲泣无度，晓夜不解甲，藉草而卧。炀帝闻之，以为忠，益信任之。十二年，迁江都通守。时厌次人格谦为盗数年，兵十余万在豆子中，为太仆卿杨义臣所杀，世充帅师击其余众，破之。又击卢明月于南阳，虏获数万。后还江都，炀帝大悦，自执杯酒以赐之。及李密攻陷洛口仓，进逼东都，炀帝特诏世充大发兵，于洛口拒密，前后百余战，未有胜负。又遣就军拜世充为将军，趣令破贼。世充引军渡洛水，与李密战，世充军败绩，溺死者万余人，乃率余众归河阳。时天寒大雪，兵士在道冻死者又数万人，比至河阳，才以千数。世充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征还洛阳，置营于含嘉仓城，收合亡散，复得万余人。

俄而宇文化及作难，太府卿元文都、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中卢楚，奉越王侗嗣位于东都，拜世充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文都谓楚等曰：“今化及弑逆，仇耻未报，吾虽志在枕戈，而力所不及。为国计者，莫如以尊官宠李密，以库物权啖之，使击化及，令两贼自斗，化及既破，而密之兵固亦疲矣。又其士卒得我之赏，居我之官，内外相亲，易为反间，我师养力以乘其弊，则密亦可图也。”楚等以为然。即日遣使拜密为太尉、尚书令，令讨化及。密遂称臣奉制，以兵拒化及于黎阳。每战胜，则遣使告捷，众皆悦。世充独谓其麾下诸将曰：“文都之辈，刀笔吏耳，吾观其势，必为李密所擒。且吾军人每与密战，杀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出言以激怒其众。文都知而大惧，与楚等谋，因世充入内，

伏甲而杀之，期有日矣。纳言段达庸懦，恐事不果，遣其女婿张志以楚等谋告世充。其夜，勒兵围宫城，将军费曜、田阍等拒战于东太阳门外，曜军败，世充遂攻门而入，无逸以单骑遁走，获楚杀之。时宫门闭，世充遣人扣门言于侗曰：“元文都等欲执皇帝降于李密，段达知而告臣，臣非敢反，诛反者耳。”

“初，文都闻变，入奉侗于乾阳殿，陈兵卫之，令将帅乘城以拒难。段达矫侗命，执文都送于世充，至则乱击而死。达又矫侗命，开门以纳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卫者，然后入谒陈谢曰：“文都等无状，谋相屠杀，事急为此，不敢背国。”侗与之盟。其日，进拜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世充去含嘉城，移居尚书省，专宰朝政。以其兄世恇为内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拥兵马，镇诸城邑。

未几，李密破化及还，其劲兵良马多战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击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祠于洛水，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众皆请战。世充简练精勇，得二万余人，马二千余匹，军于洛水南。密军偃师北山上。时密新破化及，有轻世充之心，不设壁垒。世充夜遣三百余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令军人秣马蓐食，迟明而薄密。密出兵应之，陈未成列而两军合战。其伏兵发，乘高而下，驰压密营，又纵火焚其庐舍，密军溃，降其将张童仁、陈智略，进下偃师，密走保洛口。初，世充兄世伟及子玄应随化及至东郡，密得而囚之于城中，至是尽获之。又执密长史邴元真妻子、司马郑虔象之母及诸将子弟，皆抚慰之，各令潜呼其父兄。世充进兵，次洛口，邴元真、郑虔象等举仓城以应之。密以数十骑走河阳，率余众入朝。世充尽收其众，振旅而还。侗进拜世充太尉，以尚书省为其府，备置官属。世充立三榜于府门之外：

一求文才学识堪济世务者，一求武艺绝人摧锋陷阵者，一求能理冤枉拥抑不申者。于是上书陈事，日有数百，世充皆躬自省览，殷勤慰劳。好行小惠，下至军营骑士，皆饰辞以诱之。当时有识者见其心口相违，颇以怀贰。世充尝于侗前赐食，还家大呕吐，疑遇毒所致，自是不复朝请，与侗绝矣。遣云定兴、段达入奏于侗，请加九锡之礼。二年三月，遂策授相国，总百揆，封郑王，加九锡备物。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图讖，乃上《孔子闭房记》，画作丈夫持一竿以驱羊。释云：“隋，杨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后，明相国代隋为帝也。”又取《庄子人间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释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国名矣，明当德被人间，而应符命为天子也。”世充大悦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为谏议大夫。世充又罗取杂鸟，书帛系其颈，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弹射得鸟来而献者，亦拜官爵。段达、云定兴等入见于侗曰：“天命不常，郑王功德甚盛，愿陛下揖让告禅，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发，必天命有改，亦何论于禅让？公等皆是先朝旧臣，忽有斯言，朕复当何所望！”段达等莫不流涕。世充又使人谓曰：“今海内未定，须得长君，待四方义安，复子明辟。必若前盟，义不违负。”四月，假为侗诏策禅位，遣兄世恇废侗于含凉殿，世充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开明，国号郑。先封同姓王隆为淮阳王，整为东郡王，楷为冯翊王，素为乐安王。次封叔琼为陈王，兄世衡为秦王，世伟为楚王，世恇为齐王。又封琼子辩为杞王，衡子虔寿为蔡王，伟子弘烈为魏王，行本为荆王，琬为代王；恇子仁则为唐王，道诚为卫王，道询为赵王，道夔为燕王；兄世师子太为宋王，君度为越王。立子玄应为皇太子，封子玄恕为汉王。世充每听朝，必殷勤诲谕，言辞重复，

千端万绪，百司奉事，疲于听受。或轻骑游历街衢，亦不清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按辔徐行，谓百姓曰：“昔时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无由闻彻。世充非贪宝位，本欲救时，今当如一州刺史，每事亲览，当与士庶共评朝政。恐门禁有限，虑致壅塞，今止顺天门外置座听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东朝堂受直谏。于是献书上事，日有数百，条疏既烦，省览难遍，数日后不复更出。

五月，世充礼部尚书裴仁基及其子左辅大将军行俨、尚书左丞宇文儒童等数十人谋诛世充，复尊立侗。事泄，皆见害，夷其三族。六月，世恽因劝世充害侗，以绝众望。世充遣其侄行本鸩杀侗，谥曰恭皇帝。其将军罗士信率其众千余人来降。十月，世充率众东徇地，至于滑州，仍以兵临黎阳。十一月，竄建德入世充之殷州，杀掠居人，焚烧积聚，以报黎阳之役。

三年二月，世充殿中监豆卢达来降。世充见众心日离，乃严刑峻制，家一人逃者，无少长皆坐为戮，父子、兄弟、夫妻许其相告而免之。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邻人不觉者，诛及四邻。杀人相继，其逃亡益甚。至于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数，公私窘急，皆不聊生。又以宫城为大狱，意有所忌，即收系其人及家属于宫中。又每使诸将出外，亦收其亲属质于宫内。囚者相次，不减万口，既艰食，饿死者日数十人。世充屯兵不散，仓粟日尽，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甕中，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饼饵而食之，人皆体肿而脚弱，枕倚于道路。其尚书郎卢君业、郭子高等皆死于沟壑。七月，秦王率兵攻之，师至新安，世充镇堡相次来降。八月，秦王陈兵于青城宫，世充悉兵来拒，隔涧而言曰：“隋末丧乱，天下分崩，长安、洛阳，各有分地，世充唯愿自守，不敢西侵。计熊、谷二州，相去非远，若欲取之，岂非度内？既敦邻好，

所以不然。王乃盛相侵轶，远入吾地，三崤之道，千里馈粮，以此出师，未见其可。”太宗谓曰：“四海之内，皆承正朔，唯公执迷，独阻声教。东都士庶，亟请王师，关中义勇，感恩致力。至尊重违众愿，有斯吊伐。若转祸来降，则富贵可保；如欲相抗，无假多言。”世充无以报。太宗分遣诸将攻其城镇，所至辄下。九月，王君廓攻拔世充之轘辕县，东徇地至管城而还，于是河南州县相次降附。窦建德自侵殷州之后，与世充遂结深隙，信使断绝。十一月，窦建德又遣人结好，并陈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其兄子琬及内史令长孙安世报聘，且乞师。

四年二月，世充率兵出方诸门，与王师相抗，世充军败。因乘胜追之，屯其城门。世充步卒不得入，惊散南走，追斩数千级，虜五千余人。世充从此不复敢出，但婴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三月，秦王擒建德并王琬、长孙安世等于武牢，回至东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世入城，使言败状。世充惶惑，不知所为，将溃围而出，南走襄阳，谋于诸将，皆不答，乃率其将吏诣军门请降。于是收其府库，颁赐将士。世充黄门侍郎薛德音以文檄不逊，先诛之，次收世充党与段达、杨注、单雄信、杨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浚、张童仁、硃粲等十余人，皆戮于洛渚之上。

秦王以世充至长安，高祖数其罪，世充对曰：“计臣之罪，诚不容诛，但陛下爱子秦王许臣不死。”高祖乃释之。与兄芮、妻、子同徙于蜀，将行，为仇人定州刺史独孤修所杀。子玄应及兄世伟等在路谋叛，伏诛。世充自篡位，凡三年而灭。

窦建德，贝州漳南人也。少时，颇以然诺为事。尝有乡人丧亲，家贫无以葬，时建德耕于田中，闻而叹息，遽辍耕牛，往给丧事，由是大为乡党所称。初，为里长，犯法亡去，会赦得归。父卒，送葬者千余人，凡有所赠，皆让而不受。

大业七年，募人讨高丽，本郡选勇敢尤异者以充小帅，遂补建德为二百人长。时山东大水，人多流散，同县有孙安祖，家为水所漂，妻子饿死。县以安祖骁勇，亦选在行中。安祖辞贫，白言漳南令，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亡投建德，建德舍之。是岁，山东大饥，建德谓安祖曰：“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辽东，尚为高丽所败。今水潦为灾，黎庶穷困，而主上不恤，亲驾临辽，加以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我知高鸡泊中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难，承间而出，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矣。”安祖然其计。建德招诱逃兵及无产业者，得数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为群盗，安祖自称将军。郟人张金称亦结聚得百人，在河阻中。蓀人高士达又起兵得千余人，在清河界中。时诸盗往来漳南者，所过皆杀掠居人，焚烧舍宅，独不入建德之间。由是郡县意建德与贼徒交结，收系家属，无少长皆杀之。建德闻其家被屠灭，率麾下二百人亡归。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后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兵数千人又尽归于建德。自此渐盛，兵至万余人，犹往来高鸡泊中。每倾身接物，与士卒均执勤苦，由是能致人之死力。

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来讨士达。士达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进为军司马，咸以兵授焉。建德既初董众，欲立奇功以威群贼，请士达守辎重，自简精兵七千人以拒绚，诈为与士达有隙而叛之。士达又宣言建德背亡，而取虏获妇人给为建德妻子，于军中杀之。建德伪遣人遗绚书请降，愿为前驱，破士达以自效。约信之，即引兵从建德至长河界，期与为盟，共图士达。绚兵益懈而不备，建德袭之，大破绚军，杀略数千人，获马千余匹，绚以数十骑遁走，遣将追及于平原，斩其首

以献士达。由是建德之势益振。

隋遣太仆卿杨义臣率兵万余人讨张金称，破之于清河，所获贼众皆屠灭，余散在草泽间者复相聚而投建德。义臣乘胜至平原，欲入高鸡泊中，建德谓士达曰：“历观隋将，善用兵者，唯义臣耳。新破金称，远来袭我，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令其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今与争锋，恐公不能敌也。”士达不从其言，因留建德守壁，自率精兵逆击义臣。战小胜，而纵酒高宴，有轻义臣之心。建德闻之曰：“东海公未能破贼而自矜大，此祸至不久矣。隋兵乘胜，必长驱至此，人心惊骇，吾恐不全。”遂留人守壁，自率精锐百余据险，以防士达之败。后五日，义臣果大破士达，于阵斩之，乘势追奔，将围建德。守兵既少，闻士达败，众皆溃散。建德率百余骑亡去，行至饶阳，观其无守备，攻陷之，抚循士众，人多愿从，又得三千余兵。初，义臣既杀士达，以为建德不足忧。建德复还平原，收士达败兵之死者，悉收葬焉。为士达发丧，三军皆缟素。招集亡卒，得数千人，军复大振，始自称将军。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初得饶阳县令宋正本，引为上客，与参谋议。此后隋郡长吏稍以城降之，军容益盛，胜兵十余万人。

十三年正月，筑坛场于河间乐寿界中，自称长乐王，年号丁丑，署置官属。七月，隋遣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率兵三万来讨之，至河间城南，营于七里井。建德闻世雄至，选精兵数千人伏河间南界泽中，悉拔诸城伪遁，云亡入豆子中。世雄以为建德畏己，乃不设备。建德觐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袭击世雄。会云雾昼晦，两军不辨，隋军大溃，自相踏藉，死者万余，世雄以数百骑而遁，余军悉陷。于是建德进攻河间，频战不下。其后城中食尽，又闻炀帝被弑，郡丞王琮率士吏发丧，建德遣

使吊之，琮因使者请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焉。琮率官属素服面缚诣军门，建德亲解其缚，与言隋亡之事，琮俯伏悲哀，建德亦为之泣。诸贼帅或进言曰：“琮拒我久，杀伤甚众，计穷方出，今请烹之。”建德曰：“此义士也。方加擢用，以励事君者，安可杀之！往在泊中共为小盗，容可恣意杀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因令军中曰：“先与王琮有隙者，今敢动摇，罪三族。”即日授琮瀛州刺史。始都乐寿，号曰金城宫，自是郡县多下之。

武德元年冬至日，于金城宫设会，有五大鸟降于乐寿，群鸟数万从之，经日而去，因改年为五凤。有宗城人献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绍曰：“昔夏禹膺箒，天锡玄珪。今瑞与禹同，宜称夏国。”建德从之。先是，有上谷贼帅王须拔自号漫天，拥众数万，入掠幽州，中流矢而死。其亚将魏刀儿代领其众，自号历山飞，入据深泽，有徒十万。建德与之和，刀儿因弛守备，建德袭破之，又尽并其地。

二年，宇文文化及僭号于魏县，建德谓其纳言宋正本、内史侍郎孔德绍曰：“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矣，请与诸公讨之，何如？”德绍曰：“今海内无主，英雄竞逐，大王以布衣而起漳浦，隋郡县官人莫不争归附者，以大王仗顺而动，义安天下也。宇文文化及与国连姻，父子兄弟受恩隋代，身居不疑之地，而行弑逆之祸，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贼也。此而不诛，安用盟主！”建德称善。即日引兵讨化及，连战，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纵撞车抛石，机巧绝妙，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先谒隋萧皇后，与语称臣。悉收弑炀帝元谋者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对而斩之，梟首辕门之外。化及并其二子同载以槛车，至大陆县斩之。

建德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又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饭。其妻曹氏不衣纨绮，所使婢妾才十数人。至此，得宫人以千数，并有容色，应时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骁果尚且一万，亦放散，听其所去。又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自余随才拜授，委以政事，其有欲往关中及东都者亦恣听之，仍给其衣粮，以兵援之，送出其境。攻陷洛州，虜刺史袁子干。迁都于洛州，号万春宫。遣使往灌津，祠窦青之墓，置守冢二十家。又与王世充结好，遣使朝隋越王侗于洛阳。后世充废侗自立，乃绝之，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书言诏。追谥隋炀帝为闵帝，封齐王暕子政道为郟公。然犹依倚突厥。隋义城公主先嫁突厥，及是遣使迎萧皇后，建德勒兵千余骑送之入蕃，又传化及首以献公主。既与突厥相连，兵锋益盛。

九月，南侵相州，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阳。相州陷，杀刺史吕珉。又进攻卫州，陷黎阳，左武卫大将军李世勣、皇妹同安长公主及神通并为所虜。滑州刺史王轨为奴所杀，携其首以奔建德，曰：“奴杀主为大逆，我何可纳之！”命立斩奴，而返轨首于滑州。吏人感之，即日而降。齐、济二州及兖州贼帅徐圆朗皆闻风而下。建德释李世勣，使其领兵以镇黎州。

三年正月，世勣舍其父而逃归，执法者请诛之，建德曰：“勣本唐臣，为我所虜，不忘其主，逃还本朝，此忠臣也，其父何罪！”竟不诛。舍同安长公主及神通于别馆，待以客礼。高祖遣使与之连和，建德即遣公主与使俱归。尝破赵州，执刺史张昂、邢州刺史陈君宾、大使张道源等，以侵轶其境，建德将戮之。其国子祭酒凌敬进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邻人坚

守，力屈就擒，此乃忠确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劝大王之臣乎？”建德盛怒曰：“我至城下，犹迷不降，劳我师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将军高士兴于易水抗御罗艺，兵才至，士兴即降，大王之意复为可不？”建德乃悟，即命释之。其宽厚从谏，多此类也。又遣士兴进围幽州，攻之不克，退军旅笼火城，为艺所袭，士兴大溃。先是，其大将王伏宝多勇略，功冠等伦，群帅嫉之。或言其反，建德将杀之，伏宝曰：“我无罪也，大王何听谗言，自斩左右手乎？”既杀之，后用兵多不利。

九月，建德自帅师围幽州，艺出兵与战，大破之，斩首千二百级。艺兵频胜而骄，进袭其营，建德列阵于营中，填堑而出，击艺败之。建德薄其城，不克，遂归洺州。其纳言宋正本好直谏，建德又听谗言杀之。是后人以为诫，无复进言者，由此政教益衰。

先，曹州济阴人孟海公拥精兵三万，据周桥城以掠河南之地。其年十一月，建德自率兵渡河以击之。时秦王攻王世充于洛阳，建德中书舍人刘斌说建德曰：“今唐有关内，郑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势也。闻唐兵悉众攻郑，首尾二年，郑势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强郑弱，其势必破郑，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为大王计者，莫若救郑，郑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郑，此常保三分之势也。若唐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悦曰：“此良策矣。”适会世充遣使乞师于建德，即遣其职方侍郎魏处绘入朝，请解世充之围。

四年二月，建德克周桥，虏海公，留其将范愿守曹州，悉发海公及徐圆朗之众来救世充。军至滑州，世充行台仆射韩洪

开城纳之，遂进逼元州、梁州、管州，皆陷之，屯于荥阳。三月，秦王入武牢，进薄其营，多所伤杀，并擒其将殷秋、石瓚。时世充弟世辨为徐州行台，遣其将郭士衡领兵数千人从之，合众十余万，号为三十万，军次成皋，筑宫于板渚，以示必战。又遣间使约世充共为表里。经二月，迫于武牢，不得进。秦王遣将军王君廓领轻骑千余抄其粮运，获其大将张青特，虏获甚众。建德数不利，人情危骇，将帅已下破孟海公，皆有所获，思归洛州。凌敬进说曰：“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建德将从之，而世充之使长孙安世阴赍金玉，啖其诸将，以乱其谋。众咸进谏曰：“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建德从之，退而谢敬曰：“今众心甚锐，此天赞我矣。因此决战，必将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敬固争，建德怒，扶出焉。其妻曹氏又言于建德曰：“祭酒之言可从，大王何不纳也？请自溢口之道，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以自救，此则郑围解矣。今顿兵武牢之下，日月淹久，徒为自苦，事恐无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郑国悬命朝暮，以待吾来，既许救之，岂可见难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于是悉众进逼武牢，官军按甲挫其锐。及建德结阵于汜水，秦王遣骑挑之，建德进军而战，窵抗当之。建德少却，秦王驰骑深入，反覆四五合，然后大破之。建德中枪，窜于牛口渚，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生获之。先是，军中有童谣曰：“豆入牛口，势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恶之，果败于此地。建德所领兵众，一时奔溃，妻曹氏及其左仆射齐善行将数百骑遁于洛州。余党欲立建德养

子为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一朝被擒如此，岂非天命有所归也？不如委心请命，无为涂炭生人。”遂以府库财物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与建德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及建德妻率伪官属，举山东之地，奉传国等八玺来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师，斩于长安市，年四十九。自起军至灭，凡六岁，河北悉平。其年，刘黑闥复盗据山东。

史臣曰：世充奸人，遭逢昏主，上则谀佞诡俗以取荣名，下则强辩饰非以制群论。终行篡逆，自恣陆梁，安忍杀人，矫情馭众，凡所委任，多是叛亡，出降秦王，不致显戮，其为幸也多矣。建德义伏乡间，盗据河朔，抚馭士卒，招集贤良。中绝世充，终斩化及，不杀徐盖，生还神通，沉机英断，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宝被谗见害，凌敬、曹氏陈谋不行，遂至亡灭，鲜克有终矣。然天命有归，人谋不及。

赞曰：世充篡逆，建德悞谏，二凶即诛，中原弭乱。

列传第五

薛举 子仁果 李轨 刘武周 苑君璋附 高开道
刘黑闥 徐圆朗

薛举，河东汾阴人也。其父汪，徙居金城。举容貌瑰伟，凶悍善射，骁武绝伦，家产巨万，交结豪猾，雄于边朔。初，为金城府校尉。大业末，陇西群盗蜂起，百姓饥馑，金城令郝瑗，募得数千人，使举讨捕。授甲于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飨士。举与其子仁果及同谋者十三人，于座中劫瑗，矫称收捕反者，因发兵囚郡县官，开仓以赈贫乏。自称西秦霸王，建元为秦兴，封仁果为齐公，少子仁越为晋公。有宗罗者，先聚党为群盗，至是帅众会之，封为义兴公，余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马，招集群盗，兵锋甚锐，所至皆下。隋将皇甫绾屯兵一万在枹罕，举选精锐二千人袭之，与绾军遇于赤岸，陈兵未战，俄而风雨暴至。初，风逆举阵，而绾不击之；忽返风，正逆绾阵，气色昏昧，军中扰乱。举策马先登，众军从之，隋军大溃，遂陷枹罕。时羌首钟利俗拥兵二万在岷山界，尽以众降举，兵遂大振。进仁果为齐王，授东道行军元帅；仁越为晋王，兼河州刺史；罗为义兴王，以副仁果。总兵略地，又克鄯、廓二州，数日间，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

十三年秋七月，举僭号于兰州，以妻鞠氏为皇后，母为皇太后，起坟茔，置陵邑，立庙于城南。其月，举陈兵数万，出拜墓，礼毕大会。仁果进兵围秦州。仁越兵趋剑口，至河池郡，

太守萧瑀拒退之。举命其将常仲兴渡河击李轨，与轨将李贲大战于昌松，仲兴败绩，全军陷于轨。及仁杲克秦州，举自兰州迁都之。遣仁杲引军寇扶风郡，汧源贼帅唐弼率众拒之，兵不得进。初，弼起扶风，立陇西李弘芝为天子，有徒十万。举遣使招弼，弼杀弘芝，引军从举。仁杲因弼弛备，袭破之，并有其众，弼以数百骑遁免。举势益张，军号三十万，将图京师。会义兵定关中，遂留攻扶风。太宗帅师讨败之，斩首数千级，追奔至陇坻而还。举又惧太宗逾陇追之，乃问其众曰：“古来天子有降事否？”伪黄门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赵佗卒归汉祖，蜀主刘禅亦仕晋朝，近代萧琮，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其卫尉卿郝瑗趋而进曰：“皇帝失问。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汉祖屡经败绩，蜀先主亟亡妻子，战之利害，何代无之？安得一战不捷，而为亡国之计也！”举亦悔之，答曰：“聊发此问，试君等耳。”乃厚赏瑗，引为谋主。瑗又劝举连结梁师都，共为声势，厚赂突厥，饵其戎马，合从并力，进逼京师。举从其言，与突厥莫贺咄设谋取京师。莫贺咄设许以兵随之，期有日矣。会都水监宇文歆使于突厥，歆说莫贺咄设，止其出兵，故举谋不行。

武德元年，丰州总管张长逊进击宗罗，举悉众来援，军屯高墟，纵兵虏掠，至于豳、岐之地。太宗又率众击之，军次高墟城，度其粮少，意在速战，乃命深沟坚壁，以老其师。未及与战，会太宗不豫，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请观兵于高墟西南，恃众不设备，为举兵掩乘其后。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未至，两军合战，竟为举所败，死者十五六，大将慕容罗、李安远、刘弘基皆陷于阵。太宗归于京师，举军取高墟，又遣仁杲进围宁州。郝瑗言于举曰：“今唐兵新破，将帅并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举然之。临发而举

疾，召巫视之，巫言唐兵为祟，举恶之，未几而死。举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杀人多断舌、割鼻，或碓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见人不忍痛而宛转于地，则埋其足，才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仁杲代董其众，伪谥举为武皇帝，未葬而仁杲灭。

仁杲，举长子也，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为万人敌。然所至多杀人，纳其妻妾。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于猛火之上，渐割以啖军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窍，以求金宝。举每诫之曰：“汝智略纵横，足办我家事，而伤于苛虐，与物无恩，终当覆我宗社。”举死，仁杲立于折墉城，与诸将帅素多有隙，及嗣位，众咸猜惧。郝瑗哭举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势日衰。

自刘文静为举所败后，高祖命太宗率诸军以击仁杲，师次高墉，而坚壁不动。诸将咸请战，太宗曰：“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乃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无谋，兼粮馈不属，将士稍离，其内史令翟长孙以其众来降，仁杲妹夫伪左仆射钟俱仇以河州归国。太宗知其可击，遣将军庞玉击贼将宗罗于浅水原。两军酣战，太宗以劲兵出贼不意，奋击大破之。乘胜进薄其折墉城，仁杲穷蹙，率伪百官开门降，太宗纳之。王师振旅，以仁杲归于京师，及其首帅数十人皆斩之。举父子相继伪位至灭，凡五年，陇西平。

李轨，字处则，武威姑臧人也。有机辩，颇窥书籍，家富于财，赈穷济乏，人亦称之。大业末，为鹰扬府司马。时薛举作乱于金城，轨与同郡曹珍、关谨、梁硕、李赟、安修仁等谋曰：“薛举残暴，必来侵扰，郡官庸怯，无以御之。今宜同心

戮力，保据河右，以观天下之事，岂可束手于人，妻子分散！“乃谋共举兵，皆相让，莫肯为主。曹珍曰：“常闻图讖云‘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岂非天命也？”遂拜贺之，推以为主。轨令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轨于郭下聚众应之，执缚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轨自称河西大凉王，建元安乐，署置官属，并拟开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众内属，遣弟阙达度阙设领部落在会宁川中，有二千余骑，至是自称可汗，来降于轨。

武德元年冬，轨僭称尊号，以其子伯玉为皇太子，长史曹珍为左仆射。谨等议欲尽杀隋官，分其家产，轨曰：“诸人见逼为主，便须禀吾处分。义兵之起，意在救焚，今杀人取物，是为狂贼。立计如此，何以求济乎！”乃署统师太仆卿，士政太府卿，薛举遣兵侵轨，轨遣其将李赧击败于昌松，斩首二千级，尽虏其众，复议放还之。赧言于轨曰：“今竭力战胜，俘虜贼兵，又纵放之，还使资敌，不如尽坑之。”轨曰：“不然。若有天命，自擒其主，此辈士卒，终为我有。若事不成，留此何益？”遂遣之。未几，攻陷张掖、燉煌、西平、枹罕，尽有河西五郡之地。

其年，轨杀其吏部尚书梁硕。初，轨之起也，硕为谋主，甚有智略，众咸惮之。硕见诸胡种落繁盛，乃阴劝轨宜加防察，与其户部尚书安修仁由是有隙。又轨子仲琰怀恨，形于辞色，修仁因之构成硕罪，更谮毁之，云其欲反，轨令赧就宅杀焉。是后，故人多疑惧之，心膂从此稍离。时高祖方图薛举，遣使潜往凉州与之相结，下玺书，谓之为从弟。轨大悦，遣其弟懋入朝，献方物。高祖授懋大将军，遣还凉州。又令鸿胪少卿张侯德持节，册拜为凉州总管，封凉王，给羽葆鼓吹一部。轨召群僚廷议曰：“今吾从兄膺受图策，据有京邑，天命可知，一

姓不宜竞立，今去帝号受册可乎？”曹珍进曰：“隋失天下，英雄竞逐，称王号帝，鼎峙瓜分。唐国自据关中，大凉自处河右，己为天子，奈何受人官爵？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萧察故事，自称梁帝而称臣于周。”轨从之。

二年，遣其尚书左丞邓晓随使者入朝，表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而不受官。时有胡巫惑之曰：“上帝当遣玉女从天而降。遂征兵筑台以候玉女，多所糜费，百姓患之。又属年饥，人相食，轨倾家赈之，私家罄尽，不能周遍。又欲开仓给粟，召众议之。珍等对曰：“国以人为本，本既不立，国将倾危，安可惜此仓粟，而坐观百姓之死乎？”其故人皆云，给粟为便。谢统师等隋旧官人，为轨所获，虽被任使，情犹不附。每与群胡相结，引进朋党，排轨旧人，因其大馁，欲离其众。乃诟珍曰：“百姓饿者自是弱人，勇壮之士终不肯困，国家仓粟须备不虞，岂可散之以供小弱？仆射苟悦人情，殊非国计。”轨以为然，由是士庶怨愤，多欲叛之。

初，安修仁之兄兴贵先在长安，表请诣凉州招慰轨。高祖谓曰：“李轨据河西之地，连好吐谷浑，结援于突厥，兴兵讨击，尚以为难，岂单使所能致也？”兴贵对曰：“李轨凶强，诚如圣旨。今若谕之以逆顺，晓之以祸福，彼则凭固负远，必不见从。何则？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为轨所信任，职典枢密者数十人，以此候隙图之，易于反掌，无不济矣。”高祖从之。兴贵至凉州，轨授以左右卫大将军，又问以自安之术，兴贵谕之曰：“凉州僻远，人物凋残，胜兵虽余十万，开地不过千里，既无险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类，此而可久，实用为疑。今大唐据有京邑，略定中原，攻必取，战必胜，是天所启，非人力焉。今若举河西之地委质事之，即汉家窦融，未足为比。”轨默然不答，久之，

谓兴贵曰：“昔吴淞以江左之兵，犹称己为‘东帝’；我今以河右之众，岂得不为‘西帝’？彼虽强大，其如帝何？君与唐为计，诱引于我，酬彼恩遇耳。”兴贵惧，乃伪谢曰：“窃闻富贵不在故乡，有如衣锦夜行。今合家子弟并蒙信任，荣庆实在一门，岂敢兴心，更怀他志？”兴贵知轨不可动，乃与修仁等潜谋，引诸胡众起兵图轨，将围其城，轨率步骑千余出城拒战。先时，有薛举柱国奚道宜，率羌兵三百人亡奔于轨，既许其刺史而不授之，礼遇又薄，深怀愤怨。道宜率所部共修仁击轨，轨败入城，引兵登陴，冀有外救。兴贵宣言曰：“大唐使我来杀李轨，不从者诛及三族！”于是诸城老幼皆出诣修仁。轨叹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携妻子上玉女台，置酒为别，修仁执之以闻。时邓晓尚在长安，闻轨沦陷，舞蹈称庆。高祖数之曰：“汝委质于人，为使来此，闻轨沦陷，曾无蹙容，苟悦朕情，妄为庆跃。既不能留心于李轨，何能尽节于朕乎？”竟废而不齿。轨寻伏诛，自起至灭三载，河西悉平。诏授兴贵右武侯大将军、上柱国，封凉国公，食实封六百户，赐帛万段；修仁左武侯大将军，封申国公，并给田宅，食实封六百户。

刘武周，河间景城人。父匡，徙家马邑。匡尝与妻赵氏夜坐庭中，忽见一物，状如雄鸡，流光烛地，飞入赵氏怀，振衣无所见，因而有娠，遂生武周。骁勇善射，交通豪侠。其兄山伯每诫之曰：“汝不择交游，终当灭吾族也。”数詈辱之。武周因去家入洛，为太仆杨义臣帐内，募征辽东，以军功授建节校尉。还家，为鹰扬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甚见亲遇，每令率虞候屯于阁下。因与仁恭侍儿私通，恐事泄，又见天下已乱，阴怀异计，乃宣言于郡中曰：“今百姓饥饿，死人相枕于野，王府尹闭仓不恤，岂忧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众人，皆发愤怨。武周知众心摇动，因称疾不起，乡间豪杰多

来候问，遂椎牛纵酒大言曰：“盗贼若此，壮士守志，并死沟壑。今仓内积粟皆烂，谁能与我取之？”诸豪杰皆许诺。与同郡张万岁等十余人候仁恭视事，武周上谒，万岁自后而入，斩仁恭于郡，持其首出徇郡中，无敢动者。于是开廩以赈穷乏，驰檄境内，其属城皆归之，得兵万余人。

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隋雁门郡丞陈孝意、虎贲将王智辩合兵讨之，围其桑乾镇。会突厥大至，与武周共击智辩，隋师败绩。孝意奔还雁门，部人杀之，以城降于武周。于是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以马报之，兵威益振。及攻陷定襄，复归于马邑。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因僭称皇帝，以妻沮氏为皇后，建元为天兴。以卫士杨伏念为左仆射，妹婿同县人苑君璋为内史令。先是，上谷人宋金刚有众万余人，在易州界为群盗，定州贼帅魏刀儿与相表里。后刀儿为窦建德所灭，金刚救之，战败，率余众四千人奔武周。武周闻金刚善用兵，得之甚喜，号为宋王，委以军事，中分家产遗之。金刚亦深自结纳，遂出其妻，请聘武周之妹。又说武周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武周授金刚西南道大行台，令率兵二万人侵并州，军黄虵镇。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盛，袭破榆次县，进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众讨之，为贼所执，一军全没。仲文后得逃还。复遣右仆射裴寂拒之，战又败绩。武周进逼，总管齐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据太原。遣金刚进攻晋州，六日，城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没于贼。进取涪州，属县悉下。

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自号魏王，以应贼。河东贼帅王行本又密与金刚连和，关中大骇。高祖命太宗益兵进讨，屯于柏壁，相持者久之。又命永安王孝基、陕州总管于筠、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内史侍郎唐俭进取夏县，不能克，军于城南。崇茂

与贼将尉迟敬德袭破孝基营，诸军并陷，四将俱没。敬德还涪州，太宗邀击于美良川，大破之。敬德与贼将寻相又援王行本于蒲州，太宗复破之于蒲州。高祖亲幸蒲津关，太宗自柏壁轻骑谒高祖于行在所。宋金刚遂围絳州。及太宗还，金刚惧而引退。武周复攻李仲文于浩州，频战皆败，又馈运不属，贼众大馁，于是金刚遂遁。太宗复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获辎重千余两。金刚走入介州，王师逼之。金刚尚有众二万，出其西门，背城而阵，太宗与诸将力战破之，金刚轻骑遁走。其骁将尉迟敬德、寻相、张万岁收其精兵，举介州及永安来降。武周大惧，率五百骑奔并州北走，自乾烛谷亡奔突厥。金刚复收其亡散以拒官军，人莫之从，与百余骑复奔突厥。太宗进平并州，悉复故地。未几，金刚背突厥而亡，将还上谷，为追骑所获，腰斩之。武周又欲谋归马邑，事泄，为突厥所杀。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载。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说曰：“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且并州已南，地形险阻，若悬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连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武周不听，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晋。及败，泣谓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于此！”

武周既死，突厥又以君璋为大行台，统其余众，仍令郁射设督兵助镇。高祖遣谕之，君璋部将高满政谓君璋曰：“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君璋不从，满政因人心夜逼君璋，君璋亡奔突厥。满政遂以城来降，拜朔州总管，封荣国公。

明年，君璋复引突厥来攻马邑，满政死之，君璋尽杀其党而去，退保恆安。君璋所部稍稍离散，势蹙请降，高祖许之，遣使赐以金券。会突厥颉利可汗复遣召之，君璋犹豫未决。其

子孝政曰：“刘武周足为殷鉴。今既降唐，又归颉利，取灭之道也。粮储已尽，人情悉离，如更迟留，变生肘腋。”恆安人郭子威说君璋曰：“恆安之地，王者旧都，山川形胜，足为险固。突厥方强，为我唇齿。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何乃欲降于人也？”君璋然其计，乃执我行人送于突厥，与突厥合军寇太原之北境。君璋复见颉利政乱，竟率所部来降，拜安州都督，封芮国公，赐实封五百户。

高开道，沧州阳信人也。少以煮盐自给，有勇力，走及奔马。隋大业末，河间人格谦拥兵于豆子，开道往从之，署为将军。后谦为隋师所灭，开道与其党百余人亡匿海曲。复出掠沧州，招集得数百人，北掠城镇，临渝至于怀远，皆破之，悉有其众。武德元年，隋将李景守北平郡，开道引兵围之，连年不能克。景自度不能支，拔城而去。开道又取其地，进陷渔阳郡，有马数千匹，众且万人，自立为燕王，都于渔阳。先是，有怀戎沙门高昙晟者，因县令设斋，士女大集，昙晟与其僧徒五十人拥斋众而反，杀县令及镇将，自称大乘皇帝，立尼静宣为耶输皇后，建元为法轮。至夜，遣人招诱开道，结为兄弟，改封齐王。开道以众五千人归之，居数月，袭杀昙晟，悉并其众。

三年，复称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罗艺在幽州，为窦建德所围，告急于开道，乃率二千骑援之。建德惧其骁锐，于是引去。开道因艺遣使来降，诏封北平郡王，赐姓李氏，授蔚州总管。时幽州大饥，开道许给之粟，艺遣老弱就食，开道皆厚遇之。艺甚悦，不以为虞，乃发兵三千人、车数百乘、驴马千余匹，请粟于开道。悉留之，北连突厥，告绝于艺，复称燕国。

是岁，刘黑闥入寇山东，开道与之连和，引兵攻易州，不克而退。又遣其将谢稜诈降于艺，请兵援接，艺出兵应之，将

至怀戎，稜袭破艺兵。开道又引突厥频来为寇，恆、定、幽、易等州皆罹其患。突厥颉利可汗攻马邑，以开道兵善为攻具，引之陷马邑而去。时天下大定，开道欲降，自以数翻复，终恐致罪，又北恃突厥之众。其将士多山东人，思还本土，人心颇离。先是，刘黑闥亡将张君立奔于开道，因与其将张金树潜相结连。时开道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也，号为“义兒”，常在阁内。金树每督兵于阁下。金树将围开道，潜令数人入其阁内，与诸义兒阳为游戏，至日将夕，阴断其弓弦，又藏其刀，伏聚其槊于床下。迨暝，金树以其徒大呼来攻阁下，向所遣人抱义兒槊一时而出，诸义兒遽将出战，而弓弦皆绝，刀仗已失。君立于外城举火相应，表里惊扰。义兒穷蹙，争归金树。开道知不免，于是擐甲持兵坐堂上，与其妻妾乐酣宴。金树之党惮其勇，不敢逼。天将晓，开道先缢其妻妾及诸子而后自杀。金树陈兵，执其义兒，皆斩之。又杀张君立，死者五百余人，遂归国。开道自初起至灭，凡八岁。以其地为妨州。

刘黑闥，贝州漳南人。无赖，嗜酒，好博弈，不治产业，父兄患之。与窦建德少相友善，家贫，无以自给，建德每资之。隋末亡命，从郝孝德为群盗，后归李密为裨将。密败，为王世充所虏。世充素闻其勇，以为骑将。见世充所为而窃笑之，乃亡归建德，建德署为将军，封汉东郡公，令将奇兵东西掩袭。黑闥既遍游诸贼，善观时变，素骁勇，多奸诈。建德有所经略，必令专知斥候，常间入敌中觐视虚实，或出其不意，乘机奋击，多所克获，军中号为神勇。及建德败，黑闥自匿于漳南，杜门不出。会高祖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将赴长安，愿等相与谋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其下骁将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擒获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还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

杀害，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仇，实亦耻见天下人物。”于是相率复谋反叛。卜以刘氏为主吉，共往漳南，见建德故将刘雅告之，且请。雅曰：“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众怒，杀雅而去。范愿曰：“汉东公刘黑闥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于士卒。吾久常闻刘氏当有王者，今举大事，欲收夏王之众，非其人莫可。”遂往诣黑闥，以告其意。黑闥大悦，杀牛会众，举兵得百余人，袭破漳南县。贝州刺史戴元详、魏州刺史权威合兵击之，并为黑闥所败，元详及威皆没于阵。黑闥尽收其器械及余众千余人，于是范愿、高雅贤等宿旧左右渐来归附，众至二千人。

武德四年七月，设坛于漳南，祭建德，告以举兵之意，自称大将军。淮安王神通、将军秦武通、王行敏前后讨之，皆为所败。于是移书赵、魏，其建德将士，往往杀官吏以应。黑闥北连怀戎贼帅高开道，兵锋甚锐，进至宗城，有众数万。黎州总管李世勣不能拒，弃城走保洺州。黑闥追击破之，步卒五千人，皆殁于阵，世勣与武通仅以身免。黑闥又征王琮为中书令，刘斌为中书侍郎，以掌文翰。遣使北连突厥，颉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率胡骑从之。黑闥军大振，进陷相州。半岁，悉复建德故地。兖州贼帅徐圆朗举齐、兖之地以附于黑闥，其势益张。

五年正月，黑闥至相州，僭称汉东王，建元为天造。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又引建德时文武悉复本位，都于洺州。其设法行政，皆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于是太宗又自请统兵讨之，师次卫州，黑闥数以兵挑战，辄为官军所挫。黑闥惧，委相州，而退保于列人营。时洺水县人请为内应，太宗遣总管罗士信入城据守，黑闥又攻陷其城，士信死之，遂据洺州。三月，太宗阻洺水列营以逼之，分遣奇兵，断其粮道。黑闥又数挑战，太宗坚壁不应，以挫其锋。

黑闥城中粮尽，太宗度其必来决战，预拥洛水上流，谓守堤吏曰：“我击贼之日，候贼半度而决堰。”黑闥果率步骑二万渡洛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水又大至，黑闥众不得渡，斩首万余级，溺死者数千人。黑闥与范愿等以千余人奔于突厥，山东悉定。太宗遂引军于河南以讨徐圆朗。

六月，黑闥复借兵于突厥，来寇山东。七月，至定州，其旧将曹湛、董康买先亡在鲜虞，复聚兵以应黑闥。高祖遣淮阳王道玄、原国公史万宝讨之，战于下博，王师败绩，道玄死于阵，万宝轻骑逃还。由是河北诸州尽叛，又降于黑闥，旬日间悉复故城，复都洛州。十一月，高祖遣齐王元吉击之，迟留不进。又令隐太子建成督兵进讨，频战大捷。六年二月，又大破之于馆陶，黑闥引军北走。建成与元吉合千余骑屯于永济渠，纵骑击之，黑闥败走，命骑将刘弘基追之。黑闥为王师所蹙，不得休息，道远兵疲，比至饶阳，从者才百余人，众皆馁，入城求食。黑闥所署饶州刺史葛德威出门迎拜，延之入城。黑闥初不许，德威谬为诚敬，涕泣固请。黑闥乃进，至城傍，德威勒兵执之，送于建成，斩于洛州，山东复定。

徐圆朗者，兖州人也。隋末，亡命为群盗，据本郡，纵兵略地，自琅邪已西，北至东平，尽有之，胜兵二万余人。初附于李密，密败，归王世充。及洛阳平，归国，拜兖州总管，封鲁郡公。高祖令葛国公盛彦师安辑河南，行至任城。会刘黑闥作乱，潜结于圆朗，因执彦师举兵应黑闥，自称鲁王。黑闥以圆朗为大行台元帅，兖、郓、陈、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猾，皆杀其长吏以应之。太宗平黑闥，进师曹州，遣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攻之。圆朗数出战，不利，城内百姓争逾城降。圆朗穷蹙，与数骑弃城夜遁，为野人所杀，其地悉平。

史臣曰：薛举父子勇悍绝伦，性皆好杀，仁杲尤甚，无恩

众叛，虽猛何为？李轨窃据鹰扬，僭号河西，安隋朝官属，不夺其财；破李贲甲兵，放还其众，是其兴也。及杀害谋主，崇信妖巫，众叛亲离，其亡也，宜哉！武周始为鼠窃，偶恣鸱张，不用君璋之谋，竟为突厥所杀。苑君璋及总余众，别生异图，见颡利归朝，亦是见机者也。黑闥、开道，勇而无谋，顾其行师，祇是狂贼，皆为麾下所杀，驭众之道谬哉。

赞曰：国无纪纲，盗兴草泽。不有隋乱，焉知唐德？

列传第六

萧铣 杜伏威 辅公祐 阚棱 王雄诞 沈法兴 李子通
硃粲 林士弘 张善安 罗艺 梁师都 刘季真 李子和

萧铣，后梁宣帝曾孙也。祖岩，隋开皇初叛隋降于陈，陈亡，为文帝所诛。铣少孤贫，佣书自给，事母以孝闻。炀帝时，以外戚擢授罗川令。

大业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彻、万瓚、徐德基、郭华，沔州人张绣等同谋叛隋。郡县官属众欲推景珍为主，景珍曰：“吾素寒贱，虽假名号，众必不从。今若推主，当从众望。罗川令萧铣，梁氏之后，宽仁大度，有武皇之风。吾又闻帝王膺箓，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带，尽号‘起梁’，斯乃萧家中兴之兆。今请以为主，不亦应天顺人乎？”众乃遣人谕意，铣大悦，报景珍书曰：“我之本国，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贡无阙。乃贪我土宇，灭我宗祧，我是以痛心疾首，无忘雪耻。今天启公等，协我心事，若合符节，岂非上玄之意也！吾当纠率士庶，敬从来请。”即日集得数千人，扬言讨贼而实欲相应。遇颍川贼帅沈柳生来寇罗川县，铣击之，不利，因谓其众曰：“岳州豪杰首谋起义，请我为主。今隋政不行，天下皆叛，吾虽欲独守，力不自全。且吾先人昔都此地，若从其请，必复梁祚，遣召柳生，亦当从我。”众皆大悦，即日自称梁公，改隋服色，建梁旗帜。柳生以众归之，拜为车骑

大将军，率众往巴陵。自起军五日，远近投附者数万人。

景珍遣徐德基、郭华率州中首领数百人诣军迎谒，未及见铣，而前造柳生。柳生谓其下曰：“我先奉梁公，勋居第一。今岳州兵众，位多于我，我若入城，便出其下。不如杀德基，质其首领，独挟梁王进取州城。”遂与左右杀德基，方诣中军白铣。铣大惊曰：“今欲拨乱，忽自相杀，我不能为汝主矣。”乃步出军门。柳生大惧，伏地请罪，铣责而赦之，令复旧位。铣陈兵入城，景珍进言于铣曰：“徐德基丹诚奉主，柳生凶悖擅杀之，若不加诛，何以为政？且其为贼，凶顽已久，今虽从义，不革此心，同处一城，必将为变。若不预图，后悔无及。”铣又从之。景珍遂斩柳生于城内。其下将帅皆溃散。铣于是筑坛于城南，燔燎告天，自称梁王。以有异鸟之瑞，建元为凤鸣。义宁二年，僭称皇帝，署置百官，一准梁故事。伪谥其从父琮为孝靖帝，祖岩为河间忠烈王，父璇为文宪王。封董景珍为晋王，雷世猛为秦王，郑文秀为楚王，许玄彻为燕王，万瓚为鲁王，张绣为齐王，杨道生为宋王。隋将张镇州、王仁寿击之，不能克。及闻隋灭，镇州因与宁长真等率岭表诸州尽降于铣。九江鄱阳，初有林士弘僭号，俄自相诛灭，士弘逃于安成之山洞，其郡亦降于铣。遣其将杨道生攻陷南郡，张绣略定岭表，东至三硖，南尽交址，北拒汉川，皆附之，胜兵四十余万。武德元年，迁都江陵，修复园庙。引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令掌机密。铣又遣杨道生攻硖州，刺史许绍出兵击破之，赴水死者大半。高祖诏夔州总管赵郡王孝恭率兵讨之，拔其通、开二州，斩伪东平郡王萧闳提。时诸将横恣，多专杀戮，铣因令罢兵，阳言营农，实夺将帅之权也。其大司马董景珍之弟为伪将军，怨铣放其兵，遂谋为乱，事泄，为铣所诛。时景珍出镇长沙，铣下书赦之，召还江陵，景珍惧，遣间使诣孝恭送款。

铣遣其齐王张绣攻之，景珍谓绣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杀韩信’，卿岂不见之乎？奈何今日相攻！”绣不答，进兵围之。景珍溃围而走，为其麾下所杀。铣以绣为尚书令，绣恃勋骄慢，专恣弄权，铣又恶而杀之。既大臣相次诛戮，故人边将皆疑惧，多有叛者，铣不能复制，以故兵势益弱。

四年，高祖命赵郡王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发自夔州，沿流而下；庐江王瑗从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趣辰州道，黄州总管周法明趣夏口道以图铣。及大军将至，铣江州总管盖彦举以五州降。又遣其将文士弘等率兵拒战，孝恭与李靖皆击破之，进逼其都。初，铣之放兵散也，自留宿卫兵士数千人，忽闻孝恭至而仓卒追兵，并江、岭之南，道里辽远，未能相及。孝恭纵兵入郭，布长围以守之。数日，克其水城，获其舟船数千艘。其交州总管丘和、长史高士廉、司马杜之松等先来谒铣，闻兵败，便诣李靖来降。铣自度救兵不至，谓其群下曰：“天不祚梁，数归于灭。若待力屈，必害黎元，岂以我一人致伤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乱兵，幸全众庶。诸人失我，何患无君？”乃巡城号令，守陴者皆恸哭。铣以太牢告于其庙，率官属缙纛布帟而诣军门，曰：“当死者唯铣，百姓非有罪也，请无杀掠。”孝恭囚之，送于京师。铣降后数日，江南救兵十余万一时大至，知铣降，皆送款于孝恭。铣至，高祖数其罪，铣对曰：“隋失其鹿，英雄竞逐，铣无天命，故至于此。亦犹田横南面，非负汉朝。若以为罪，甘从鼎镬。”竟斩于都市，年三十九。铣自初起，五年而灭。

杜伏威，齐州章丘人也。少落拓，不治产业，家贫无以自给，每穿窬为盗。与辅公柝为刎颈之交。公柝姑家以牧羊为业，公柝数攘羊以馈之，姑有憾焉，因发其盗事。郡县捕之急，伏威与公柝遂俱亡命，聚众为群盗，时年十六。常营护诸盗，出

则居前，入则殿后，故其党咸服之，共推为主。

大业九年，率众入长白山，投贼帅左君行，不被礼，因舍去，转掠淮南，自称将军。时下邳有苗海潮，亦聚众为盗，伏威使公柘谓曰：“今同苦隋政，各兴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见擒，何不合以为强，则不患隋军相制。若公能为主，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可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雄雌。”海潮惧，即以其众归于伏威。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颢率兵讨之，伏威与战，阳为奔北，引入葭芦中，而从上风纵火，迫其步骑陷于大泽，火至皆烧死。有海陵贼帅赵破阵，闻伏威兵少而轻之，遣使召伏威，请与并力。伏威令公柘严兵居外以待变，亲将十人持牛酒入谒。破阵大悦，引伏威入幕，尽集其酋帅纵酒高会。伏威于坐斩破阵而并其众。由此兵威稍盛，复屠安宜。

炀帝遣右御卫将军陈棱以精兵八千讨之，棱不敢战，伏威遗棱妇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书号为“陈姥”，棱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出阵前挑战，棱部将射中其额，伏威怒，指之曰：“不杀汝，我终不拔箭。”遂驰之。棱部将走奔其阵，伏威因入棱阵，大呼冲击，所向披靡，获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后斩之，携其首复入棱军奋击，杀数十人。棱阵大溃，仅以身免。乘胜破高邮县，引兵据历阳，自称总管，分遣诸将略属县，所至辄下，江淮间小盗争来附之。伏威尝选敢死之士五千人，号为“上募”，宠之甚厚，与同甘苦。有攻战，辄令上募击之，及战罢阅视，有中在背，便杀之，以其退而被击也。所获货财，皆以赏军士，有战死者，以其妻妾殉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宇文化及之反也，署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又移居丹阳，进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赋敛，除殉葬法，其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仍上表于越王侗，侗拜伏威为东道大总

管，封楚王。太宗之围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请降。高祖遣使就拜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以南安抚大使、上柱国，封吴王，赐姓李氏，预宗正属籍，封其子德俊为山阳公，赐帛五千段、马三百匹。伏威遣其将军陈正通、徐绍宗率兵来会。武德四年，遣其将军王雄诞讨李子通于杭州，擒之以献。又破汪华于歙州，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寻闻太宗平刘黑闼，进攻徐圆朗，伏威惧而来朝，拜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于京师，礼之甚厚，位在齐王元吉之上，以宠异之。初，辅公柝之反也，诈称伏威之令，以给其众，高祖遣赵郡王孝恭讨之。时伏威在长安暴卒。及公柝平，孝恭收得公柝反辞，不晓其诈，遽以奏闻，乃除伏威名，籍没其妻子。贞观元年，太宗知其冤，赦之，复其官爵，葬以公礼。

辅公柝，齐州临济人。隋末，从杜伏威为群盗。初，伏威自称总管，以公柝为长史。李子通之败沈法兴也，伏威使公柝以精卒数千渡江讨之。子通率众数万以拒公柝，兵锋甚锐。公柝简甲士千人，皆使执长刀，仍令千余人随后，令之曰：“有却者斩。”公柝自领余众，复居其后。俄而子通方阵而前，公柝所遣千人皆殊死决战，公柝乃纵左右翼攻之，子通大溃，降其众数千人。公柝寻与伏威遣使归国，拜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初，伏威与公柝少相爱狎，公柝年长，伏威每兄事之，军中咸呼为伯，畏敬与伏威等。伏威潜忌之，为署其养子闾陵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推公柝为仆射，外示尊崇，而阴夺其兵权。公柝知其意，怏怏不平，乃与故人左游仙伪学道辟谷以远其事。武德五年，伏威将入朝，留公柝居守，复令雄诞典兵以副公柝，阴谓曰：“吾入京，若不失职，无令公柝为变。”其后左游仙乃说公柝令反。会雄诞属疾于家，公柝夺其兵，诈言伏威不得还江南，贻书令其起兵。因僭即伪位，

自称宋国，于陈故都筑宫以居焉。署置百官，以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道大使、越州总管。大修兵甲，转漕粮馈。时吴兴贼帅沈法兴据毗陵，公祐击破之。又遣其将冯惠亮屯于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屯于青林山以拒官军。高祖命赵郡王孝恭率诸将奋击，大破之。绍宗、正通以五骑奔于丹阳。公祐惧而遁走，欲就左游仙于会稽，至武康，为野人所执，送于丹阳，孝恭斩之，传首京师。公祐与伏威同起，至灭凡十三载，江东悉平。初，伏威养壮士三十余人为假子，分领兵马，唯阚棱、王雄诞知名。

阚棱，齐州临济人。善用大刀，长一丈，施两刃，名为陌刃，每一举，辄毙数人，前无当者。及伏威据有江淮之地，棱数有战功，署为左将军。伏威步兵皆出自群贼，类多放纵，有相侵夺者，棱必杀之，虽亲故无所舍，令行禁止，路不拾遗。后从伏威入朝，拜左领军将军，迁越州都督。及公祐僭号，棱从军讨之，与陈正通相遇。阵方接，棱脱兜鍪谓贼众曰：“汝不识我邪？何敢来战！”其众多棱旧之所部，由是各无斗志，或有还拜者。公祐之破，棱功居多，颇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祐，诬棱与己通谋。又杜伏威、王雄诞及棱家产在贼中者，合从原放，孝恭乃皆籍没。棱诉理之，有忤于孝恭，孝恭怒，遂以谋反诛之。

王雄诞者，曹州济阴人。初，伏威之起也，用其计，屡有克获，署为骠骑将军。伏威后率众渡淮，与海陵贼李子通合。后子通恶伏威威武，使骑袭之，伏威被重疮堕马，雄诞负之，逃于葭芦中。伏威复招集余党，攻劫郡县，隋将来整又击破之，亡失余众。其部将西门君仪妻王氏勇决多力，负伏威而走，雄诞率麾下壮士十余人卫护。隋军追至，雄诞辄还御之，身被数枪，勇气弥厉，竟脱伏威。时阚棱年长于雄诞，故军中号棱为

大将军，雄诞为小将军。

后伏威令辅公柝击李子通于江都，使雄诞与棱为副，战于溧水，子通大败。公柝乘胜追之，却为子通所破，军士皆坚壁不敢出。雄诞谓公柝曰：“子通军无营垒，且狃于初胜而不设备，若击之，必克。”公柝不从。雄诞以其私属数百人衔枚夜击之，因顺风纵火，子通大败，走渡太湖，复破沈法兴，居其地。高祖闻伏威据有吴、楚，遣使谕之。雄诞率众讨之，子通以精兵守独松岭，雄诞遣其部将陈当率千余人，出其不意，乘高据险，多张旗帜，夜则缚炬火于树上，布满山泽间。子通大惧，烧营而走，保于杭州。雄诞追击败之，擒子通于阵，送于京师。歙州首领汪华，隋末据本郡称王十余年，雄诞回军击之。华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诞，甲兵甚锐。雄诞伏精兵于山谷间，率羸弱数千人当之，战才合，伪退归本营。华攻之不能克，会日暮欲还，雄诞伏兵已据其洞口，华不得入，窘急面缚而降。苏州贼帅闻人遂安据昆山县而无所属，伏威又命雄诞攻之。雄诞以昆山险隘，难以力胜，遂单骑诣其城下，陈国威灵，示以祸福，遂安感悦，率诸将出降。以前后功授歙州总管，封宜春郡公。伏威之入朝也，留辅公柝镇江南，而兵马属于雄诞。公柝将为逆，夺其兵，拘之别室，遣西门君仪谕以反计，雄诞曰：“当今方太平，吴王又在京辇，国家威灵，无远不被，公何得为族灭事耶！雄诞有死而已，不敢闻命。”公柝知不可屈，遂缢杀之。雄诞善抚恤将士，皆得其死力，每破城镇，约勒部下，丝毫无犯，故死之日，江南士庶莫不为之流涕。高祖嘉其节，命其子果袭封宜春郡公。太宗即位，追赠左卫大将军、越州都督，谥曰忠。

果，垂拱初官至广州都督，安西大都护。

沈法兴，湖州武康人也。父恪，陈特进、广州刺史。法兴，

隋大业末为吴兴郡守。东阳贼帅楼世干举兵围郡城，炀帝令法兴与太仆丞元祐讨之。俄而宇文化及弑炀帝于江都，法兴自以代居南土，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乃与祐部将孙士汉、陈果仁执祐于坐，号令远近。以诛化及为名，发自东阳，行收兵，将趋江都，下余杭郡，比至乌程，精卒六万。毗陵郡通守路道德率兵拒之，法兴请与连和，因会盟袭杀道德，进据其城。时齐郡贼帅乐伯通据丹阳，为化及城守，法兴使果仁攻陷之，于是据有江表十余郡，自署江南道总管。复闻越王侗立，乃上表于侗，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制置百官，以陈果仁为司徒，孙士汉为司空，蒋元超为尚书左仆射，殷芊为尚书左丞，徐令言为尚书右丞，刘子翼为选部侍郎，李百药为府掾。

法兴自克毗陵后，谓江淮已南可指搃而定，专立威刑，将士有小过，便即诛戮，而言笑自若，由是将士解体。称梁，建元曰延康，改易隋官，颇依陈氏故事。是时，杜伏威据历阳，陈棱据江都，李子通据海陵，并握强兵，俱有窥觐江表之志。法兴三面受敌，军数挫衄。陈棱寻被李子通围于江都，棱窘急，送质求救，法兴使其子纶领兵数万救之。子通率众攻纶，大败，乘胜渡江，陷其京口。法兴使蒋元超拒之于凌亭，元超战死。法兴与左右数百人投吴郡贼帅闻人遂安，遣其将叶孝辩迎之。法兴至中路而悔，欲杀孝辩，更向会稽。孝辩觉之，法兴惧，乃赴江死。初，法兴以义宁二年起兵，至武德三年而灭。

李子通，东海丞人也。少贫贱，以鱼猎为事。居乡里，见班白提挈者，必代之。性好施惠，家无蓄积，睚眦之怨必报。隋大业末，有贼帅左才相，自号博山公，据齐郡之长白山，子通归之，以武力为才相所重。有乡人陷于贼者，必全护之。时诸贼皆残忍，唯子通独行仁恕，由是人多归之，未半岁，兵至万人。才相稍忌之，子通自引去，因渡淮，与杜伏威合。寻为

隋将来整所败，子通拥其余众奔海陵，得众二万，自称将军。初，宇文化及以隋将军陈棱为江都太守，子通率师击之。棱南求救于沈法兴，西乞师于杜伏威，二人各以兵至，伏威屯清流，法兴保杨子，相去数十里间。子通纳言毛文深进计，募江南人诈为法兴之兵，夜袭伏威。伏威不悟，恨法兴之侵己，又遣兵袭法兴。二人相疑，莫敢先动。子通遂得尽锐攻陷江都，陈棱奔于伏威。子通入据江都，尽虏其众，因僭即皇帝位，国称吴，建元为明政。

丹阳贼帅乐伯通率众万余来降，子通拜尚书左仆射。更进击法兴于虔亭，斩其仆射蒋元超，法兴弃城宵遁，遂有晋陵之地。获法兴府掾李百药，引为内史侍郎，使典文翰；以法兴尚书左丞殷芊为太常卿，使掌礼乐。由是隋郡县及江南人士多归之。后伏威遣辅公祐攻陷丹阳，进屯溧水，子通击之，反为公祐所败。又属粮尽，子通弃江都，保于京口，江西之地尽归伏威。子通又东走太湖，鸠集亡散，得二万人，袭沈法兴于吴郡，破之，率其官属都于余杭。东至会稽，南至千岭，西距宣城，北至太湖，尽有其地。

未几，杜伏威遣其将王雄诞攻之，大战于苏州，子通败绩，退保余杭。雄诞进逼之，战于城下，军复败，子通穷蹙请降。伏威执之，并其左仆射乐伯通送于京师，尽收其地。高祖不之罪，赐宅一区、公田五顷，礼赐甚厚。及伏威来朝，子通谓伯通曰：“伏威既来，东方未静，我所部兵，多在江外，往彼收之，可有大功于天下矣。”遂相与亡，至蓝田关，为吏所获，与伯通俱伏诛。时又有硃粲、林士弘、张善安，皆僭号于江淮之间。

硃粲者，亳州城父人也。初为县佐史。大业末，从军讨长白山贼，遂聚结为群盗，号“可达寒贼”，自称迦楼罗王，众

至十余万。引军渡淮，屠竟陵、沔阳，后转掠山南，郡县不能守，所至杀戮，噍类无遗。义宁中，招慰使马元规击破之。俄而收辑余众，兵又大盛，僭称楚帝于冠军，建元为昌达，攻陷邓州，有众二十万。粲所克州县，皆发其藏粟以充食，迁徙无常，去辄焚余货，毁城郭，又不务稼穡，以劫掠为业。于是百姓大馁，死者如积，人多相食。军中罄竭，无所虏掠，乃取婴儿蒸而啖之，因令军士曰：“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但令他国有人，我何所虑？”即勒所部，有略得妇人小兒皆烹之，分给军士，乃税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粮。隋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愨楚因谴左迁，并在南阳，粲悉引之为宾客，后遭饥馑，合家为贼所啖。又诸城惧税，皆相携逃散。显州首领杨士林、田瓚率兵以背粲，诸州响应，相聚而攻之，大战于淮源。粲败，以数千兵奔于菊潭县，遣使请降。高祖令假散骑常侍段确迎劳之，确因醉，侮粲曰：“闻卿啖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啖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确怒，慢骂曰：“狂贼，入朝后一头奴耳，更得啖人乎！”粲惧，于坐收确及从者数十人，奔于王世充，拜为龙骧大将军。东都平，获之，斩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残忍，竞投瓦砾以击其尸，须臾封之若冢。

林士弘者，饶州鄱阳人也。大业十二年，与其乡人操师乞起为群盗。师乞自号元兴王，攻陷豫章郡而据之，以士弘为大将军。隋遣持书侍御史刘子翊率师讨之，师乞中矢而死。士弘代董其众，复与子翊大战于彭蠡湖，隋师败绩，子翊死之。士弘大振，兵至十余万。大业十三年，徙据虔州，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元太平，以其党王戎为司空。攻陷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诸郡，北至九江，南泊番禺，悉有其地。其党张善安保南康郡，怀贰于士弘，以舟师循江而下，击破豫章。士弘尚有

南昌、虔、循、潮数州之地。及萧铣破后，散兵稍往归之，士弘复振。荆州总管赵王孝恭遣使招慰之，其循、潮二州并来降。武德五年，士弘遣其弟鄱阳王药师率兵二万攻围循州，刺史杨略与战，大破之。士弘惧而遁走，潜保于安城之山洞。王戎亦以南昌来降，拜为南昌州刺史。戎于是召士弘藏之于宅，招诱旧兵，更谋作乱。其年，洪州总管张善安密知其事，发兵讨之，会士弘死，部兵溃散，戎为善安所虏。

张善安者，兖州方与人也。年十七便为劫盗，转掠淮南，有众百余人。会孟让为王世充所破，其散卒稍归之，得八百人。袭破庐江郡，因渡江，附林士弘于豫章。士弘不信之，营于南塘上。善安憾之，袭击士弘，焚其郭郭。而士弘后去豫章，善安复来据之，仍以其地归国，授洪州总管。辅公祐之反也，善安亦举兵相应，公祐以为西南道大行台。安抚使李大亮以兵击之，两军隔水而阵，大亮谕以祸福。答曰：“善安无背逆之心，但为将士所误。今欲归降，又恐不免于死。”大亮谓曰：“张总管既有降心，吾亦不相疑阻。”因独身逾涧就之，入其阵，与善安握手交言，示无猜意。善安大喜，因许降，将数十骑至大亮营，大亮引之而入，因令武士执之，从者遁走。既而送善安于长安，称不与公祐交通，高祖初善遇之。及公祐败，搜得其书，与相往复，遂诛之。

罗艺，字子延，本襄阳人也，寓居京兆之云阳。父荣，隋监门将军。艺性桀黠，刚愎不仁，勇于攻战，善射，能弄槊。大业时，屡以军功官至虎贲郎将，炀帝令受右武卫大将军李景节度，督军于北平。艺少习戎旅，分部严肃，然任气纵暴，每凌侮于景，频为景所辱，艺深衔之。后遇天下大乱，涿郡物殷阜，加有伐辽器仗，仓粟盈积。又临朔宫中多珍产，屯兵数万，而诸贼竞来侵掠。留守官虎贲郎将赵什住、贺兰谊、晋文衍等

皆不能拒，唯艺独出战，前后破贼不可胜计，威势日重。什住等颇忌艺，艺阴知之，将图为乱，乃宣言于众曰：“吾辈讨贼，甚有功效，城中仓库山积，制在留守之官，而无心济贫，此岂存恤之意也！”以此言激怒其众，众人皆怨。既而旋师，郡丞出城候艺，艺因执之陈兵，而什住等惧，皆来听命。于是发库物以赐战士，开仓以赈穷乏，境内咸悦。杀渤海太守唐祚等不同己者数人，威振边朔，柳城、怀远并归附之。艺黜柳城太守杨林甫，改郡为营州，以襄平太守邓暹为总管，艺自称幽州总管。宇文弼及至山东，遣使召艺，艺曰：“我隋室旧臣，感恩累叶，大行颠覆，实所痛心。”乃斩弼及使者，而为炀帝发丧，大临三日。窦建德、高开道亦遣使于艺，艺谓官属曰：“建德、开道，皆剧贼耳，弼及弑逆，并不可从。今唐公起兵，皆符人望，入据关右，事无不成。吾率众归之，意已决矣，有沮众异议者必戮之。”会我使人张道源绥辑山东，遣人谕意，艺大悦。武德三年，奉表归国，诏封燕王，赐姓李氏，预宗正属籍。

太宗之击刘黑闥也，艺领本兵数万，破黑闥弟什善于徐河，俘斩八千人。明年，黑闥引突厥俱入寇，艺复将兵与隐太子建成会于洺州，因请入朝，高祖遇之甚厚，俄拜左翊卫大将军。艺自以功高位重，无所降下，太宗左右尝至其营，艺无故殴击之。高祖怒，以属吏，久而乃释，待之如初。时突厥屡为寇患，以艺素有威名，为北夷所惮，令以本官领天节军将镇洺州。

太宗即位，拜开府仪同三司，而艺惧不自安，遂于洺州诈言阅武，因追兵，矫称奉密诏勒兵入朝，率众军至于幽州。治中赵慈皓不知艺反，驰出谒之，艺遂入据幽州。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右武候大将军尉迟敬德率众讨艺。王师未至，慈皓与统军杨岌潜谋击之，事泄，艺执慈皓系狱。岌时在城外，觉变，遽勒兵攻之，艺大溃，弃妻子，与数百骑奔于突厥。至

宁州界，过乌氏驿，从者渐散，其左右斩艺，传首京师，梟之于市。复其本姓罗氏。艺弟寿，时为利州都督，缘坐伏诛。先是，曹州女子李氏为五戒，自言通于鬼物，有病癩者，就疗多愈，流闻四方，病人自远而至，门多车骑。高祖闻之，诏赴京师。因往来艺家，谓艺妻孟氏曰：“妃骨相贵不可言，必当母仪天下。”孟笃信之，命密观艺，又曰：“妃之贵者，由于王；王贵色发矣，十日间当升大位。”孟氏由是遽劝反，孟及李皆坐斩。

梁师都，夏州朔方人也。代为本郡豪族，仕隋鹰扬郎将。大业末，罢归。属盗贼群起，师都阴结徒党数千人，杀郡丞唐宗，据郡反。自称大丞相，北连突厥。隋将张世隆击之，反为所败。师都因遣兵掠定雕阴、弘化、延安等郡，于是僭即皇帝位，称梁国，建元为永隆。突厥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汗。师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

武德二年，高祖遣延州总管段德操督兵讨之。师都与突厥之众数千骑来寇延安，营于野猪岭。德操以众寡不敌，按甲以挫其锐。后伺师都稍怠，遣副总管梁礼率众击之，德操以轻骑出其不意。师都与礼酣战久之，德操多张旗帜，奄至其后，师都大溃，逐北二百余里，虏男女二百余口。经数月，师都又以步骑五千来寇，德操击之，俘斩略尽。及刘武周之败，师都大将张举、刘旻相次来降，师都大惧，遣其尚书陆季览说处罗可汗曰：“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益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遣兵南侵，师都请为乡导。”处罗从之。谋令莫贺咄设入自原州，泥步设与师都入自延州，处罗入自并州，突利可汗与奚契丹、靺鞨入自幽州，合于窦建德，经滏口道来会于晋、绛。兵临发，遇处罗死，乃止。高祖又令德操悉发

边兵进击师都，拔其东城。师都退据西城，又求救于突厥颉利可汗，颉利以劲兵万骑救援之。时稽胡大帅刘成率众降师都，师都信谗杀之，于是群情疑惧，多叛师都来降。师都势蹙，乃往朝颉利，为陈入寇之计。自此频致突厥之寇，边州略无宁岁。颉利可汗之寇渭桥，亦师都计也。颉利政乱，太宗知师都势危援孤，以书谕之，不从。遣夏州长史刘旻、司马刘兰经略之。有得其生口者，辄纵遣令为反间，离其君臣之计。频选轻骑践其禾稼，城中渐虚，归命者相继，皆善遇之。由是益相猜阻。有李正宝、辛獠兒者，皆其名将，谋执师都，事泄不果，正宝竟来降。贞观二年，太宗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讨之，又使刘旻、刘兰率劲卒直据朔方东城以逼之。颉利可汗遣兵来援师都，绍逆击破之，进屯城下。师都兵势日蹙，其从父弟洛仁斩师都，诣绍降，拜洛仁为右骁卫将军，封朔方郡公。师都自起至灭，凡十二岁。以其地为夏州。时又有刘季真、李子和，屯据北边，与刘武周、梁师都递为表里。

刘季真者，离石胡人也。父龙兒，隋末拥兵数万，自号刘王，以季真为太子。龙兒为虎贲郎将梁德所斩，其众渐散。及义师起，季真与弟六兒复举兵为盗，引刘武周之众攻陷石州。季真北连突厥，自称突利可汗，以六兒为拓定王，甚为边患。时西河公张纶、真乡公李仲文俱以兵临之，季真惧而来降，授石州总管，赐姓李氏，封彭城郡王。季真见宋金刚与官军相持于浚州，久而未决，遂亲伏武周，与之合势。及金刚败，季真亡奔高满政，寻为所杀。

李子和者，同州蒲城人也。本姓郭氏。大业末，为左翊卫，犯罪徙榆林，见郡内大饥，遂潜引敢死士，得十八人，攻郡门，执郡丞王才，数以不恤百姓，斩之，开仓以赈穷乏。自称永乐王，建元为正平，尊其父为太公，以弟子政为尚书令，子端、

子升为左、右仆射。有众二千余骑，南连梁师都，北附突厥始毕可汗，并送子为质以自固。始毕先署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又以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始毕乃更署子和为屋利设。武德元年，遣使归款，授榆林郡守。寻就拜云州总管，封金河郡公。二年，进封郟国公。时师都强暴，子和虑为所攻，寻勒兵袭师都宁朔城，克之。子和既绝师都，又伺突厥间衅，遣使以闻，为处罗可汗候骑所获，处罗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甚惧。四年，拔户口南徙，诏以延州故城居之。五年，从太宗平刘黑闥，陷阵有功。高祖嘉其诚节，赐姓李氏，拜右武卫将军。贞观元年，赐实封三百户。十一年，除婺州刺史，改封夷国公。显庆元年，累转黔州都督。以年老乞骸骨，许之，加金紫光禄大夫。麟德九年卒。

史臣曰：萧铣聚乌合之众，当鹿走之时，放兵以夺将权，杀旧以求位定，洎大军奄至，束手出降，宜哉！杜伏威恃勇聚徒，见机归国，或致疑于高祖，竟见雪于太宗。辅公祐窃兵为叛，王雄诞守节不回，训子孙以忠贞，感士庶之流涕。子通修仁馭众，终怀贰以伏诛；罗艺归国立功，信妖言而为叛。善始令终者，鲜矣！沈法兴狂贼，梁师都凶人，皆至覆亡，殊无改悔。自隋朝维绝，宇县瓜分，小则鼠窃狗偷，大则鲸吞虎据。大唐举义，兆庶归仁，高祖运应瑶图，太宗天资神武，群凶席卷，寰海镜清，祚享永年，功宣后代，谥曰神尧、文武，岂不韪哉！

赞曰：失政资盗，图王僭号。真主勃兴，风驱电扫。

列传第七

裴寂 刘文静 弟文起 文静子树义 树艺 李孟尝 刘世龙
赵文恪 张平高 李思行 李高迁 许世绪 刘师立 钱九陇
樊兴 公孙武达 庞卿恇 张长逊 李安远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也。祖融，司本大夫。父瑜，绛州刺史。寂少孤，为诸兄之所鞠养。年十四，补州主簿。及长，疏眉目，伟姿容。隋开皇中，为左亲卫。家贫无以自业，每徒步诣京师，经华岳庙，祭而祝曰：“穷困至此，敢修诚谒，神之有灵，鉴其运命。若富贵可期，当降吉梦。”再拜而去。夜梦白头翁谓寂曰：“卿年三十已后方可得志，终当位极人臣耳。”后为齐州司户。大业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奕，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缒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及义兵起，寂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大将军府建，以寂为长史，赐爵闻喜县公。从至河东，屈突通拒守，攻之不下，三辅

豪杰归义者日有千数。高祖将先定京师，议者恐通为后患，犹豫未决。寂进说曰：“今通据蒲关，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后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敌，败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后入关。京师绝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权，权在于速。宜乘机早渡，以骇其心。我若迟留，彼则生计。且关中群盗，所在屯结，未有定主，易以招怀，贼附兵强，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虞。若失入关之机，则事未可知矣。”高祖两从之，留兵围河东，而引军入关。及京师平，赐良田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转大丞相府长史，进封魏国公，食邑三千户。

及隋恭帝逊位，高祖固让不受，寂劝进，又不答。寂请见曰：“桀、纣之亡，亦各有子，未闻汤、武臣辅之，可为龟镜，无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于唐，陛下不为唐帝，臣当去官耳。”又陈符命十余事，高祖乃从之。寂出，命太常具礼仪，择吉日。高祖既受禅，谓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书右仆射，赐以服玩不可胜纪，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武德二年，刘武周将黄子英、宋金刚频寇太原，行军总管姜宝谊、李仲文相次陷没，高祖患之。寂自请行，因为晋州道行军总管，得以便宜从事。师次介休，而金刚据城以抗寂。寂保于度索原，营中乏水，贼断其涧路，由是危迫。欲移营就水，贼因犯之，师遂大溃，死散略尽。寂一日一夜驰至晋州。以东城镇俱没，金刚进逼绛州，寂抗表陈谢，高祖慰谕之，复令镇抚河东之地。寂性怯，无捍御之才，唯发使络绎，催督虞、秦二州居人，勒入城堡，焚其积聚。百姓惶骇，复思为乱。夏县人吕崇茂遂杀县令举兵反，引金刚为援，寂击之，复为崇茂所败。被征入朝，高

祖数之曰：“义举之始，公有翼佐之勋，官爵亦极矣。前拒武周，兵势足以破敌，致此丧败，不独愧于朕乎？”以之属吏，寻释之，顾待弥重。

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韦云起告寂谋反，讯之无端。高祖谓寂曰：“朕之有天下者，本公所推，今岂有贰心？皁白须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贵妃三人赍珍饌、宝器就寂第，宴乐极欢，经宿而去。又尝从容谓寂曰：“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祚，姻娅帝室。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日，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其年，改铸钱，特赐寂令自铸造。又为赵王元景聘寂女为妃。六年，迁尚书左仆射，赐宴于含章殿，高祖极欢，寂顿首而言曰：“臣初发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后，许以退耕。今四海又安，伏愿赐臣骸骨。”高祖泣下沾襟曰：“今犹未也，要相偕老耳。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俄册司空，赐实封五百户，遣尚书员外郎一人每日更直寂第，其见崇贵如此。

贞观元年，加实封并前一千五百户。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与长孙无忌同升金辂，寂辞让，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遂同乘而归。

三年，有沙门法雅，初以恩幸出入两宫，至是禁绝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兵部尚书杜如晦鞫其狱，法雅乃称寂知其言，寂对曰：“法雅惟云时候方行疾疫，初不闻妖言。”法雅证之，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邑。寂请住京师，太宗数之曰：“计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武德之时，政刑纒繆，官方弛紊，职公之由。但以旧情，不能极法，归扫坟墓，何得复辞？”寂遂归蒲州。未几，有狂人自

称信行，寓居汾阴，言多妖妄，常谓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时信行已死，寂监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惧不敢闻奏，阴呼恭命杀所言者。恭命纵令亡匿，寂不知之。寂遣恭命收纳封邑，得钱百余万，因用而尽。寂怒，将遣人捕之，恭命惧而上变。太宗大怒，谓侍臣曰：“寂有死罪者四：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我杀之非无辞矣。议者多言流配，朕其从众乎。”于是徙交州，竟流静州。俄逢山羌为乱，或言反獠劫寂为主，太宗闻之曰：“我国家于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几，果称寂率家僮破贼。太宗思寂佐命之功，征入朝，会卒，时年六十。赠相州刺史、工部尚书、河东郡公。

子律师嗣，尚太宗妹临海长公主，官至汴州刺史。律师子承先，则天时为殿中监，为酷吏所杀。

刘文静，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用，石州刺史。父韶，隋时战没，赠上仪同三司。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袭父仪同三司。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夜与同宿，寂见城上烽火，仰天叹曰：“卑贱之极，家道屡空，又属乱离，当何取济？”文静笑曰：“世途若此，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患于卑贱？”

及高祖镇太原，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又窃观太宗，谓寂曰：“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寂初未然之。后文静坐与李密连婚，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文静大喜曰：“天下大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今入禁所相看，非

兒女之情相忧而已。时事如此，故来与君图举大计，请善筹其事。”文静曰：“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泽山者，万数矣，但须真主驱驾取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于是部署宾客，潜图起义。候机当发，恐高祖不从，沉吟者久之。文静见高祖厚于裴寂，欲因寂开说，于是引寂交于太宗，得通谋议。

及高君雅为突厥所败，高祖被拘，太宗又遣文静共寂进说曰：“《易》称‘知几其神乎’，今大乱已作，公处嫌疑之地，当不赏之功，何以图全？其裨将败衄，以罪见归。事诚迫矣，当须为计。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冲幼，权豪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入，以图大事。何乃受单使之囚乎？”高祖然之。时太宗潜结死士，与文静等协议，克日举兵，会高祖得释而止。乃命文静诈为炀帝敕，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由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文静因谓裴寂曰：“公岂不闻‘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乎？唐公名应图讖，闻于天下，何乃推延，自贻祸衅？宜早劝唐公，以时举义。”又胁寂曰：“且公为宫监，而以宫人侍客，公死可尔，何误唐公也？”寂甚惧，乃屡促高祖起兵。会马邑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自称天子，引突厥之众，将侵太原。太宗遣文静及长孙顺德等分部募兵，以讨武周为辞；又令文静与裴寂伪作符敕，出宫监库物以供留守资用，因募兵集众。及义兵将起，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独怀猜贰。

后数日，将大会于晋祠，威及君雅潜谋害高祖，晋阳乡长刘世龙以白太宗。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诛之，遣文静与鹰扬府司马刘政会投急变之书，诣留守告威等二人谋反。是日，高祖与威、君雅同坐视事，文静引政会至庭中，云有密状，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取状看之，政会不肯与，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看之耳。”高祖阳惊曰：“岂有是乎！”览状讫，谓威等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大诟曰：“此是反人，欲杀我也！”文静叱左右执之，囚于别室。既拘威等，竟得举兵。

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又献马千匹。高祖大悦，谓文静曰：“非公善辞，何以致此？”寻率兵御隋将屈突通于潼关，通遣武牙郎将桑显和率劲兵来击，文静苦战者半日，死者数千人。文静度显和军稍怠，潜遣奇兵掩其后，显和大败，悉虏其众。通尚拥兵数万，将遁归东都，文静遣诸将追而执之，略定新安以西之地。转大丞相府司马，进授光禄大夫，封鲁国公。

高祖践祚，拜纳言。时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静奏曰：“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而当朝揜抑，言尚称名；又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帝不纳。时制度草创，命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更刊《隋开皇律令》而损益之，以为通法。高祖谓曰：“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执法之官，缘此舞弄。宜更刊定，

务使易知。”会薛举寇泾州，命太宗讨之，以文静为元帅府长史。遇太宗不豫，委于文静及司马殷开山，诫之曰：“举粮少兵疲，悬军深入，意在决战，不利持久，即欲挑战，慎无与决。待吾差，当为君等取之。”文静用开山计，出军争利，王师败绩。文静奔还京师，坐除名。俄又从太宗讨举，平之，以功复其爵邑，拜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武德二年，从太宗镇长春宫。

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文静尝与其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击柱曰：“必当斩裴寂耳！”家中妖怪数见，文起忧之，遂召巫者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之法。时文静有爱妾失宠，以状告其兄，妾兄上变。高祖以之属吏，遣裴寂、萧瑀问状。文静曰：“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谓群臣曰：“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静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止以文静为觖望，非敢谋反，极佑助之。而高祖素疏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貽后患。”高祖竟听其言，遂杀文静、文起，仍籍没其家。文静临刑，抚膺叹曰：“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时年五十二。

贞观三年，追复官爵，以子树义袭封鲁国公，许尚公主。后与其兄树芝怨其父被戮，又谋反，伏诛。

文静初为纳言时，有诏以太原元谋立功，尚书令、秦王某，尚书左仆射裴寂及文静，特恕二死。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

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吏部侍郎殷开山、鸿胪卿刘世龙、卫尉少卿刘政会、都水监赵文恪、库部郎中武士鹞、骠骑将军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左屯卫府长史许世绪等十四人，约免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实封差第，文静已死，于是裴寂加食九百户，通前为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户；李勣、刘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四人食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八人，各食六百户；钱九陇、樊兴、公孙武达、李孟尝、段志玄、庞卿恽、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十人，各食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六人，各食三百户。其王君廓事在《庐江王瑗传》，安兴贵、安修仁事在《李轨传》，李子和事在《梁师都传》，马三宝事在《柴绍传》。

李孟尝，赵州平棘人，官至右威卫大将军、汉东郡公。元仲文，洛州人，至右监门将军、河南县公。秦行师，并州太原人，至左监门将军、清水郡公。并事微不录。自余无传者，尽附于此。

刘世龙者，并州晋阳人。大业末，为晋阳乡长。高祖镇太原，裴寂数荐之，由是甚见接待，亦出入王威、高君雅家，然独归心于高祖。义兵将起，威与君雅内怀疑惑，世龙辄探得其情，以白高祖。及诛威等，授银青光禄大夫。从平京城，累转鸿胪卿，仍改名义节。

时草创之始，倾竭府藏以赐勋人，而国用不足，义节进计曰：“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薪贵而布帛贱。若采街衢及

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岁收数十万匹立可致也。又藏内缁绢，匹匹轴之，使申截取剩物，以供杂费，动盈十余万段矣。”高祖并从之，大收其利。再迁太府卿，封葛国公。贞观初，转少府监，以罪配流岭南，寻授钦州别驾，卒。

义节从子思礼，万岁通天二年，为箕州刺史。思礼少尝学相术于许州张憬藏，相己必历刺史，位至太师。及授箕州，益自喜，以为太师之职，位极人臣，非佐命无以致之。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结构谋反，谓耀曰：“公体有龙气。”耀亦谓思礼曰：“公是金刀，合为我辅。”因相解释图讖，即定君臣之契。又令思礼自銜相术，每所见人，皆谓之“合得三品”，使务进之士，闻之满望，然始谓云：“綦连耀有天分，公因之以得富贵。”事发系狱，乃多证引朝士，冀以自免。所诛陷者三十余家，耀、思礼并伏诛。凤阁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孙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凤阁舍人王剧、剧兄前泾州刺史勔、太子司议郎路敬淳等，坐与耀及思礼交结，皆死。初，则天命河内王武懿宗按思礼之狱。懿宗宽思礼于外，令广引逆徒。而思礼以为得计，从容自若，尝与相忤者，必引令枉诛。临刑犹在外，尚不之觉，及众人就戮，乃收诛之。

赵文恪者，并州太原人也。隋末，为鹰扬府司马。义师之举，授右三统军。武德二年，拜都水监，封新兴郡公。时大乱之后，中州少马，遇突厥蕃市牛马以资国用。俄而刘武周将宋金刚来寇太原，属城皆没。真乡公李仲文退守浩州，城孤兵弱，元吉遣文恪率步骑千余助为声援。及太原为贼所陷，文恪遂弃城遁去，坐是赐死狱中。

张平高，绥州肤施人也。隋末，为鹰扬府校尉，戍太原，为高祖所识，因参谋议。义旗建，以为军头。从平京城，累授左领军将军，封萧国公。贞观初，出为丹州刺史，坐事免，令

以右光禄大夫还第，卒。后改封罗国公。永徽中，追赠潭州都督。

李思行，赵州人也。尝避仇太原。高祖将举义兵，令赴京城观觐动静，及还，具论机变，深称旨，授左三统军。从破宋老生，平京城，累授嘉州刺史，封乐安郡公。永徽初卒，赠洪州都督，谥曰襄。

李高迁，岐州岐山人也。隋末，客游太原，高祖常引之左右。及擒高君雅、王威等，高迁有功焉，授右三统军。从平霍邑，围京城，力战功最，累迁左武卫大将军，封江夏郡公，检校西麟州刺史。武德初，突厥寇马邑，朔州总管高满政求救，高祖令高迁督兵助镇。俄而贼兵甚盛，高迁乃斩关宵遁，其将士皆没，竟坐除名徙边。后以佐命功，拜陵州刺史。永徽五年卒，赠梁州都督。

许世绪者，并州人也。大业末，为鹰扬府司马。见隋祚将亡，言于高祖曰：“天道辅德，人事与能，蹈机不发，必貽后悔。今隋政不纲，天下鼎沸，公姓当图策，名应歌谣，握五都之兵，当四战之地。若遂无他计，当败不旋踵。未若首建义旗，为天下唱，此帝王业也。”高祖甚奇之，亲顾日厚。义兵起，授右一府司马。武德中，累除蔡州刺史，封真定郡公，卒。

弟洛仁，亦以元从功臣至冠军大将军、行左监门将军。永徽初卒，赠代州都督，谥曰勇，陪葬昭陵。

刘师立者，宋州虞城人也。初为王世充将军，亲遇甚密。洛阳平，当诛；太宗惜其才，特免之，为左亲卫。太宗之谋建成、元吉也，尝引师立密筹其事，或自宵达曙。其后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寻迁左骁卫将军，封襄武郡公，赐绢五千匹。后人告师立白云“眼有赤光，体有非常之相，姓氏又应符讖”。太宗谓之曰：

“人言卿欲反，如何？”师立大惧，俯而对曰：“臣任隋朝，不过六品，身材弩下，不敢辄希富贵。过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许国。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复致位将军，顾己循躬，实逾涯分，臣是何人，辄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赐帛六十匹，延入卧内慰谕之。罗艺之反也，长安人情骚动，以师立检校右武侯大将军，以备非常。及艺平，宪司穷究党与，师立坐与交通，遂除名。又以籓邸之旧，寻检校岐州都督。师立上书请讨吐谷浑，书奏未报，便遣使问其部落，谕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为开、桥二州。又有党项首领拓拔赤辞，先附吐谷浑，负险自固，师立亦遣人为陈利害，赤辞遂率其种落内属。太宗甚嘉之，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后师立以母忧当去职，父老上表请留，诏不许赴哀，复令居任。时河西党项破刃氏常为边患，又阻新附，师立总兵击之。军未至，破刃氏大惧，遁于山谷，师立追之，至恤于真山而还。吐谷浑于小莫门川击破之，多所虏获。寻转始州刺史。十四年卒，谥曰肃。

钱九陇，本晋陵人也，父在陈为境上所获，没为皇家隶人。九陇善骑射，高祖信爱之，常置左右。义兵起，以军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及克京城，拜左监门郎将。从平薛仁果、刘武周，以前后战功累授右武卫将军。其后从太宗擒获窦建德，平王世充；从隐太子讨刘黑闥于魏州，力战破贼，策勋为最。累封郇国公，仍以本官为苑游将军。贞观初，出为眉州刺史，再迁右监门大将军。十二年，改封郇国公，加食庐州实封六百户。寻卒，赠左武卫大将军、潭州都督，谥曰勇，陪葬献陵。

樊兴者，本安陆人也，父犯罪，配没为皇家隶人。兴从平京城，累除右监门将军。又从太宗破薛举，平王世充、窦建德，积战功，累封营国公，赐物二千段、黄金三十铤。寻坐事削爵。

贞观六年，陵州獠反，兴率兵讨之，拜左骁卫将军。又从特进李靖击吐谷浑，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坐迟留不赴军期，又士卒多死，死亡甲仗，以勋减死。久之，累拜左监门大将军，封襄城郡公。太宗之征辽东，以兴忠谨，令副司空房玄龄，留守京师。俄又检校右武候将军。永徽初卒，赠左武候大将军、洪州都督，陪葬献陵。

公孙武达者，雍州栌阳人也。少有膂力，称为豪侠。在隋为骁果。武德初，至长春宫请谒太宗，从讨刘武周，力战，功居最。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累迁秦王府右三军骠骑，封清水县公。贞观初，检校右监门将军，寻除肃州刺史。岁余，突厥数千骑、辐重万余人入侵肃州，欲南入吐谷浑。武达领二千人与其精锐相遇，力战，虏稍却，急攻之，遂大溃，挤之于张掖河。又命军士于上流以 伐渡兵，击其余众，贼半济，两岸夹攻之，斩溺略尽。玺书慰勉之，拜左监门将军。后又受诏击盐州叛突厥，武达引兵趋灵州，追及之。贼方渡河，见武达至，据河南岸。武达引兵击之，斩其渠帅可逻拔扈，余党几尽。进封东莱郡公。永徽中，累授右武卫大将军。及卒，高宗废朝举哀，赠荆州都督，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谥曰壮。

庞卿恽者，并州太原人。从太宗讨隐太子有功，累拜右骁卫将军，封邾国公。寻卒，追封濮国公。

子同善，官至右金吾大将军。同善子承宗，开元初，为太子宾客。

张长逊，雍州栌阳人也。隋代为里长，平陈有功，累至五原郡通守。及天下乱，遂附于突厥，号长逊为割利特勒。及义旗建，长逊以郡降，授五原太守，寻除丰州总管。是时梁师都、薛举请兵于突厥，欲令渡河。长逊知之，伪为诏书与莫贺咄设，示知其谋。突厥乃拒

师都等使，高祖嘉之。武德元年，敕右武侯骠骑将军高静致币于始毕可汗，路经丰州，会可汗死，敕于所到处纳库。突厥闻而大怒，欲南渡。长逊乃遣高静出塞，申国家贖赠之礼，突厥乃引还。及征薛举，长逊不待命而至，以功授丰州总管，进封巴国公，赐以锦袍金甲。是时言事者以长逊久居丰州，与突厥连结；长逊惧，请入朝，拜右武侯将军，徙封息国公，赐以宫人、彩物千余段。会有疾，车驾亲幸其第。及窦轨率巴蜀兵击王世充，以长逊检校益州行台左仆射，历遂、夔二州总管，所在皆有惠政。贞观十一年卒。

李安远者，夏州朔方人也。隋云州刺史彻子也。家富于财，少从博徒不逞，晚始折节读书，敬慕士友。袭父爵城阳公。与王珪友善。大业初，珪坐叔颇当配流，安远为之营护，免。后为正平令。及义兵攻绛郡，安远与通守陈叔达婴城自守。城陷，高祖与安远有旧，驰至其宅抚慰之，引与同食。拜右翊卫统军，封正平县公。武德元年，授右武卫大将军。从太宗征伐，特蒙恩泽，累战功，改封广德郡公。又使于吐谷浑，与敦和好，于是吐谷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安远之功也。后隐太子建成潜引以为党援，安远固拒之，由是太宗益加亲信。贞观初，历潞州都督、怀州刺史。历任颇有声绩，然伤于严急，时论少之。七年卒，追赠凉州都督，谥曰密。十三年，追封为遂安郡公。

史臣曰：裴寂历任仕隋，官至为宫监，总子女玉帛之务，据仓廩兵甲之饶，喜博戏之利苟多，启举义之谋为首。谒岳神以徼福，始彰不逞之心；留贵妃以经宿，终昧为臣之道。居第一之位，乏在三之规。恃高祖之旧恩，致文静之极法。终归四罪，尚保再生，幸也。文静奋纵横之略，立缔构之功，罔思宠辱之机，过为轻躁之行，未及封而祸也，惜哉！凡关佐命，爰第实封，小大不遗，贤愚自劝，太宗之行赏也，明矣！

赞曰：风云初合，共竭智力。势利既分，遽变仇敌。

列传第八

唐俭 长孙顺德 刘弘基 殷峤 刘政会 柴绍
平阳公主 马三宝附 武士璲 长兄士稜 次兄士逸

唐俭，字茂约，并州晋阳人，北齐尚书左仆射邕之孙也。父鉴，隋戎州刺史。俭落拓不拘规检，然事亲颇以孝闻。初，鉴与高祖有旧，同领禁卫。高祖在太原留守，俭与太宗周密，俭从容说太宗以隋室昏乱，天下可图。太宗白高祖，乃召入，密访时事。俭曰：“明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在图牒，天下属望，非在今朝。若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东收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愿弘达节，以顺群望，则汤、武之业不远。”高祖曰：“汤、武之事，非所庶几。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及开大将军府，授俭记室参军。太宗为渭北道行军元帅，以俭为司马。平京城，加光禄大夫、相国府记室，封晋昌郡公。武德元年，除内史舍人，寻迁中书侍郎，特加授散骑常侍。

王行本守蒲州城不降，敕工部尚书独孤怀恩率兵屯于其东，以经略之。寻又夏县人吕崇茂以城叛，降于刘武周，高祖遣永安王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等率兵讨之。时俭使至军所，属武周遣兵援崇茂，俭与孝基、筠等并为所获。初，怀恩屯兵蒲州，与其属元君实谋反，时君实亦陷于贼中，与俭同被拘执，乃谓俭曰：“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

乱。’独孤尚书近者欲举兵图事，迟疑之间，遂至今日，岂不由不断耶？”俄而怀恩脱身得还，仍令依前屯守，君实又谓俭曰：“独孤尚书今遂拔难得还，复在蒲州屯守，可谓王者不死。”俭闻之，惧怀恩为逆，乃密令亲信刘世让以怀恩之谋奏闻。适遇王行本以蒲州归降，高祖将入其城，浮舟至中流，世让谒见，高祖读奏，大惊曰：“岂非天命也！”回舟而归，分捕反者按验之，怀恩自缢，余党伏诛。俄而太宗击破武周部将宋金刚，追至太原，武周惧而北走，俭乃封其府库，收兵甲，以待太宗。高祖嘉俭身没虏庭，心存朝阙，复旧官，仍为并州道安抚大使，以便宜从事，并赐独孤怀恩田宅货财等。使还，拜礼部尚书，授天策府长史，兼检校黄门侍郎，封莒国公，与功臣等元勋恕一死，仍除遂州都督，食绵州实封六百户，图形凌烟阁。

贞观初，使于突厥，说诱之，因以隋萧后及杨正道以归。太宗谓俭曰：“卿观颉利可图否？”对曰：“衔国威恩，亦可望获。”遂令俭驰传至虏庭，示之威信。颉利部落欢然定归款之计，因而兵众弛懈。李靖率轻骑掩袭破之，颉利北走，俭脱身而还。岁余，授民部尚书。后从幸洛阳苑射猛兽，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发，殪四豕，有雄彘突及马镫，俭投马搏之，太宗拔剑断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对曰：“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太宗纳之，因为罢猎。寻加光禄大夫，又特令其子善识尚豫章公主。俭在官每盛修肴饌，与亲宾纵酒为乐，未尝以职务留意。又尝托盐州刺史张臣合收其私羊，为御史所劾，以旧恩免罪，贬授光禄大夫。永徽初，致仕于家，加特进。显庆元年卒，年七十八。高宗为之举哀，罢朝三日，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贖布帛一千段、粟一

千石，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谥曰襄，官为立碑。

俭少子观，最知名，官至河西令，有文集三卷。俭孙从心，神龙中，以子峻娶太平公主女，官至殿中监。峻，先天中为太常少卿，坐与太平连谋，伏诛。

长孙顺德，文德顺圣皇后之族叔也。祖澄，周秦州刺史。父愷，隋开府。顺德仕隋右勋卫，避辽东之役，逃匿于太原，深为高祖、太宗所亲委。时群盗并起，郡县各募兵为备。太宗外以讨贼为名，因令顺德与刘弘基等召募，旬月之间，众至万余人，结营于郭下，遂诛王威、高君雅等。义兵起，拜统军。从平霍邑，破临汾，下绛郡，俱有战功。寻与刘文静击屈突通于潼关，每战摧锋。及通将奔洛阳，顺德追及于桃林，执通归京师，仍略定陕县。高祖即位，拜左骁卫大将军，封薛国公。武德九年，与秦叔宝等讨建成余党于玄武门。太宗践祚，真食千二百户，特赐以宫女，每宿内省。

后，顺德监奴，受人馈绢事发，太宗谓近臣曰：“顺德地居外戚，功即元勋，位高爵厚，足称富贵。若能勤览古今，以自鉴诫，弘益我国家者，朕当与之同有府库耳。何乃不遵名节，而贪冒发闻乎！”然惜其功，不忍加罪，遂于殿庭赐绢数十匹，以愧其心。大理少卿胡演进曰：“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恕，奈何又赐之绢？”太宗曰：“人生性灵，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寻坐与李孝常交通除名。岁余，太宗阅功臣图，见顺德之像，闵然怜之，遣宇文士及视其所为，见顺德颓然而醉，论者以为达命。召拜泽州刺史，复其爵邑。顺德素多放纵，不遵法度，及此折节为政，号为明肃。先是，长吏多受百姓馈饷，顺德纠擿，一无所容，称为良牧。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寻又坐事免。发疾，太宗闻而鄙之，谓房玄龄曰：

“顺德无慷慨之节，多儿女之情，今有此疾，何足问也！”未几而卒，太宗为之罢朝，遣使吊祭，赠荆州都督，谥曰襄。贞观十三年，追改封为邳国公。永徽五年，重赠开府仪同三司。

刘弘基，雍州池阳人也。父升，隋河州刺史。弘基少落拓，交通轻侠，不事家产，以父廕为右勋侍。大业末，尝从炀帝征辽东，家贫不能自致，行至汾阴，度已后期当斩，计无所出，遂与同旅屠牛，潜讽吏捕之，系于县狱，岁余，竟以赎论。事解亡命，盗马以供衣食，因至太原。会高祖镇太原，遂自结托，又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由是大蒙亲礼，出则连骑，入同卧起。义兵将举，弘基召募得二千人。王威、高君雅欲为变，高祖伏弘基及长孙顺德于 事之后，弘基因麾左右执威等。又从太宗攻下西河。义军次贾胡堡，与隋将宋老生战，破之，进攻霍邑。老生率众阵于城外，弘基从太宗击之，老生败走，弃马投堑，弘基下斩其首，拜右光禄大夫。师至河东，弘基以兵千人先济河，进下冯翊，为渭北道大使，得便宜从事，以殷开山为副。西略地扶风，有众六万。南渡渭水，屯于长安故城，威声大振，耀军金光门。卫文升遣兵来战，弘基逆击走之，擒甲士千余人、马数百匹。时诸军未至，弘基先至，一战而捷。高祖大悦，赐马二十匹。及破京城，功为第一。从太宗击薛举于扶风，破之，追奔至陇山而返。累拜右领都督，封河间郡公。又从太宗经略东都，战于瓌珞门外，破之。师旋，弘基为殿。隋将段达、张志陈于三王陵，弘基击败之。武德元年，拜右骁卫大将军，以元谋之勋，恕其一死，领行军左一总管。又从太宗讨薛举。时太宗以疾顿于高墉城，弘基、刘文静等与举接战于浅水原，王师不利，八总管咸败；唯弘基一军尽力苦斗，矢尽，为举所获。高祖嘉其临难不屈，赐其家粟帛甚厚。仁杲平，得归，复其官爵。会宋金刚陷太原，遣弘基屯晋州。裴寂为宋

金刚所败，人情崩骇，莫有固志。金刚以兵造城下，弘基不能守，复陷于贼。俄得逃归，高祖慰谕之，授左一总管。从太宗屯于柏壁，率兵二千自隰州趋西河，断贼归路。时贼锋甚劲，弘基坚壁，不能进。及金刚遁，弘基率骑邀之，至于介休，与太宗会，追击大破之。累封任国公。寻从击刘黑闥于洛州，师旋，授秉钺将军。会突厥入寇，弘基率步骑一万，自豳州北界东拒子午岭，西接临泾，修营障塞，副淮安王神通，备胡寇于北鄙。九年，以佐命功，真食九百户。

太宗即位，顾待益隆。李孝常、长孙安业之谋逆也，坐与交游除名。岁余，起为易州刺史，复其封爵，征拜卫尉卿。九年，改封夔国公，世袭朗州刺史，例停不行。后以年老乞骸骨，授辅国大将军，朝朔望，禄赐同于职事。太宗征辽东，以弘基为前军大总管。从击高延寿于驻跸山，力战有功，太宗屡加劳勉。永徽元年加实封通前一千一百户。其年卒，年六十九。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仍为立碑，谥曰襄。弘基遗令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顷，谓所亲曰：“若贤，固不藉多财；不贤，守此可以免饥冻。”余财悉以散施。

子仁实袭，官至左典戎卫郎将。从子仁景，神龙初，官至司农卿。

殷峤，字开山，雍州郿县人，陈司农卿不害孙也。其先本居陈郡，陈亡，徙关中。父僧首，隋秘书丞，有名于世。峤少以学行见称，尤工尺牍。仕隋太谷长，有治名。义兵起，召补大将军府掾，参预谋略，授心腹之寄，累以军功拜光禄大夫。从隐太子攻克西河。太宗为渭北道元帅，引为长史。时关中群盗往往聚结，众无适从，令峤招慰之，所至皆下。又与统军刘弘基率兵六万屯长安故城，隋将卫孝节自金光门出战，峤与弘

基击破之。京城平，赐爵陈郡公，迁丞相府掾。寻授吏部侍郎。从击薛举，为元帅府司马。时太宗有疾，委军于刘文静，诫之曰：“贼众远来，利在急战，难与争锋。且宜持久，待粮尽，然后可图。”峽退谓文静曰：“王体不安，虑公不济，故发此言。宜因机破贼，何乃以勅敌遗王也！”久之，言于文静曰：“王不豫，恐贼轻我，请耀武以威之。”遂陈兵于折墪，为举所乘，军乃大败。峽坐减死除名。后从平薛仁果，复其爵位。武德二年，兼陕东道大行台兵部尚书，迁吏部尚书。从太宗讨平王世充，以功进爵郟国公。复从征刘黑闥，道病卒。太宗亲临丧，哭之甚恻，赠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谥曰节。贞观十四年，诏与赠司空、淮安王神通，赠司空、河间王孝恭，赠民部尚书刘政会，俱以佐命功配飨高祖庙庭。十七年，又与长孙无忌、唐俭、长孙顺德、刘弘基、刘政会、柴绍等十七人，俱图其形于凌烟阁。永徽五年，追赠司空。

峽从祖弟闻礼，有文学，武德中，为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闻礼子仲容，亦知名，则天深爱其才。官至申州刺史。

刘政会，滑州胙城人也。祖环隼，北齐中书侍郎。政会，隋大业中为太原鹰扬府司马。高祖为太原留守，政会率兵隶于麾下。太宗与刘文静谋起义兵，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独怀猜贰。后数日，将大会于晋祠，威与君雅谋危高祖。有人以白，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诛之，因遣政会为急变之书，诣留守告威等二人谋反。是日，高祖与威、君雅同坐视事，文静引政会入，至庭中，云有密状，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令视之，政会不肯，曰：“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省之耳。”君雅攘袂大呼曰：“此是反人，欲杀我也！”时太宗已列兵马布于街巷，文静因令左右引威等囚于别室。既拘威等，竟得举兵，政会之功也。

大将军府建，引为户曹参军。从平长安，除丞相府掾。武德初，授卫尉少卿，留守太原。政会内辑军士，外和戎狄，远近莫不悦服。寻而刘武周进逼并州，晋阳豪右薛深等以城应贼，政会为贼所擒，于贼中密表论武周形势。贼平，复其官爵。历刑部尚书、光禄卿，封邢国公。贞观初，累转洪州都督，赐实封三百户。九年卒，太宗手敕曰：“举义之日，实有殊功，所葬并宜优厚。”赠民部尚书，谥曰襄。后与殷开山同配飨高祖庙庭。

子玄意袭爵，改封渝国公，尚南平公主，授驸马都尉。高宗时为汝州刺史。次子奇，长寿中为天官侍郎，为酷吏所陷也。

柴绍，字嗣昌，晋州临汾人也。祖烈，周骠骑大将军，历遂、梁二州刺史，封冠军县公。父慎，隋太子右内率，封钜鹿郡公。绍幼趯捷有勇力，任侠闻于关中。少补隋元德太子千牛备身。高祖微时，妻之以女，即平阳公主也。

义旗建，绍自京间路趣太原。时建成、元吉自河东往，会于道，建成谋于绍曰：“追书甚急，恐已起事。隋郡县连城千有余里，中间偷路，势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贼，权以自济。”绍曰：“不可。追既急，宜速去，虽稍辛苦，终当获全。若投小贼，知君唐公之子，执以为功，徒然死耳。”建成从之，遂共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已起义，于是相贺，以绍之计为得。授右领军大都督府长史。大军发晋阳，兼领马军总管。将至霍邑，绍先至城下，察宋老生形势，白曰：“老生有匹夫之勇，我师若到，必来出战，战则成擒矣。”及义师至，老生果出，绍力战有功。下临汾，平绛郡，并先登陷阵，授右光禄大夫。隋将桑显和来击，孙华率精锐渡河以援之，绍引军直掩其背，与史大奈合势击之，显和大败，因与诸将进下京城。武德元年，累迁左翊卫大将军。寻从太宗平薛举，破宋金刚，攻平王世充于洛阳，擒窦建德于武牢，封霍国公，赐实封千二百户，转右

骁卫大将军。吐谷浑与党项俱来寇边，命绍讨之。虜据高临下，射绍军中，矢下如雨。绍乃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虜异之，驻弓矢而相与聚观。绍见虜阵不整，密使精骑自后击之，虜大溃，斩首五百余级。贞观元年，拜右卫大将军。二年，击梁师都于夏州，平之。转左卫大将军，出为华州刺史。七年，加镇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改封谯国公。十二年，寝疾，太宗亲自临问。寻卒，赠荆州都督，谥曰襄。

平阳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义兵将起，公主与绍并在长安，遣使密召之。绍谓公主曰：“尊公将扫清多难，绍欲迎接义旗；同去则不可，独行恐罹后患，为计若何？”公主曰：“君宜速去。我一妇人，临时易可藏隐，当别自为计矣。”绍即间行赴太原。公主乃归鄠县庄所，遂散家资，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起兵以应高祖。时有胡贼何潘仁聚众于司竹园，自称总管，未有所属。公主遣家僮马三宝说以利害，潘仁攻鄠县，陷之。三宝又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各率众数千人来会。时京师留守频遣军讨公主，三宝、潘仁屡挫其锋。公主掠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无得侵掠，故远近奔赴者甚众，得兵七万人。公主令间使以闻，高祖大悦。及义军渡河，遣绍将数百骑趋华阴，傍南山以迎公主。时公主引精兵万余与太宗军会于渭北，与绍各置幕府，俱围京城，营中号曰“娘子军”。京城平，封为平阳公主，以独有军功，每赏赐异于他主。六年，薨。及将葬，诏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高祖曰：“鼓吹，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旗，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周之文母，列于十乱；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所匹也。何得无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绩；仍令所司按谥法“明德有功曰昭”，

谥公主为昭。

子哲威，历右屯营将军，袭爵谯国公。坐弟令武谋反，徙岭南。起为交州都督，卒官。令武尚巴陵公主，累除太仆少卿、卫州刺史，封襄阳郡公。永徽中，坐与公主及房遗爱谋反，遣使收之。行至华阴，自杀，仍戮其尸。公主赐死。

马三宝，初以平京城功，拜太子监门率。别击叛胡刘拔真于北山，破之。又从平薛仁果，迁左骁卫将军。复从柴绍击吐谷浑于岷州，先锋陷阵，斩其名王，前后虏男女数千口，累封新兴县公。尝从幸司竹，高祖顾谓三宝曰：“是汝建英雄之处，卫青大不恶！”累除左骁卫大将军。贞观三年卒。太宗为之废朝，谥曰忠。

武士鹞，并州文水人也。家富于财，颇好交结。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时盗贼蜂起，士鹞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高祖谓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及义兵将起，高祖募人，遣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分统之。王威、高君雅阴谓士鹞曰：“弘基等皆背征三卫，所犯当死，安得领兵？吾欲禁身推覈。”士鹞曰：“此并唐公之客也，若尔，便大纷纭。”威等由是疑而不发。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欲劝威等鞫问募人之状，士鹞谓德平曰：“讨捕之兵，总隶唐公。王威、高君雅等，并寄坐耳，彼何能为！”德平遂止。义旗起，以士鹞为大将军府铠曹。从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初为义师将起，士鹞不预知，及平京师，乃自说云：“尝梦高祖入西京，升为天子。”高祖晒之曰：“汝王威之党也。以汝能谏止弘基等，微心可录，故加酬效；今见事成，乃说迂诞而取媚也？”武德中，累迁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又历利州、荊州都督。贞观九年卒官，赠礼部尚书，谥曰定。

显庆元年，以后父累赠司徒，改封周国公。咸亨中，又赠太尉、太原王，特诏配飨高祖庙庭，列在功臣之上。孙承嗣，事在《外戚传》。

鹞长兄士稜，性恭顺，勤于稼穡。从起义，官至司农少卿，封宣城县公。常居苑中，委以农圃之事。贞观中卒，赠潭州都督。

次兄士逸，亦有战功，武德初，为齐王府户曹，赐爵安陆县公。从齐王镇并州，为刘武周所获，于贼中密令人诣京师，陈武周可图之计。及武周平，甚见慰勉，累授益州行台左丞。数陈时政得失，高祖每嘉纳之。贞观初，为韶州刺史，卒。

史臣曰：唐俭委质义旗之下，立功草昧之初，被拘虏庭，脱高祖蒲州之急；侍猎苑囿，谏太宗马上之言，可谓纯臣矣。顺德佐命立功，理郡著明肃之政；弘基临难不屈，陷阵多克捷之勋。殷峤、刘政会、柴嗣昌并在太原，首预举义，从微至著，善始令终。马三宝出厮养之徒，处将军之位，亦马之善走者也。武士鹞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

赞曰：茂约忠纯，顺德功勋。弘基六士，义合风云。

列传第九

屈突通 子寿 少子诠 诠子仲翔 任瑰 丘和 子行恭
 行恭子神勳 许绍 孙力士 力士子钦寂 钦明 绍次子智仁
 少子圉师 李袭志 弟袭誉 子怀俨 姜暮 子行本
 行本子简 简子晞 简弟柔远 柔远子皎 晦 皎男庆初

屈突通，雍州长安人。父长卿，周邛州刺史。通性刚毅，志尚忠孝，检身清正，好武略，善骑射。开皇中，为亲卫大都督，文帝遣通往陇西检覆群牧，得隐藏马二万余匹。文帝盛怒，将斩太仆卿慕容悉达及诸监官千五百人，通谏曰：“人命至重，死不再生，陛下至仁至圣，子育群下，岂容以畜产之故，而戮千有余人？愚臣狂狷，辄以死请。”文帝嗔目叱之，通又顿首曰：“臣一身如死，望免千余人命。”帝寤，曰：“朕之不明，以于是。感卿此意，良用恻然。今从所请，以旌谏诤。”悉达等竟以减死论。由是渐见委信，擢为右武候车骑将军。奉公正直，虽亲戚犯法，无所纵舍。时通弟盖为长安令，亦以严整知名。时人为之语曰：“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盖，宁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为人所忌惮如此。及文帝崩，炀帝遣通以诏征汉王谅。先是，文帝与谅有密约曰：“若玺书召汝，于敕字之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及发书无验，谅觉变，诘通，通占对无所屈，竟得归长安。大业中，累转左骁卫大将军。时秦、陇盗贼蜂起，以通为关内讨捕大使。有安定人刘迦论举兵反，据雕阴郡，僭号建元，署置百官，有众十

余万。稽胡首领刘鹞子聚众与迦论相影响。通发关中兵击之，师临安定，初不与战，军中以通为怯，通乃扬声旋师而潜入上郡。迦论不之觉，遂进兵南寇，去通七十里而舍，分兵掠诸城邑。通候其无备，简精甲夜袭之，贼众大溃，斩迦论并首级万余，于上郡南山筑为京观，虏男女数万口而还。

炆帝幸江都，令通镇长安。义兵起，代王遣通进屯河东。既而义师济河，大破通将桑显和于饮马泉，永丰仓又为义师所克。通大惧，留鹰扬郎将尧君素守河东，将自武关趋蓝田以赴长安。军至潼关，为刘文静所遏，不得进，相持月余。通又令显和夜袭文静，诘朝大战，义军不利。显和纵兵破二栅，惟文静一栅独存，显和兵复入栅而战者往覆数焉。文静为流矢所中，义军气夺，垂至于败。显和以兵疲，传餐而食，文静因得分兵以实二栅。又有游军数百骑自南山来击其背，三栅之兵复大呼而出，表里齐奋，显和军溃，仅以身免。悉虏其众，通势弥蹙。或说通归降，通泣曰：“吾蒙国重恩，历事两主，受人厚禄，安可逃难？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人一刀耳！”劳勉将士，未尝不流涕，人亦以此怀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命斩之。通闻京师平，家属尽没，乃留显和镇潼关，率兵东下，将趋洛阳。通适进路，而显和降于刘文静。遣副将窦琮、段志玄等率精骑与显和追之，及于稠桑。通结阵以自固，窦琮纵通子寿令往谕之。通大呼曰：“昔与汝为父子，今与汝为仇讎。”命左右射之。显和呼其众曰：“京师陷矣，汝并关西人，欲何所去？”众皆释仗。通知不免，乃下马东南向再拜号哭，曰：“臣力屈兵败，不负陛下，天地神祇，实所鉴察。”遂擒通送于长安。高祖谓曰：“何相见晚耶？”通泣对曰：“通不能尽人臣之节，力屈而至，为本朝之辱，以愧代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释之，授兵部尚书，封蒋

国公，仍为太宗行军元帅长史。

从平薛举，时珍物山积，诸将皆争取之，通独无所犯。高祖闻而谓曰：“公清正奉国，著自终始，名下定不虚也。”特赐金银六百两、彩物一千段。寻以本官判陕东道行台仆射，复从太宗讨王世充。时通有二子并在洛阳，高祖谓通曰：“东征之事，今以相属，其如两子何？”通对曰：“臣以老朽，诚不足以当重任。但自惟畴昔，执就军门，至尊释其縲囚，加之恩礼，既不能死，实荷再生。当此之时，心口相誓，暗以身命奉许国家久矣。今此行臣愿先驱，两儿若死，自是其命，终不以私害义。”高祖叹息曰：“徇义之夫，一至于此！”及大兵围洛阳，窦建德且至，太宗中分麾下以属通，令与齐王元吉围守洛阳。世充平，通功为第一，寻拜陕东大行台右仆射，镇于洛阳。数岁，征拜刑部尚书，通自以不习文法，固辞之，转工部尚书。隐太子之诛也，通复检校行台仆射，驰镇洛阳。贞观元年，行台废，授洛州都督，赐实封六百户，加左光禄大夫。明年，卒，年七十二。太宗痛惜久之，赠尚书右仆射，谥曰忠。子寿袭爵。太宗幸洛阳宫，思通忠节，拜其少子诠果毅都尉，赐束帛以恤其家焉。十七年，诏图形于凌烟阁。二十三年，与房玄龄配飨太宗庙庭。永徽五年，重赠司空。诠官至瀛州刺史。诠子仲翔，神龙中亦为瀛州刺史。

任瑰，字玮，庐州合肥人，陈镇东大将军蛮奴弟之子也。父七宝，仕陈定远太守。瑰早孤，蛮奴爱之，情逾己子，每称曰：“吾子侄虽多，并佣保耳，门户所寄，惟在于瑰。”年十九，试守灵溪令。俄迁衡州司马，都督王勇甚敬异之，委以州府之务。属隋师灭陈，瑰劝勇据岭南，求陈氏子孙立以为帝；勇不能用，以岭外降隋，瑰乃弃官而去。仁寿中，为韩城尉，俄又罢职。

及高祖讨捕于汾、晋，瑰谒高祖于辕门，承制为河东县户曹。高祖将之晋阳，留隐太子建成以托于瑰。义师起，瑰至龙门谒见。高祖谓之曰：“隋氏失驭，天下沸腾。吾忝以外戚，属当重寄，不可坐观时变。晋阳是用武之地，士马精强，今率骁雄以匡国难。卿将家子，深有智谋，观吾此举，将为济否？”瑰曰：“后主残酷无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闻拯乱。公天纵神武，亲举义师，所下城邑，秋毫无犯，军令严明，将士用命。关中所在蜂起，惟待义兵。仗大顺，从众欲，何忧不济？瑰在冯翊积年，人情谙练，愿为一介之使，衔命入关，同州已东，必当款伏。于梁山船济，直指韩城，进逼郃阳，分取朝邑。且萧造文吏，本无武略，仰惧威灵，理当自下；孙华诸贼，未有适从，必当相率而至。然后鼓行整众，入据永丰，虽未得京城，关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银青光禄大夫，遣陈演寿、史大奈领步骑六千，趋梁山渡河，使瑰及薛献为招慰大使。高祖谓演寿曰：“阌外之事，宜与任瑰筹之。”孙华、白玄度等闻兵且至，果竞来降，并具舟于河，师遂利涉。瑰说下韩城县，与诸将进击饮马泉，破之，拜左光禄大夫，留守永丰仓。

高祖即位，改授谷州刺史。王世充数率众攻新安，瑰拒战破之，以功累封管国公。太宗率师讨世充，瑰从至邙山，使检校水运以供饷馈。关东初定，持节为河南道安抚大使。世充弟辩为徐州行台尚书令，率所部诣瑰降。瑰至宋州，属徐圆朗据兖州反，曹、戴诸州咸应之。副使柳浚劝瑰退保汴州，瑰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将居边甚久，自当有计，非公所知。”圆朗俄又攻陷楚丘，引兵将围虞城，瑰遣崔枢、张公谨自鄆陵领诸州豪右质子百余人守虞城以拒贼。浚又谏曰：“枢与公谨并世充之将，又诸州质子父兄皆反，此必为变。”瑰不答。枢至，

则分配质子，并与土人合队居守。贼既稍近，质子有叛者，枢因斩其队帅。城中人惧曰：“质子父兄悉来为贼，贼之子弟安可守城？”枢因纵诸队各杀质子，梟首于门外，遣使报瑰。瑰阳怒曰：“遣将去者，欲招慰耳，何罪而杀之？”退谓浚曰：“固知崔枢办之。既遣县人杀贼质子，冤隙已大，吾何患焉？”枢果拒却圆朗。事平，迁徐州总管，仍为大使。

瑰选补官吏，颇私亲故，或依倚其势，多所求纳，瑰知而不禁；又，妻刘氏妒悍无礼，为世所讥。及辅公祐平，拜邢州都督。隐太子之诛也，瑰弟璨，时为典膳监，瑰坐左迁通州都督。贞观三年卒。

丘和，河南洛阳人也。父寿，魏镇东将军。和少便弓马，重气任侠。及长，始折节，与物无忤，无贵贱皆爱之。周为开府仪同三司。入隋，累迁右武卫将军，封平城郡公。汉王谅之反也，以和为蒲州刺史。谅使兵士服妇人服，戴羃旃，奄至城中，和脱身而免，由是除名。时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倾心附之，又以发武陵公元冑罪，拜代州刺史。属炀帝北巡过代州，和献食甚精，及至朔州，刺史杨廓独无所献，帝不悦，而宇文述又盛称之，乃以和为博陵太守，仍令杨廓至博陵观和为式。及驾至博陵，和上食又丰，帝益称之。由是所幸处献食者竞为华侈。和在郡善抚吏士，甚得欢心，寻迁天水郡守。大业末，以海南僻远，吏多侵渔，百姓咸怨，数为乱逆，于是选淳良太守以抚之。黄门侍郎裴矩奏言：“丘和历居二郡，皆以惠政著闻，宽而不扰。”炀帝从之，遣和为交趾太守。既至，抚诸豪杰，甚得蛮夷之心。

会炀帝为化及所弑，鸿胪卿宁长真以郁林、始安之地附于萧铣；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各遣人召之，和初未知隋亡，皆不就。林邑之西诸国，并遣遗和明

珠、文犀、金宝之物，富埒王者。铣利之，遣长真率百越之众渡海侵和，和遣高士廉率交、爰首领击之，长真退走，境内获全，郡中树碑颂德。会旧骁果从江都还者，审知隋灭，遂以州从铣。及铣平，和以海南之地归国。诏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国、谭国公、交州总管。和遣司马高士廉奉表请入朝，诏许之。高祖遣其子师利迎之。及谒见，高祖为之兴，引入卧内，语及平生，甚欢，奏《九部乐》以飨之，拜左武侯大将军。和时年已衰老，乃拜稷州刺史，以是本乡，令自怡养。九年，除特进。贞观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赠荆州总管，谥曰襄，赐东园秘器，陪葬献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惟行恭知名。

行恭善骑射，勇敢绝伦。大业末，与兄师利聚兵于岐、雍间。有众一万，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群盗不敢入境。初，原州奴贼数万人围扶风，郡太守窦璡坚守，经数月，贼中食尽，野无所掠，众多离散，投行恭者千余骑。行恭遣其酋渠说诸奴贼共迎义军。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负米麦，持牛酒，自诣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其众曰：“汝等并是好人，何因事奴为主，使天下号为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率其众与师利共谒太宗于渭北，拜光禄大夫。从平京城，讨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皆立殊勋，授左一府骠骑，赏赐甚厚。隐太子之诛也，行恭以功迁左卫将军。贞观中，坐与嫡兄争葬所生母，为法司所劾，除名。因从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累除右武侯将军。高宗嗣位，历迁右武侯大将军、冀陕二州刺史。寻请致仕，拜光禄大夫。麟德二年卒，年八十。赠荆州都督，谥曰襄，赐温明秘器，陪葬昭陵。

行恭性严酷，所在僚列皆慑惮之，数坐事解免。太宗每思其功，不逾时月复其官。初，从讨王世充，会战于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虚实强弱，乃与数十骑冲之，直出其后，众皆披靡，

莫敢当其锋，所杀伤甚众。既而限以长堤，与诸骑相失，惟行恭独从。寻有劲骑数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马；行恭乃回骑射之，发无不中，余贼不敢复前。然后下马拔箭，以其所乘马进太宗。行恭于御马前步执长刀，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

子神勣，嗣圣元年，为左金吾将军，则天使于巴州，害章怀太子，既而归罪于神勣，左迁叠州刺史。寻复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深见亲委。尝受诏鞠狱，与周兴、来俊臣等俱号为酷吏。寻以罪伏诛。神龙初，禁锢其子孙。

和少子行掩，高宗时为少府监。

许绍，字嗣宗，本高阳人也，梁末徙于周，因家于安陆。祖弘，父法光，俱为楚州刺史。元皇帝为安州总管，故绍儿童时得与高祖同学，特相友爱。大业末，为夷陵郡通守。是时盗贼竞起，绍保全郡境，流户自归者数十万口，开仓赈给，甚得人心。及江都弑逆，绍率郡人大临三日，仍以郡遥属越王侗。王世充篡位，乃率黔安、武陵、澧阳等诸郡遣使归国，授硤州刺史，封安陆郡公。高祖降敕书曰：“昔在子衿，同游庠序，博士吴琰，其妻姓仇，追想此时，宛然心目，荏苒岁月，遂成累纪。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莅岳州；渡辽之时，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阔，累叶同之，其间游处，触事可想。虽卢绛与刘邦同里，吴质共曹丕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称焉！而公追视席之旧欢，存通家之曩好，明鉴去就之理，洞识成败之机。爰自荆门，驰心绛阙，绥怀士庶，纠合宾僚，逾越江山，远申诚款。览此忠至，弥以慰怀。”及萧铣将董景珍以长沙来降，命绍率兵应之。以破铣功，拜其子智仁为温州刺史，委以招慰。时萧铣遣其将杨道生围硤州，绍纵兵击破之。铣又遣其将陈普环乘

大舰溯江入硤，与开州贼萧闳提规取巴蜀。绍遣智仁及录事参军李弘节、子婿张玄静追至西陵硤，大破之，生擒普环，收其船舰。江南岸有安蜀城，与硤州相对，次东有荆门城，皆险峻，铣并以兵镇守。绍遣智仁及李弘节攻荆门镇，破之。高祖大悦，下制褒美，许以便宜从事。绍与王世充、萧铣疆界连接，绍之士卒为贼所虏者，辄见杀害。绍执敌人，皆资给而遣之，贼感其义，不复侵掠，阖境获安。赵郡王孝恭之击萧铣也，复令绍督兵以图荆州，会卒于军，高祖闻而流涕。贞观中，赠荆州都督。嫡孙力士袭爵，官至洛州长史，卒。

子钦寂嗣，万岁登封年为夔州都督府长史。时契丹入寇，以钦寂兼龙山军讨击副使，军次崇州，战败被擒。其后，贼将围安东，令钦寂说属城之未下者。安东都督裴玄珪时在城下，钦寂谓之曰：“狂贼天殃，灭在朝夕，公但谨守励兵，以全忠节。”贼大怒，遂害之。则天下制褒美，赠蕲州刺史，谥曰忠。又授其子辅乾左监门卫中候，仍为海东慰劳使；令迎其丧柩，以礼改葬。辅乾，开元中官至光禄卿。

钦寂弟钦明，少以军功历左玉钤卫将军、安西大都护，封盐山郡公。万岁通天元年，授金紫光禄大夫、凉州都督。钦明尝出按部，突厥默啜率众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久之，力屈被执。贼将钦明至灵州城下，令说城中早降，钦明大呼曰：“贼中都无饮食，城内有美酱，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时，贼营处四面阻泥河，惟有一路得入，钦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简兵陈将，候夜掩袭，城中无悟其旨者，寻遇害。兄弟同年皆死王事，论者称之。

绍次子智仁，初，以父勋授温州刺史，封孝昌县公。寻继其父为硤州刺史，后历太仆少卿、凉州都督。贞观中卒。

绍少子圉师，有器干，博涉艺文，举进士。显庆二年，累

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三年，以修实录功封平恩县男，赐物三百段。四迁，龙朔中为左相。俄以子自然因猎射杀人，隐而不奏，又为李义府所挤，左迁虔州刺史。寻转相州刺史。政存宽惠，人吏刊石以颂之。尝有官吏犯脏事露，圉师不令推究，但赐清白诗以激之，犯者愧惧，遂改节为廉士，其宽厚如此。上元中，再迁户部尚书。仪凤四年卒，赠幽州都督，陪葬恭陵，谥曰简。

李袭志，字重光，本陇西狄道人也。五叶祖景避地安康，复称金州安康人也。周信州总管、安康郡公迁哲孙也。父敬猷，隋台州刺史、安康郡公。袭志，初任隋历始安郡丞。大业末，江外盗贼尤甚，袭志散家产，招募得三千人，以守郡城。时萧铣、林士弘、曹武彻等争来攻击，袭志固守久之。后闻宇文化及弑逆，乃集士庶举哀三日。有郡人劝袭志曰：“公累叶冠族，久临鄙郡，蛮夷畏威，士女悦服，虽曰隋臣，实我之君长。今江都篡逆，四海鼎沸，王号者非止一人，公宜因此时据有岭表，则百越之人皆拱手向化。追踪尉佗，亦千载一遇也。”袭志厉声曰：“吾世树忠贞，见危授命，今虽江都陷没，而宗社犹存，当与诸君戮力中原，共雪仇耻，岂可怙乱称兵，以图不义！吾宁蹈忠而死，不为逆节而求生。尉佗愚鄙无识，何足景慕？”于是欲斩劝者，从众议而止。袭志固守，经二年而无援，卒为萧铣所陷，铣署为工部尚书、检校桂州总管。武德初，高祖遣其子玄嗣赍书召之，袭志乃密说岭南首领随永平郡守李光度与之归国。高祖又令间使赍书谕袭志曰：“卿昔久在桂州，仍属隋室运终，四方圯绝，率众保境，未知所统。朕抚临天下，志在绥育，眷彼幽遐，思沾声教。况卿朕之宗姓，情异于常。家弟侄并立诚效公，又分遣首领，申谕诸州，情深奉国，甚副所望。卿之子弟，并据州县，俱展诚绩，每所嘉叹，不能已已。”

令并入属籍，著于宗正。”及萧铣平，江南道大使、赵郡王孝恭授袭志桂州总管。武德五年入朝，授柱国，封始安郡公，拜江州都督。及辅公祐反，又以袭志为水军总管讨平之，转桂州都督。袭志前后凡任桂州二十八载，政尚清简，岭外安之。后表请入朝，拜右光禄大夫、行汾州刺史致仕，卒于家。袭志弟袭誉。

袭誉，字茂实，少通敏，有识度。隋末为冠军府司兵。时阴世师辅代王为京师留守，所在盗贼蜂起，袭誉说世师遣兵据永丰仓，发粟以赈穷乏，出库物赏战士，移檄郡县，同心讨贼。世师不能用，乃求外出募山南士马，世师许之。既至汉中，会高祖定长安，召授太府少卿，封安康郡公，仍令与兄袭志附籍于宗正。太宗讨王世充，以袭誉为潞州总管。时突厥与国和亲，又通使于世充，袭誉掩击，悉斩之。因委令转运以馈大军。后历光禄卿、浦州刺史，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为江南道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袭誉乃引雷陂水，又筑勾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召拜太府卿。袭誉性严整，所在以威肃闻。凡获俸禄，必散之宗亲，其余资多写书而已。及从扬州罢职，经史遂盈数车。尝谓子孙曰：“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求官。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羨于人！”寻转凉州都督，加金紫光禄大夫，行同州刺史。坐在凉州阴憾番禾县丞刘武，杖而杀之，至是有司议当死，制除名，流于泉州，无几而卒。撰《五经妙言》四十卷、《江东记》三十卷、《忠孝图》二十卷。

兄子怀俨，颇以文才著名。历兰台侍郎，受制检校写四部书进内，以书有汙，左授郢州刺史。后卒于礼部侍郎。

姜抃，秦州上邽人。祖真，后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

州总管、建平郡公。抃，大业末为晋阳长，会高祖留守太原，见抃深器之。抃退谓所亲曰：“隋祚将亡，必有命世大才，以应图箃，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观之，必为拨乱之主。”由是深自结纳。及大将军府建，引为司功参军。从平霍邑，拔絳郡，监督大军济河。时兵士争渡，抃部勒诸军，自昏至晓，六军毕济。高祖称叹之。平京城，除相国兵曹参军，封长道县公。时薛举寇秦、陇，以抃西州之望，诏于陇右安抚，承制以便宜从事。抃将行，奏曰：“天人之望，诚有所归，愿早膺图箃，以宁兆庶。老夫犬马暮齿，恐先朝露，得一睹升紫殿，死无所恨。”高祖大悦。抃与窦轨出散关，下河池、汉阳二郡。军次长道，与薛举相遇，轨轻敌，为举所败。征抃还京，拜员外散骑常侍。及平薛仁果，拜抃秦州刺史，高祖谓曰：“衣锦还乡，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凉州之路，近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静之。”抃至州，抚以恩信，州人相谓曰：“吾辈复见太平官府矣。”盗贼悉来归首，士庶安之。寻转陇州刺史。七年，以老疾去职。贞观元年卒，赠岷州都督，谥曰安。

子行本，贞观中为将作大匠。太宗修九成、洛阳二宫，行本总领之，以勤济称旨，赏赐甚厚。有所游幸，未尝不从。又转左屯卫将军。时太宗选趨捷之士，衣五色袍，乘六闲马，直屯营以充仗内宿卫，名为“飞骑”，每游幸，即骑以从，分隶于行本。及高昌之役，以行本为行军副总管，率众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余里，依山造攻具。其处有班超纪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颂，陈国威德而去。遂与侯君集进平高昌，玺书劳之曰：“攻战之重，器械为先，将士属心，待以制敌。卿星言就路，躬事修营，干戈才动，梯冲暂临。三军勇士，因斯树绩；万里逋寇，用是克平。方之前古，岂足相况！”及还，进封金城郡公，赐物一百五十段、奴婢七十人。十七年，太宗将征高

丽，行本谏以为师未可动，太宗不从。行本从至盖牟城，中流矢卒。太宗赋诗以悼之，赠左卫大将军、郾国公，谥曰襄，陪葬昭陵。

子简嗣，永徽中，官至安北都护，卒。子晞嗣，开元初左散骑常侍。

简弟柔远，美姿容，善于敷奏。则天时，至左鹰扬卫将军、通事舍人、内供奉。

柔远子皎，长安中，累迁尚衣奉御。时玄宗在藩，见而悦之。皎察玄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寻出为润州长史。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监。数召入卧内，命之舍敬，曲侍宴私，与后妃连榻，间以击球斗鸡，常呼之为姜七而不名也。兼赐以宫女、名马及诸珍物不可胜数。玄宗又尝与皎在殿庭玩一嘉树，皎称其美，玄宗遽令徙植于其家，其宠遇如此。及窦怀贞等潜谋逆乱，玄宗将讨之，皎协赞谋议，以功拜殿中监，封楚国公，实封四百户。玄宗以皎在藩之旧，皎又有先见之明，欲宣布其事，乃下敕曰：

朕闻士之生代，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此其本也。若乃移孝成忠，策名委质。命有太山之重，义徇则为轻；草有疾风之力，节全则知劲。况君臣之相遇，而故旧之不遗乎！银青光禄大夫、殿中监、楚国公姜皎，簪绂联华，珪璋特秀。宽厚为量，体静而安仁；精微用心，理和而专直。往居藩邸，潜款风云，亦由彭祖之同书，子陵之共学。朕常游幸于外，至长杨、鄠杜之间，皎于此时与之累宿，私谓朕曰：“太上皇即登九五，王必为储副。”凡如此者数四，朕叱而后止。宁知非仆，虽玩于邓晨；可收护军，遂诃于硃祐。皎复言于朕兄弟及诸驸马等，因闻彻太上皇，太上皇遽奏于中宗孝和皇帝。寻遣嗣虢王邕等鞫问，皎保护无怠，辞意转坚。李通之讖记不言，

田叔之髡钳罔憚。仍为宗楚客、纪处讷等密奏，请投蛟炎荒。中宗特降恩私，左迁润州长史。谗邪每构，忠恳逾深，戴于朕躬，忧存王室。以为天且有命，预睹成龙之征；人而无礼，常怀逐鸟之志。游辞枉陷，旋罹贬斥；严宪将及，殆见诛夷。履危本于初心，遭险期于不贰，虽祸福之际昭然可图，而艰难之中是所繫赖。洎朕祗膺宝位，又共翦奸臣，拜以光宠，不忘撝挹，敬爱之极，神明所知。造膝则曾莫诡随，匪躬则动多规谏，补朕之阙，斯人孔臧。而悠悠之谈，嗷嗷妄作，丑正恶直，窃生于谤，考言询事，益亮其诚。昔汉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几于此。矧夫否当其悔，则灭宗毁族，朕负之必深；泰至其亨，则如山如河，朕酬之未补。岂流言之足听，而厚德之遂忘？谋始有之，图终可也。宜告示中外，咸令知悉。

寻迁太常卿，监修国史。弟晦，又历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兄弟当朝用事。侍中宋璟以其权宠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屡奏请稍抑损之。开元五年下敕曰：“西汉诸将，多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并以优闲自保。观夫先后之迹，吉凶之数，较然可知，良有以也。太常卿、上柱国、楚国公、监修国史姜皎，衣纓奕代，忠说立诚，精识比于桥玄，密私方于硃祐。朕昔在藩邸，早申款洽，当谓我以不遗，亦起予以自爱。及膺大位，屡锡崇班，茅土列爵，山河传誓，备蒙光宠，时冠等夷。朕每欲戒盈，用克终吉。未若避荣公府，守靖私第，自弘高尚之风，不涉嚣尘之境，沐我恩贷，庇尔子孙。宜放归田园，以恣娱乐。”又迁晦为宗正卿，以去其权。久之，皎复起为秘书监。十年，坐漏泄禁中语，为嗣濮王峤所奏，敕中书门下究其状。峤，即王守一之妹夫；中书令张嘉贞希守一意，构成其罪，仍奏请先决杖配流岭外。下制曰：“秘书监姜皎，往属艰难，颇效诚信，

功则可录，宠是以加。既忘满盈之诫，又亏静慎之道，假说休咎，妄谈宫掖。据其作孽，合处极刑，念兹旧勋，免此殊死。宜决一顿，配流钦州。”皎既决杖，行至汝州而卒，年五十余。皎之所亲都水使者刘承祖，配流雷州，自余流死者数人。时朝廷颇以皎为冤，而咎嘉贞焉。源乾曜时为侍中，不能有所持正，论者亦深讥之。玄宗复思皎旧勋，令递其柩还，以礼葬之，仍遣中使存问其家。十五年，追赠泽州刺史。晦坐皎左迁春州司马，俄迁海州刺史，卒。

天宝六载，授皎男庆初等官。七载，赠皎吏部尚书，仍赠实封二百户以充享祀。庆初袭封楚国公。庆初生未晬，玄宗许尚公主，后沦落二十余年。李林甫为相，当轴用事，林甫即皎之甥，从容奏之，故骤加恩命。天宝十载，诏庆初尚新平公主，授驸马都尉。永泰元年，拜太常卿。

史臣曰：或问屈突通尽忠于隋而功立于唐，事两国而名愈彰者，何也？答云，若立纯诚，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宁限于两国尔！被稠桑之擒，临难无苟免；破仁杲之众，临财无苟得，君子哉！任瑰、丘和、许绍、李袭志咸遇真主，得为故人，或叙旧立功，或率众归国。寻其履迹，皆有可称。袭志为政，袭誉训子，庶几弘远矣。姜抃恩信，有能官之誉；行本勤济，多克敌之功。皎虽故旧，恩幸不伦，虽嘉贞致冤，亦冒宠自掇，岂非无德而禄，福过灾生之验欤！任瑰纵妒妻无礼，任亲戚求财，丘和进食邀幸，皆无取焉。

赞曰：屈突守节，求仁得仁。诸君遇主，不足拟伦。

列传第十

宗室（太祖诸子代祖诸子）

永安王孝基 然 淮安王神通 子道彦 孝察 孝同 孝慈
孝友 孝节 孝义 孝逸 襄邑王神符 子德懋 文暕
长平王叔良 子孝协 孝斌 孝斌子思训 思海 叔良弟德良
幼良 襄武王琛 河间王孝恭 子晦 孝恭弟瑊瑰 庐江王瑗
王君廓附 淮阳王道玄 江夏王道宗 陇西王博义

永安王孝基，高祖从父弟也。父璋，周梁州刺史，与赵王祐谋杀隋文帝，事泄被诛，高祖即位，追封毕王。孝基，武德元年封永安王，历陕州总管、鸿胪卿，以罪免。二年，刘武周将宋金刚来寇汾、浍。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举兵反，自称魏王，请援于武周。复以孝基为行军总管讨之，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内史侍郎唐俭、陕州总管于筠悉隶焉。武周遣其将尉迟敬德潜援崇茂，大战于夏县，王师败绩，孝基与唐俭等皆没于贼。后谋归国，为武周所害，高祖为之发哀，废朝三日，赐其家帛千匹。贼平，购其尸不得，招魂而葬之，赠左卫大将军，谥曰壮。无子，以从兄韶子道立为嗣，封高平郡王。九年，降为县公。永徽初，卒于陈州刺史。

淮安王神通，高祖从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追封郑王。神通，隋末在京师。义师起，隋人捕之，神通潜入鄆县山南，与京师大侠史万宝、河东裴勣、柳崇礼等举兵以应

义师。遣使与司竹贼帅何潘仁连结。潘仁奉平阳公主而至，神通与之合势，进下鄆县，众逾一万。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以史万宝为副，裴勣为长史，柳崇礼为司马，令狐德棻为记室。高祖闻之大悦，授光禄大夫。从平京师，拜宗正卿。武德元年，拜右翊卫大将军，封永康王，寻改封淮安王，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击宇文化及于魏县，化及不能抗，东走聊城。神通进兵蹙之，至聊城。会化及粮尽请降，神通不受。其副使黄门侍郎崔干劝纳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贼计穷粮尽，克在旦暮，正当攻取，以示国威，散其玉帛，以为军赏。若受降者，吾何以藉手乎？”干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两贼之间，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勋甚大。今贪其玉帛，败无日矣！”神通怒，囚干于军中。既而士及自济北馈之，化及军稍振，遂拒战。神通督兵薄而击之，贝州刺史赵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其功，因止军不战，君德大诟而下，城又坚守。神通乃分兵数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复为莘人所败。窦建德军且至，遂引军而退。后二日，化及为建德所虏，贼势益张，山东城邑多归建德。神通兵渐散，退保黎阳，依徐勣，俄为建德所陷。及建德败，复授河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从太宗平刘黑闥，迁左武卫大将军。贞观元年，拜开府仪同三司，赐实封五百户。时太宗谓诸功臣曰：“朕叙公等勋效，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自言。”神通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上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闥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纵推毂，故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耳。”四年，薨。太宗为之废朝，赠

司空，谥曰靖。十四年，诏与河间王孝恭、赠陕州大行台右仆射郟节公殷开山、赠民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配飨高祖庙庭。有子十一人：长子道彦，武德五年，封胶东王；次孝察，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广平王；孝友，河间王；孝节，清河王；孝义，胶西王。

初，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皇从弟及侄年始孩童者数十人，皆封为郡王。太宗即位，因举宗正属籍问侍臣曰：“遍封宗子，于天下便乎？”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对曰：“历观往古，封王者，今最为多。两汉已降，唯封帝子及亲兄弟，若宗室疏远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郁、滕，汉之贾、泽，并不得滥封，所以别亲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给力役，盖以天下为私，殊非至公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于是宗室率以属疏降爵为郡公，唯有功者数十人封王。是时道彦等并随例降爵。道彦与季弟孝逸最知名。

道彦幼而事亲甚谨。初，义师起，神通逃难，被疾于山谷，绵历数旬，山中食尽。道彦著故弊衣，出人间乞丐，及采野实，以供其父，身无所啖。其父分以食之，辄诈言已啖，而覆藏留之，以备阙乏。及神通应义举，授朝请大夫。高祖受禅，封义兴郡公，进封胶东王，授陇州刺史。贞观初，转相州都督，例降爵为公，拜岷州都督。丁父忧，庐于墓侧，负土成坟，躬植松柏，容貌衰毁，亲友皆不复识之。太宗闻而嘉叹，令侍中王珪就加开喻。复授岷州都督。道彦遣使告喻党项诸部，申国威灵，多有降附。李靖之击吐谷浑也，诏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时朝廷复厚币遗党项，令为乡导，党项首领拓拔赤辞来诣靖军，请诸将曰：“往者隋人来击吐谷浑，我党项每资军用，而隋人无信，必见侵掠。今将军若无他心者，我当资给粮运；如或我

欺，当即固险以塞军路。”诸将与之歃血而盟，赤辞信之。道彦既至阔水，见赤辞无备，遂袭之，虏牛羊数千头。于是诸羌怨怒，屯兵野狐碛，道彦不能进，为赤辞所乘，军大败，死者数万人。道彦退保松州，竟坐减死徙边。后起为凉州都督，寻卒，赠礼部尚书。

孝逸少好学，解属文。初封梁郡公。高宗末，历给事中，四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则天临朝，入为左卫将军，甚见亲遇。光宅元年，徐敬业据扬州作乱，以孝逸为左玉钤卫大将军、扬州行军大总管，督军以讨之。孝逸引军至淮，而敬业方南攻润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阴；伪将韦超据都梁山，以拒孝逸。裨将马敬臣击斩贼之别帅尉迟昭、夏侯瓚等，超乃拥众凭山以自固。或谓孝逸曰：“超众守险，且凭山为阻，攻之则士无所施其力，骑无所骋其足，穷寇殊死，杀伤必众。不若分兵守之，大军直趣扬州，未数日，其势必降也。”支度使、广府司马薛克构曰：“超虽据险，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击，何以示武？若加兵以守，则有阙前机；舍之而前，则终为后患，不如击之。克超则淮阴自慑，淮阴破，则楚州诸县必开门而候官军。然后进兵高邮，直趣江都，逆竖之首，可指掌而悬也。”孝逸从其言，进兵击超贼，众压伏，官军登山急击之，杀数百人，日暮围解，超衔枚夜遁。孝逸引兵击淮阴，大破敬猷之众。时敬业回军屯于下阿溪以拒官军，有流星坠其营。孝逸引兵渡溪以击之。敬业初胜后败，孝逸乘胜追奔数十里，敬业窘迫，与其党携妻子逃入海曲。孝逸进据扬州，尽捕斩敬业等，振旅而还，以功进授镇军大将军，转左豹韬卫大将军，改封吴国公。孝逸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武承嗣等深所忌嫉，数谗毁之。垂拱二年，左迁施州刺史。其冬，承嗣等又使人诬告孝逸往任益州，尝自解“逸”字云：“走绕兔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

合有天分。”则天以孝逸常有功，减死配徙儋州，寻卒。景云初，赠益州大都督。孝锐孙齐物，孝同曾孙国贞，别有传。

襄邑王神符，神通弟也。幼孤，事兄以友悌闻。义宁初，授光禄大夫，封安吉郡公。武德元年，进封襄邑郡王。四年，累迁并州总管。突厥颉利可汗率众来寇，神符出兵与战于汾水东，败之，斩首五百级，虏其马二千匹。又战于沙河之北，获其乙利达官并可汗所乘马及甲献之，由是召拜太府卿。九年，迁扬州大都督，移州府及居人自丹阳渡江，州人赖焉。贞观初，再迁宗正卿。后以疾辞职，太宗幸其第问疾，赐以缣帛，每给羊酒。又令乘小舆，引入紫微殿，以神符脚疾，乃遣三卫舆之而升。寻授开府仪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赠司空、荆州都督，陪葬献陵，谥曰恭。有子七人，武德初，并封郡王，后例降封县公。次子德懋、少子文暕最知名。德懋官至少府监、临川郡公。文暕历幽州都督、魏郡公。垂拱中，坐事贬为藤州别驾，寻被诛。文暕子佺，开元中为宗正卿。

长平王叔良，高祖从父弟也。父祚，隋上仪同三司，武德初，追封郇王。叔良，义宁中授左光禄大夫，封长平郡公。武德元年，拜刑部侍郎，进爵为王。师镇泾州，以御薛举。举乃阳言食尽，引兵南去，遣高墟人伪以降。叔良遣骠骑刘感率众赴之，至百里细川，伏兵发，官军败绩，刘感没于阵。叔良大惧，出金以赐士卒。严为守备，泾州仅全。四年，突厥入寇，命叔良率五军击之。叔良中流矢而薨，赠左翊卫大将军、灵州总管，谥曰肃。

子孝协嗣，武德五年，封范阳郡王。贞观初，以属疏例降封郇国公，累迁魏州刺史。麟德中，坐受赃赐死。

孝协弟孝斌，官至原州都督府长史。

孝斌子思训，高宗时累转江都令。属则天革命，宗室多见

构陷，思训遂弃官潜匿。神龙初，中宗初复宗社，以思训旧齿，骤迁宗正卿，封陇西郡公，实封二百户。历益州长史。开元初，左羽林大将军，进封彭国公，更加实封二百户，寻转右武卫大将军。开元六年卒。赠秦州都督，陪葬桥陵。思训尤善丹青，迄今绘事者推李将军山水。

思训弟思海，垂拱中扬州参军。思海子林甫别有传。

叔良弟德良，少有疾，不仕。武德初，封新兴王。贞观十一年薨，赠凉州都督。

德良孙晋，先天中，为殿中监，兼雍州长史，甚有威名，绍封新兴王。寻坐附会太平公主伏诛，改姓厉氏。初，晋之就诛，僚吏皆奔散，唯司功李搵步从，不失在官之礼，仍哭其尸。姚崇闻之曰：“桀、向之侑也。”擢为尚书郎。后官至泽州刺史。

德良弟幼良，武德初，封长乐王。时有人盗其马者，幼良获盗而闪杀之，高祖怒曰：“昔人赐盗马者酒，终获其报，尔辄行戮，何无古风！盗者信有罪矣，专杀岂非枉邪？”遣礼部尚书李纲于朝堂集宗室王公而挞之。自后累迁凉州都督，尝引不逞百余人为左右，多侵暴市里，行旅苦之。太宗即位，有告幼良阴养死士，交通境外，恐谋为反叛，诏遣中书令宇文士及代为都督，并按其事。士及虑其为变，遂缢杀之。

襄武王琛，高祖从父兄子也。祖蔚，周朔州总管。父安，隋领军大将军。武德初，追封蔚为蔡王，安为西平王。琛，义宁中封襄武郡公，与太常卿郑元璠赍女妓遗突厥始毕可汗，以结和亲。始毕甚重之，赠名马数百匹，遣骨咄禄特勒随琛贡方物。高祖大悦，拜刑部侍郎，进爵为王。历蒲、绛二州总管。及宋金刚陷涪州，时稽胡多叛，转琛为隰州总管以镇之。馭众宽简，夷夏安之。三年，薨。子俭嗣，后随例降爵为公。

河间王孝恭，琛之弟也。高祖克京师，拜左光禄大夫，寻为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携以礼，降附者三十余州。孝恭进击硃粲，破之，诸将曰：“此食人贼也，为害实深，请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已东，皆为寇境，若闻此事，岂有来降者乎？”尽赦而不杀，由是书檄所至，相继降款。武德二年，授信州总管，承制拜假。萧铣据江陵，孝恭献平铣之策，高祖嘉纳之。三年，进爵为王。改信州为夔州，使拜孝恭为总管，令大造舟楫，教习水战，以图萧铣。孝恭召巴蜀首领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实以为质也。寻授荆湘道行军总管，统水陆十二总管，发自硃州，进军江陵。攻其水城，克之，所得船散于江中。诸将皆曰：“虏得贼船，当藉其用，何为弃之，无乃资贼耶？”孝恭曰：“不然，萧铣伪境，南极岭外，东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复到，我则内外受敌，进退不可，虽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铣缘江州镇忽见船舸乱下，必知铣败，未敢进兵，来去覘伺，动淹旬月，用缓其救，克之必矣。”铣救兵至巴陵，见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轻进。既内外阻绝，铣于是出降。高祖大悦，拜孝恭荆州大总管，使画工貌而视之。于是开置屯田，创立铜冶，百姓利焉。六年，迁襄州道行台尚书左仆射。时荆襄虽定，岭表尚未悉平。孝恭分遣使人抚慰，岭南四十九州皆来款附。及辅公柝据江东反，发兵寇寿阳，命孝恭为行军元帅以击之。七年，孝恭自荆州趣九江，时李靖、李勣、黄君汉、张镇州、卢祖尚并受孝恭节度。将发，与诸将宴集，命取水，忽变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举止自若，徐谕之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自顾无负于物，诸公何见忧之深！公柝恶积祸盈，今承庙算以致讨，碗中之血，乃公柝授首之后征。”遂尽饮而罢。时人服其识度而能安众。公柝遣其伪将冯惠亮、陈当时领水军屯于博望山，陈

正通、徐绍宗率步骑军于青林山。孝恭至，坚壁不与斗，使奇兵断其粮道。贼渐亡，夜薄我营，孝恭安卧不动。明日，纵羸兵以攻贼垒，使卢祖尚率精骑列阵以待之。俄而攻垒者败走，贼出追奔数里，遇祖尚军，与战，大败之。正通弃营而走，复与冯惠亮保梁山。孝恭乘胜攻之，破其梁山别镇，赴水死者数千，正通率陆军夜遁。总管李靖又下广陵城，拔杨子镇。公祐穷蹙，弃丹阳东走。孝恭命骑将追之，至武康，擒公祐及其伪仆射西门君仪等数十人，致于麾下，江南悉平。玺书褒赏，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宝珍玩甚众，授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后废行台，拜扬州大都督。孝恭既破公祐，江淮及岭南皆统摄之。自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罕有别立勋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声名甚盛。厚自崇重，欲以威名镇远，筑宅于石头，陈庐微以自卫。寻征拜宗正卿。九年，赐实封一千二百户。贞观初，迁礼部尚书，以功臣封河间郡王，除观州刺史，与长孙无忌等代袭刺史。孝恭性奢豪，重游宴，歌姬舞女百余人，然而宽恕退让，无骄矜自伐之色。太宗甚加亲待，诸宗室中莫与为比。孝恭尝怅然谓所亲曰：“吾所居宅微为宏壮，非吾心也，当卖之，别营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歿之后。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十四年，暴薨，年五十。太宗素服举哀，哭之甚恻，赠司空、扬州都督，陪葬献陵，谥曰元，配享高祖庙庭。

子崇义嗣，降爵为谯国公，历蒲、同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长史，甚有威名。后卒于宗正卿。

孝恭次子晦，乾封中，累除营州都督，以善政闻；玺书劳问，赐物三百段。转右金吾将军，兼检校雍州长史，纠发奸豪，无所容贷，为人吏畏服。晦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候晦

言曰：“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迫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其楼。高宗将幸洛阳，令在京居守，顾谓之曰：“关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踞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随事即行，不须闻奏。”晦累有异绩。则天临朝，迁户部尚书。垂拱初，拜右金吾卫大将军，转秋官尚书。永昌元年卒，赠幽州都督。子荣，为酷吏所杀。

孝恭弟瑊，武德中，为尚书右丞，封济北郡王，卒于始州刺史。

瑊弟瑰，义师克京城，授瑰左光禄大夫。武德元年，封汉阳郡公。五年，进爵为王。时突厥屡为侵寇，高祖使瑰赍布帛数万段与结和亲。颉利可汗初见瑰，箕踞；瑰饵以厚利，颉利大悦，改容加敬，遣使随瑰献名马。后复将命，颉利谓左右曰：“李瑰前来，恨不屈之，今者必令下拜。”瑰微知之，及见颉利，长揖不屈节。颉利大怒，乃留瑰不遣。瑰神意自若，竟不为之屈。颉利知不可以威胁，终礼遣之。拜左武侯将军，转卫尉卿，代兄孝恭为荆州都督。政存清静，深为士庶所怀。岭外豪帅屡相攻击，遣使喻以威德，皆相次归附，岭表遂定。太宗即位，例降爵为公。时长史冯长命曾为御史大夫，素矜衎，事多专决，瑰怒杖之，坐是免。贞观四年，拜宜川刺史，加散骑常侍，卒。

子冲玄，垂拱中官至冬官尚书；冲虚，卒于尚方监。

庐江王瑒，高祖从父兄子也。父哲，隋柱国、备身将军，追封济南王。瑒，武德元年历信州总管，封庐江王。九年，累迁幽州大都督。朝廷以瑒懦弱，非边将才，遣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助典兵事。君廓故尝为盗，勇力绝人，瑒倚仗之，许结婚姻，以布心腹。时隐太子建成将有异图，外结于瑒。及建成诛死，

遣通事舍人崔敦礼召瑗入朝，瑗有惧色。君廓素险薄，欲因事陷之以为己功，遂给瑗曰：“京都有变，事未可知。大王国之懿亲，受委作镇，宁得拥兵数万而从一使召耶！且闻赵郡王先以被拘，太子、齐王又言若此，大王今去，能自保乎？”相与共泣。瑗乃囚敦礼，举兵反。召北齐州刺史王诜，将与计事，兵曹参军王利涉说瑗曰：“王不奉诏而擅发兵，此为反矣。须改易法度，以权宜应变，先定众心。今诸州刺史或有逆命，王征兵不集，何以保全？”瑗曰：“若之何？”利涉曰：“山东之地，先从窦建德，酋豪首领，皆是伪官，今并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乱，若旱苗之望雨。王宜发使复其旧职，各于所在遣募本兵，诸州倘有不从，即委随便诛戮。此计若行，河北之地可呼吸而定也。然后分遣王诜北连突厥，道自太原，南临蒲、绛；大王整驾亲诣洛阳，西入潼关。两军合势，不盈旬月，天下定矣。”瑗从之。瑗以内外机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又说瑗委兵于王诜而除君廓，瑗不能决。君廓知之，驰斩诜，持首告其众曰：“李瑗与王诜共反，禁锢敕使，擅追兵集。今王诜已斩，独李瑗在，无能为也。汝若从之，终亦族灭；从我取之，立得富贵。祸福如是，意欲何从？”众曰：“皆愿讨贼。”君廓领其麾下登城西面，瑗未之觉。君廓自领千余人先往狱中出敦礼，瑗始知之，遽率数百人披甲，才出至门外，与君廓相遇。君廓谓其众曰：“李瑗作逆误人，何忽从之，自取涂炭？”众皆倒戈，一时溃走。瑗堍然独存，谓君廓曰：“小人卖我以自媚，汝行当自及矣。”君廓擒瑗，缢杀之，年四十一，传首京师，绝其属籍。

君廓，并州石艾人也。少亡命为群盗，聚徒千余人，转掠长平，进逼夏县。李密遣使召之，遂投于密。寻又率众归国，历迁右武卫将军，累封彭国公。从平刘黑闥，令镇幽州。会突

厥入寇，君廓邀击破之，俘斩二千余人，获马五千匹。高祖大悦，征入朝，赐以御马，令于殿庭乘之而出，因谓侍臣曰：“吾闻藺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击窦建德，将出战，李靖遏之，君廓发愤大呼，目及鼻耳一时流血。此之壮气，何谢古人，不可以常例赏之。”复赐锦袍金带，还镇幽州。寻以诛瑗功，拜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赐之，加左光禄大夫，赐物千段，食实封千三百户。在职多纵逸，长史李玄道数以朝宪胁之，惧为所奏，殊不自安。后追入朝，行至渭南，杀驿史而遁。将奔突厥，为野人所杀，追削其封邑。

淮阳王道玄，高祖从父兄子也。祖绘，隋夏州总管，武德初，追封雍王。父贇，追封河南王。道玄，武德元年封淮阳王，授右千牛。从太宗击宋金刚于介州，先登陷阵，时年十五，太宗壮之，赏物千段。后从讨王世充，频战皆捷。窦建德至武牢，太宗以轻骑诱贼，领道玄率伏兵于道左，会贼至，追击破之。又从太宗转战于汜水，麾戈陷阵，直出贼后，众披靡，复冲突而归。太宗大悦，命副乘以给道玄。又从太宗赴贼，再入再出，飞矢乱下，箭如蝟毛，猛气益厉，射人无不应弦而倒。东都平，拜洛州总管。及府废，改授洛州刺史。五年，刘黑闥引突厥寇河北，复授山东道行军总管。师次下博，与贼军遇，道玄帅骑先登，命副将史万宝督军继进。万宝与之不协，及道玄深入，而拥兵不进，谓所亲曰：“吾奉手诏，言淮阳小兒虽名为将，而军之进止皆委于吾。今其轻脱，越泞交战，大军若动，必陷泥溺，莫如结阵以待之，虽不利于王，而利于国。”道玄遂为贼所擒，全军尽没，惟万宝逃归。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尝从容谓侍臣曰：“道玄终始从朕，见朕深入贼阵，所向必克，意尝企慕，所以每阵先登，盖学朕也。惜其年少，不遂远图。”因为之流涕。赠左骁卫大将军，谥曰壮。无子，

诏封其弟武都郡公道明为淮阳王，令主道玄之祀。累迁左骁卫将军。送弘化公主还蕃，坐泄主非太宗女，夺爵国除，后卒于郢州刺史。

江夏王道宗，道玄从父弟也。父韶，追封东平王，赠户部尚书。道宗，武德元年封略阳郡公，起家左千牛备身。讨刘武周，战于度索原，军败，贼徒进逼河东。道宗时年十七，从太宗率众拒之。太宗登玉壁城望贼，顾谓道宗曰：“贼恃其众来邀我战，汝谓如何？”对曰：“群贼乘胜，其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竞。今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太宗曰：“汝意暗与我合。”后贼果食尽夜遁，追及介州，一战灭之。又从平窦建德，破王世充，屡有殊效。五年，授灵州总管。梁师都据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数万至于城下。道宗闭门拒守，伺隙而战，贼徒大败。高祖闻而嘉之，谓左仆射裴寂、中书令萧瑀曰：“道宗今能守边，以寡制众。昔魏任城王彰临戎却敌，道宗勇敢，有同于彼。”遂封为任城王。初，突厥连于梁师都，其郁射设入居五原旧地，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边人悦服。

贞观元年，征拜鸿胪卿，历左领军、大理卿。时太宗将经略突厥，又拜灵州都督。三年，为大同道行军总管。遇李靖袭破颉利可汗，颉利以十余骑来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征其执送颉利。颉利以数骑夜走，匿于荒谷，沙铃罗惧，驰追获之，遣使送于京师。以功赐实封六百户，召拜刑部尚书。吐谷浑寇边，诏右仆射李靖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道宗与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之副。贼闻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数千里。诸将议欲息兵，道宗固请追讨，李靖然之，而君集不从。道宗遂率偏师并行倍道，去大军十日，追及之。贼据险苦战，道宗潜遣千余骑逾山

袭其后，贼表里受敌，一时奔溃。十二年，迁礼部尚书，改封江夏王。寻坐赃下狱。太宗谓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马如林，欲使辙迹周宇内，游观无休息，绝域采奇玩，海外访珍羞，岂不得耶？劳万姓而乐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无厌，唯当以理制之。道宗俸料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遂免官，削封邑。十三年，起为茂州都督，未行，转晋州刺史。十四年，复拜礼部尚书。时侯君集立功于高昌，自负其才，潜有异志。道宗尝因侍宴，从容言曰：“君集智小言大，举止不伦，以臣观之，必为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对曰：“见其恃有微功，深怀矜伐，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足志，非毁时贤，常有不平之语。”太宗曰：“不可亿度，浪生猜贰。其功勋才用，无所不堪，朕岂惜重位？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谋反诛，太宗笑谓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及大军讨高丽，令道宗与李靖为前锋，济辽水，克盖牟城。逢贼兵大至，军中佷欲深沟保险，待太宗至徐进，道宗曰：“不可。贼赴急远来，兵实疲顿，恃众轻我，一战必摧。昔耿弇不以贼遗君父，我既职在前军，当须清道以待舆驾。”李靖然之。乃与壮士数十骑直冲贼阵，左右出入，靖因合击，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赏劳，赐奴婢四十人。又筑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宗失于部署，为贼所据。归罪于果毅傅伏爱，斩之。道宗跣行诣旗下请罪，太宗曰：“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舍而不问。道宗在阵损足，太宗亲为其针，赐以御膳。二十一年，以疾请居闲职，转太常卿。永徽元年，加授特进，增实封并前六百户。四年，房遗爱伏诛，长孙无忌、褚遂良素与道宗不协，上言道宗与遗爱交结，配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及无忌、遂良得罪，诏复其官爵。道宗晚年颇好学，敬

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间王孝恭昆季最为当代所重。

道宗子景恆，降封卢国公，官至相州刺史。

陇西王博义，高祖兄子也。高祖长兄曰澄，次曰湛，次曰洪，并早卒。武德初，追封澄为梁王，湛为蜀王，洪为郑王。澄、洪并无后，博义即湛第二子也。武德元年受封。高祖时，历宗正卿、礼部尚书，加特进。博义有妓妾数百人，皆衣罗绮，食必粱肉，朝夕纓玄歌自娱，骄侈无比。与其弟渤海王奉慈俱为高祖所鄙，帝谓曰：“我怨仇有善，犹擢以不次，况于亲戚而不委任？闻汝等唯昵近小人，好为不轨，先王坟典，不闻习学。今赐绢二百匹，可各买经史习读，务为善事。”咸亨二年薨，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都督，谥曰恭。奉慈，武德初，封渤海王。显庆中，累迁原州都督，薨，谥曰敬。

史臣曰：无私于物，物亦公焉。高祖才定中原，先封疏属，致庐江为叛，神通争功，封德彝论之于前，房玄龄讥之于后。若河间机谋深沉，识度弘远，纵虚舟而降萧铣，饮妖血而平公柘，入朝定君臣之分，卖第为子孙之谋，善始令终，论功行赏，即无私矣。或问曰：“水变为血，信妖矣；竟成功而无咎者，何也？”答曰：河间节贯神明，志匡宗社，故妖不胜德明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

赞曰：疏属尽封，启乱害公。河间孝恭，独称军功。

列传第十一

温大雅 子无隐 大雅弟彦博 子振 挺 大雅弟大有
 陈叔达 窦威 子恇 兄子轨 轨子奉节 琮 从子抗
 抗子衍 静 静子逵 诞 诞子孝慈 孝慈子希玠
 诞少子孝谏 抗季弟璉

温大雅，字彦弘，太原祁人也。父君悠，北齐文林馆学士，隋泗州司马。大业末，为司隶从事，见隋政日乱，谢病而归。大雅性至孝，少好学，以才辩知名。仕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以父忧去职。后以天下方乱，不求仕进。高祖镇太原，甚礼之。义兵起，引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禅代之际，与司录窦威、主簿陈叔达参定礼仪。武德元年，历迁黄门侍郎。弟彦博，为中书侍郎；对居近密，议者荣之。高祖从容谓曰：“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寻转工部，进拜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太宗以隐太子、巢刺王之故，令大雅镇洛阳以俟变。大雅数陈秘策，甚蒙嘉赏。太宗即位，累转礼部尚书，封黎国公。大雅将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于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将含笑入地。”葬讫，岁余而卒，谥曰孝。撰《创业起居注》三卷。永徽五年，赠尚书右仆射。

子无隐，官至工部侍郎。大雅弟彦博。

彦博幼聪悟，有口辩，涉猎书记。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纲常见彦博兄弟三人，咸叹异曰：“皆卿相才也。”开皇末，为州牧秦孝王俊所荐，授文林郎，直内史省，转通直谒者。及隋乱，幽州总管罗艺引为司马。艺以幽州归国，彦博赞成其事，

授幽州总管府长史。未几，征为中书舍人，俄迁中书侍郎，封西河郡公。时高丽遣使贡方物，高祖谓群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可即为诏，述朕此怀也。”彦博进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若与高丽抗礼，则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比列星，理无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其年，突厥入寇，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出拒之，以彦博为行军长史。与虏战于太谷，军败，彦博没于虏庭。突厥以其近臣，苦问以国家虚实及兵马多少，彦博固不肯言。颉利怒，迁于阴山苦塞之地。太宗即位，突厥送款，始征彦博还朝，授雍州治中，寻检校吏部侍郎。彦博意有沙汰，多所损抑，而退者不伏，嚣讼盈庭。彦博惟骋辞辩，与之相诘，终日喧扰，颇为识者所嗤。复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迁御史大夫，仍检校中书侍郎事。彦博善于宣吐，每奉使入朝，诏问四方风俗，承受纶言，有若成诵。声韵高朗，响溢殿庭，进止雍容，观者拭目。四年，迁中书令，进爵虞国公。高祖常宴朝臣，诏太宗谕旨，既而顾谓近臣曰：“何如温彦博？”其见重如此。

初，突厥之降也，诏议安边之术。朝士多言：“突厥恃强，扰乱中国，为日久矣。今天实丧之，穷来归我，本非慕义之心也。因其归命，分其种落，俘之河南，散属州县，各使耕田，变其风俗。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汉，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常空矣。”惟彦博议曰：“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若遣向西南，则乖物性，故非含育之

道也。”太宗从之，遂处降人于朔方之地，其入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议者尤为不便，欲建突厥国于河外。彦博又执奏曰：“既已纳之，无故遣去，深为可惜，”与魏徵等争论，数年不决，十年，迁尚书右仆射。明年薨，年六十四。彦博自掌知机务，即杜绝宾客，国之利害，知无不言，太宗以是嘉之。及薨，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劳精竭神，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闲逸，致天性灵。”彦博家无正寝，及卒之日，殡于别室，太宗命有司为造堂焉。赠特进，谥曰恭，陪葬昭陵。

子振，少有雅望，官至太子舍人，居丧以毁卒。振弟挺，尚高祖女千金公主，官至延州刺史。

大雅弟大有，字彦将，性端谨，少以学行称。隋仁寿中，尚书右丞李纲表荐之，授羽骑尉。寻丁忧去，职归乡里。义旗初举，高祖引为太原令。从太宗击西河，高祖谓曰：“士马尚少，要资经略，以卿参谋军事，其善建功名也！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业成矣。”及破西河而还，复以本官摄大将军府记室，与兄大雅共掌机密。大有以昆季同在机务，意不自安，固请他职。高祖曰：“我虚心相待，不以为疑，卿何自疑也？”大有虽应命，然每退让，远避机权，僚列以此多之。武德元年，累转中书侍郎。会卒，高祖甚伤惜之，赠鸿胪卿。初，大雅在隋，与颜思鲁俱在东宫，彦博与思鲁弟愨楚同直内史省，彦将与愨楚弟游秦典校秘阁。二家兄弟，各为一时人物之选。少时学业，颜氏为优；其后职位，温氏为盛。

陈叔达，字子聪，陈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颇有才学，在陈封义阳王。年十余岁，尝侍宴，赋诗十韵，援笔便就，仆射徐陵甚奇之。历侍中、丹阳尹、都官尚书。入隋，久不得调。大业中，拜内史舍人，出为绛郡通守。义师至绛郡，叔达以郡归款，授丞相府主簿，封汉东郡公。与记室温大雅同掌机密，

军书、赦令及禅代文诰，多叔达所为。武德元年，授黄门侍郎。二年，兼纳言。四年，拜侍中。叔达明辩，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绅莫不属目。江南名士薄游长安者，多为荐拔。五年，进封江国公。尝赐食于御前，得蒲萄，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归以遗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遗乎！”因赐物三百段。贞观初，加授光禄大夫。寻坐与萧瑀对御忿争免官。未几，丁母忧。叔达先有疾，太宗虑其危殆，遣使禁绝吊宾。服阕，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礼部尚书。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阴行谮毁，高祖惑其言，将有贬责，叔达固谏乃止。至是太宗劳之曰：“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说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达谢曰：“此不独为陛下，社稷计耳。”后坐闺庭不理，为宪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听以散秩归第。九年卒，谥曰繆。后赠户部尚书，改谥曰忠。有集十五卷。

窦威，字文蔚，扶风平陆人，太穆皇后从父兄也。父炽，隋太傅。威家世勋贵，诸昆弟并尚武艺，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诸兄哂之，谓为“书痴”。隋内史令李德林举秀异，射策甲科，拜秘书郎。秩满当迁，而固守不调，在秘书十余岁，其学业益广。时诸兄并以军功致仕通显，交结豪贵，宾客盈门，而威职掌闲散。诸兄更谓威曰：“昔孔子积学成圣，犹狼狈当时，栖迟若此，汝效此道，复欲何求？名位不达，固其宜矣。”威笑而不答。久之，蜀王秀辟为记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称疾还田里。及秀废黜，府僚多获罪，唯威以先见保全。大业四年，累迁内史舍人，以数陈得失忤旨，转考功郎中，后坐事免，归京师。高祖入关，召补大丞相府司录参军。时军旅草创，五礼旷坠。威既博物，多识旧仪，朝章国典，皆其所定，禅代文翰多参预焉。高祖常谓裴寂曰：“叔孙通不能加也。”武德元

年，拜内史令。威奏议雍容，多引古为谕，高祖甚亲重之，或引入卧内，常为膝席。又尝谓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未异，乃不平矣。”威谢曰：“臣家昔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后魏，三处外家，陛下隆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位忝凤池，自惟叨滥，晓夕兢惧。”高祖笑曰：“比见关东人与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代为帝戚，不亦贵乎！”及寝疾，高祖自往临问。寻卒，家无余财，遗令薄葬。谥曰靖，赠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葬日，诏太子及百官并出临送。有文集十卷。

子恽嗣，官至岐州刺史。威兄子轨，从兄子抗，并知名。

轨，字士则，周雍州牧、鄜国公恭之子也。隋大业中，为资阳郡东曹掾，后去官归于家。义兵起，轨聚众千余人，迎谒于长春宫。高祖见之，大悦，降席握手，语及平生，赐良马十匹，使掠地渭南。轨先下永丰仓，收兵得五千人。从平京城，封赞皇县公，拜大丞相谘议参军。时稽胡贼五万余人掠宜春，轨讨之。行次黄钦山，与贼相遇，贼乘高纵火，王师稍却。轨斩其部将十四人，拔队中小帅以代之。轨自率数百骑殿于军后，令之曰：“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既闻鼓，士卒争先赴敌，贼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虏男女二万口。武德元年，授太子詹事。会赤排羌作乱，与薛举叛将钟俱仇同寇汉中。拜轨秦州总管，与贼连战皆捷，余党悉降。进封鄜国公。三年，迁益州道行台左仆射，许以便宜从事。属党项寇松州，诏轨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蒋善合与轨连势。时党项引吐谷浑之众，其锋甚锐。轨师未至，善合先期至钳川，遇贼力战，走之。轨复军于临洮，进击左封，破其部众。寻令率所部兵从太宗讨王世充于洛阳。四年，还益州。时蜀土寇往往聚结，悉讨平之。轨每临戎对寇，或经旬月，身不解甲。其部众无贵

贱少长，不恭命即立斩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挞，流血满庭，见者莫不重足股栗。轨初入蜀，将其甥以为心腹，尝夜出，呼之不以时至，怒而斩之。每诫家僮不得出外。尝遣奴就官厨取浆而悔之，谓奴曰：“我诚使汝，要当斩汝头以明法耳！”遣其部将收奴斩之。其奴称冤，监刑者犹豫未决，轨怒，俱斩之。行台郎中赵弘安，知名士也，轨动辄榜箠，岁至数百。后征入朝，赐坐御榻，轨容仪不肃，又坐而对诏，高祖大怒，因谓曰：“公之入蜀，车骑、骠骑从者二十人，为公所斩略尽，我陇种车骑，未足给公。”诏下狱，俄而释之，还镇益州。轨与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素不协。及隐太子诛，有诏下益州，轨藏诸怀中，云起问曰：“诏书安在？”轨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执而杀之。行方大惧，奔于京师，轨追斩不及。是岁，行台废，即授益州大都督，加食邑六百户。贞观元年，征授右卫大将军。二年，出为洛州都督。洛阳因隋末丧乱，人多浮伪。轨并遣务农，各令属县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由是人吏慑惮，风化整肃。四年，卒官，赠并州都督。

子奉节嗣，尚高祖永嘉公主，历左卫将军、秦州都督。

轨弟琮，亦有武干，隋左亲卫。大业末，犯法，亡命奔太原，依于高祖。琮与太宗有宿憾，每自疑。太宗方搜罗英杰，降礼纳之，出入卧内，其意乃解。及将义举，琮协赞大谋。大将军府建，为统军。从平西河，破霍邑，拜金紫光禄大夫、扶风郡公。寻从刘文静击屈突通于潼关，通遣裨将桑显和来逼文静，义军不利。琮与段志玄等力战久之，隋军大溃，通遁走。琮率轻骑追至稠桑，获通而返。进兵东略，下陕县，拔太原仓。拜右领军大将军，赐物五百段。时隋河阳都尉独孤武潜谋归国，乃令琮以步骑一万自柏崖道应接之。迟留不进，武见杀，坐是除名。武德初，以元谋勋特恕一死，拜右屯卫大将军，复转右

领军大将军。时将图洛阳，遣琮留守陕城，以督粮运。王世充遣其骁将罗士信来断粮道，琮潜使人说以利害，士信遂帅众降。及从平东都，赏物一千四百段。后以本官检校晋州总管。寻从隐太子讨平刘黑闥，以功封谯国公，赏黄金五十斤。未几而卒。高祖以佐命之旧，甚悼之，赠左卫大将军，谥曰敬。永徽五年，重赠特进。

抗，字道生，太穆皇后之从兄也，隋洛州总管、陈国公荣之子也。母，隋文帝万安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见崇宠。少入太学，略涉书史，释褐千牛备身、仪同三司。属其父寝疾，抗躬亲扶持，衣不解带者五十余日。及居丧，哀毁过礼。后袭爵陈国公，累转梁州刺史。将之官，隋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礼，赏赐极厚。母卒，号恸绝而复苏者数焉，文帝令宫人至第，节其哭泣。岁余，起为岐州刺史，转幽州总管，政并以宽惠闻。及汉王谅作乱，炀帝恐其为变，遣李子雄驰往代之。子雄因言抗得谅书而不奏，按之无验，以疑贰除名。抗与高祖少相亲狎，及杨玄感作乱，高祖统兵陇右，抗言于高祖曰：“玄感抑为发踪耳！李氏有名图策，可乘其便，天之所启也。”高祖曰：“无为祸始，何言之妄也！”大业末，抗于灵武巡长城以伺盗贼，及闻高祖定京城，抗对众而怵曰：“此吾家妹婿也，豁达有大度，真拨乱之主矣！”因归长安。高祖见之大悦，握手引坐曰：“李氏竟能成事，何如？”因纵酒为乐。寻拜将作大匠。武德元年，以本官兼纳言。高祖听朝，或升御坐，退朝之后，延入卧内，命之舍敬，纵酒谈谑，敦平生之款。常侍宴移时，或留宿禁内。高祖每呼为兄而不名也，宫内咸称为舅。常陪侍游宴，不知朝务。转左武侯大将军，领左右千牛备身大将军。寻从太宗平薛举，勋居第一。四年，又从征王世充。及东都平，册勋太庙者九人，抗与从弟轨俱预焉。

朝廷荣之，赐女乐一部、金宝万计。武德四年，因侍宴暴卒，赠司空，谥曰密。

子衍。衍嗣，官至左武卫将军。时抗群从内三品七人，四品、五品十余人，尚主三人，妃数人，冠冕之盛，当朝无比。

静，字元休，抗第二子也。武德初，累转并州大总管府长史。时突厥数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属，静表请太原置屯田以省馈运。时议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动众，书奏不省。静频上书，辞甚切至。于是征静入朝，与裴寂、萧瑀、封德彝等争论于殿庭，寂等不能屈，竟从静议。岁收数千斛，高祖善之，令检校并州大总管。静又以突厥频来入寇，请断石岭以为障塞，复从之。太宗即位，征拜司农卿，封信都男，寻转夏州都督。值突厥携贰，诸将出征，多诣其所。静知虏中虚实，潜令人间其部落，郁射设所部郁孤尼等九俟斤并率众归款，太宗称善，赐马百匹、羊千口。及擒颉利，处其部众于河南，以为不便，上封曰：“臣闻夷狄者，同夫禽兽，穷则搏噬，群则聚尘。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衣食仰给，不务耕桑，徒损有为之民，以资无知之虏，得之则无益于治，失之则无损于化。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诚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虑。如臣计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后，加其无妄之福，假以贤王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勢分，易为羁制。自可永保边塞，俾为藩臣，此实长辔远馭之道。”于时务在怀辑，虽未从之，太宗深嘉其志。制曰：“北方之务，悉以相委，以卿为宁朔大使，抚镇华戎，朕无北顾之忧矣。”再迁民部尚书。贞观九年卒，谥曰肃。子逵。

逵尚太宗女遂安公主，袭爵信都男。

诞，抗第三子也。隋仁寿中，起家为朝请郎。义宁初，辟丞相府祭酒，转殿中监，封安丰郡公，尚高祖女襄阳公主。从

太宗征薛举，为元帅府司马。迁刑部尚书，转太常卿。高祖诸少子荆王元景等未出宫者十余王，所有国司家产之事，皆令诞主之。出为梁州都督。贞观初，召拜右领军大将军，转大理卿、莘国公。修营太庙，赐物五百段。复为殿中监，以疾解官，复拜宗正卿。太宗常与之言，昏忘不能对，乃手诏曰：“朕闻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窦诞比来精神衰耗，殊异常时。知不肖而任之，睹尸禄而不退，非唯伤风乱政，亦恐为君不明。考绩黜陟，古今常典，诞可光禄大夫还第。”寻卒，赠工部尚书、荆州刺史，谥曰安。

子孝慈。孝慈嗣，官至左卫将军。孝慈子希玠。希玠少袭爵，中宗时为礼部尚书，以恩泽赐实封二百五十户。开元初为太子少傅、开府仪同三司。诞少子孝谌，在《外戚传》。窦氏自武德至今，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余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唐世贵盛，莫与为比。

璡，字之推，抗季弟也。大业末，为扶风太守。高祖定京师，以郡归国，历礼部、民部二尚书。从太宗平薛仁果。寻镇益州，时蜀中尚多寇贼，璡屡讨平之。时皇甫无逸在蜀，与之不协，璡屡请入朝。高祖征之，中路诏令还镇。璡不得志，遂于路左题山，以申郁积。有使者至其所，璡宴之卧内，遗以綾绮。无逸奏其事，坐免官。未几，拜秘书监，封邓国公。贞观初，授太子詹事。后为将作大匠，修葺洛阳宫。璡于宫中凿池起山，崇饰雕丽，虚费功力，太宗怒，遽令毁之。坐事免。会纳其女为酆王妃，俄而复位，加右光禄大夫。七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安。璡颇晓音律，武德中，与太常少卿祖孝孙受诏定正声雅乐，璡讨论故实，撰《正声调》一卷，行于代。

史臣曰：得人者昌，如诸温儒雅清显，为一时之称；叔达才学明辩，中二国之选。皆抱廊庙之器，俱为社稷之臣。威守

道，轨临戎，抗居丧，静经略，璉音律，仍以懿亲，俱至显位；才能门第，辉映数朝，岂非得人欤？唐之昌也，不亦宜乎！然彦博之褊，窦轨之酷，亦非全器焉。

赞曰：温、陈才位，文蔚典礼。诸窦戚里，荣盛无比。

列传第十二

李纲 子少植 少植子安仁 郑善果 从兄元璠 杨恭仁
子思训 思训孙睿交 恭仁第续编 从孙执柔 执柔子滔
执柔第执一 恭仁少弟师道 皇甫无逸 孙忠 李大亮
族孙迥秀

李纲，字文纪，观州蓨人也。祖元则，后魏清河太守。父制，周车骑大将军。纲少慷慨有志节，每以忠义自许。初名瑗，字子玉，读《后汉书·张纲传》慕而改之。周齐王宪引为参军。宣帝将害宪，召僚属证成其罪，纲誓之以死，终无挠辞。及宪遇害，露车载尸而出，故吏皆散，唯纲抚棺号恸，躬自埋瘞，哭拜而去。

隋开皇末，为太子洗马。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纲自勇曰：“令则身任宫卿，职当调护，乃于宴座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事若上闻，令则罪不测，岂不累于殿下？臣请遽正其罪。”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纲趋而出。及勇废黜，文帝召东宫官属切让之，无敢对者。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过，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贤明之士辅导之，足堪继嗣皇业。方今多士盈朝，当择贤者居其任，奈何以弦歌鹰犬之才侍侧，至令致此？乃陛下训导不足，岂太子之罪耶！”辞气凜然，左右皆为之失色。文帝曰：“令汝在彼，岂非择人？”纲曰：“臣在东宫，非得言者。”帝奇其对，擢

拜尚书右丞。时左仆射杨素、苏威当朝用事，纲每固执所见，不与之同，由是二人深恶之。会遣大将军刘方诛讨林邑，杨素言于文帝曰：“林邑多珍宝，自非正人不可委。”因言纲可任，文帝以为行军司马。刘方承素之意，屈辱纲，几至于死。及军还，久不得调。后拜齐王府司马。未几，苏威复令纲诣南海应接林邑，久而不召。纲后自来奏事，威复言纲擅离所职，以之属吏。纲见善卜者，令筮之，遇《鼎》，因谓纲曰：“公易姓之后，方可得志而为卿辅。宜早退；不然，有折足之败也。”寻会赦免，屏居于郾。

大业末，贼帅何潘仁以纲为长史。义师至京城，纲来谒见。高祖大悦，授丞相府司录，封新昌县公，专掌选。高祖践祚，拜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典选如故。

先是，巢王元吉授并州总管，于是纵其左右攘夺百姓，宇文歆频谏不纳，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奚诞游猎，蹂践谷稼，放纵亲昵，公行攘夺，境内兽畜，取之殆尽。当衢而射，观人避箭以为笑乐。分遣左右，戏为攻战，至相击刺痕伤致死。夜开府门，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怀愤叹。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讽父老诣阙请之，寻令复职。时刘武周率五千骑至黄蛇岭，元吉遣车骑将军张达以步卒百人先尝之。达以步卒少，固请不行。元吉强遣之，至则尽没于贼。达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进逼并州。元吉大惧，给其司马刘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因夜出兵，携其妻孥，弃军奔还京师，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谓纲曰：“元吉幼小，未习时事，故遣奚诞、宇文歆辅之。强兵数万，食支十年，起义兴运之资，一朝而弃。宇文歆首画此计，我当斩之。”纲曰：“赖歆令陛下不失爱子，臣以为有功。”高祖问其故，纲对曰：“罪由奚诞不能规讽，致令军人怨愤。”

又齐王年少，肆行骄逸放纵，左右侵渔百姓，诞曾无谏止，乃随顺掩藏，以成其衅，此诞之罪。宇文歆论情则疏，向彼又浅，王之过失，悉以闻奏。且父子之际，人所难言，歆言之，岂非忠恳？今欲诛罪，不录其心，臣愚窃以为过。”翌日，高祖召纲入，升御坐谓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罚不滥。元吉自恶，结怨于人。歆既曾以表闻，诞亦焉能制禁？”

时高祖拜舞人安叱奴为散骑常侍，纲上疏谏曰：“谨案《周礼》，均工、乐胥不得预于仕伍。虽复才如子野，妙等师襄，皆身终子继，不易其业。故魏武使祢衡击鼓，衡先解朝服，露体而击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衣。虽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驹为开府，既招物议，大絜彝伦，有国有家者以为殷鉴。方今新定天下，开太平之基。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廊庙，顾非创业垂统贻厥子孙之道也。”高祖不纳。寻令参详律令。

纲在东宫，隐太子建成初甚礼遇。建成常往温汤，纲时以疾不从。有进生鱼于建成者，将召饗人作鲙。时唐俭、赵元楷在座，各自赞能为鲙，建成从之，既而谓曰：“飞刀鲙鲤，调和鼎食，公实有之；至于审谕弼谐，固属于李纲矣。”于是遣使送绢二百匹以遗之。建成后渐狎无行之徒，有猜忌之谋，不可谏止。又思筮者之言，频乞骸骨。高祖漫骂之曰：“卿为潘仁长史，何乃羞为朕尚书？且建成在东宫，遣卿辅导，何为屡致辞乎？”纲顿首陈谢曰：“潘仁，贼也，诚在杀害，每谏便止，所活极多，为其长史，故得无愧。陛下功成业泰，颇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乖元凯，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为尚书？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怀鄙见，复不采纳，既无补益，所以请退。”高祖谢曰：“知公直士，勉弼我儿。”于是擢拜太子少保，

尚书、詹事并如故。纲又上书谏太子曰：“纲耄矣，日过时流，坟树已拱，幸未就土，许傅圣躬，无以酬恩，请效愚直，伏愿殿下详之。窃见饮酒过多，诚非养生之术。且凡为人子者，务于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建成览书不悻，而所为如故。纲以数言事忤太子旨，道既不行，郁郁不得志。武德二年，以老表辞职，优诏解尚书，仍为太子少保。高祖以纲隋代名臣，甚加优礼，每手敕未尝称名，其见重如此。

贞观四年，拜太子少师。时纲有脚疾，不堪践履，太宗特赐步舆，令纲乘至阁下，数引入禁中，问以政道。又令舆入东宫，皇太子引上殿，亲拜之。纲于是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理顺辞直，听者忘倦。太子每亲政事，太宗必令纲及左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珪侍坐。太子尝商略古来君臣名教竭忠尽节之事，纲凛然曰：“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为难，纲以为易。”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及遇疾，太宗遣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诣宅存问，赐绢二百匹。五年卒，年八十五。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贞。太子为之立碑。初，周齐王宪女孀居子立，纲自以齐王故吏，贍恤甚厚。及纲卒，其女被发号哭，如丧所生焉。

子少植，隋武阳郡同功书佐，先纲卒。少植子安仁，永徽中为太子左庶子。属太子被废，归于陈邸，宫僚皆逃散，无敢辞送者，安仁独涕泣拜辞而去，朝野义之。后卒于恆州刺史。

郑善果，郑州荥泽人也。祖孝穆，西魏少司空、岐州刺史。父诚，周大将军、开封县公。大象初，讨尉迟迥，力战遇害。善果年九岁，以父死王事，诏令袭其官爵。家人以其婴孺，弗之告也，受册悲恻，擗踊不能胜，观者莫不为之流涕。隋开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史。大业中，累转鲁郡太守。善果笃慎，事亲至孝。母崔氏，贤明晓于政道，每善果理务，崔

氏尝于阁内听之。闻其剖断合理，归则大悦；若处事不允，母则不与之言，善果伏于床前，终日不敢食。崔氏谓之曰：“吾非怒汝，反愧汝家耳。汝先君在官清恪，未尝问私，以身徇国，继之以死。吾亦望汝继父之心。自童子承袭茅土，今位至方伯，岂汝身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内则坠尔家风，或亡官爵；外则亏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寡妇也，有慈无威，使汝不知教训，以负清忠之业，吾死之日，亦何面以事汝先君乎！”善果由此遂励己为清吏，所在有政绩，百姓怀之。及朝京师，炀帝以其居官俭约，莅政严明，与武威太守樊子盖者为天下第一，各赏物千段，黄金百两，再迁大理卿。后突厥围炀帝于雁门，以守御功，拜右光禄大夫。从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为民部尚书，随化及至辽城。淮安王神通围化及，善果为化及守御督战，为流矢所中。及神通退还，窦建德进军克之。建德将王琮获善果，诘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后而清称益衰，又忠臣子，奈何为弑君之贼殉命苦战而伤痍若此？”善果深愧赧，欲自杀，伪中书令宋正本驰往救止之。建德又不为之礼，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于京师，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检校内史侍郎，封荥阳郡公。善果在东宫，数进忠言，多所匡谏。未几，检校大理卿，兼民部尚书。正身奉法，甚有善绩。制与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并令升殿，与从兄元璠在其数，时以为荣。寻坐事免。及山东平，持节为招抚大使，坐选举不平除名。后历礼部、刑部二尚书。贞观元年，出为岐州刺史，复以公事免。三年，起为江州刺史，卒。

元璠，隋岐州刺史、沛国公译子也。少以父功拜仪同大将军，袭爵沛国公，累转右武侯将军，改封莘国公。大业中，出为文城郡守。义师至河东，元璠以郡来降，征拜太常卿。及定京城，以本官兼参旗将军。元璠少在戎旅，尤明军法，高祖常

令巡诸军，教其兵事。突厥始毕可汗弟乙力设代其兄为叱罗可汗，又刘武周将宋金刚与叱罗共为犄角，来寇汾、晋。诏元璿入蕃，谕以祸福，叱罗竟不纳，乃欲总其部落，入寇太原，以为武周声援。未几，叱罗遇疾，疗之弗愈，其下疑元璿令人毒之，乃囚执元璿，不得归，叱罗竟死。颉利嗣立，留元璿，每随其牙帐，经数年。颉利后闻高祖遗其财物，又许结婚，始放元璿来还。高祖劳之曰：“卿在虏庭，累载拘系，苏武弗之过也。”拜鸿胪卿。寻而突厥又寇并州，时元璿在母丧，高祖令墨经充使招慰。突厥从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数骑数十万，填映山谷。及见元璿，责中国违背之事，元璿随机应对，竟无所屈，因数突厥背诞之罪，突厥大惭，不能报。元璿又谓颉利曰：“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赉，帛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与可汗结为兄弟，行人往来，音问不绝。今乃舍善取怨，违多就少，何也？”颉利纳其言，即引还。太宗致书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结和，遂使边亭息警，燿火不然。和戎之功，岂唯魏绛，金石之锡，固当非远。”元璿自义宁已来，五入蕃充使，几至于死者数矣。贞观三年，又使入突厥，还奏曰：“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今六畜疲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内炊饭，化而为血。征祥如此，不出三年，必当覆灭。”太宗然之。无几，突厥果败。元璿后累转左武侯大将军，坐事免。寻起为宜州刺史，复封沛国公。元璿有干略，所在颇著声誉。然其父译事继母失温清之礼，隋文帝曾赐以《孝经》；至元璿事亲，又不以孝闻，清论鄙之。二十年卒，赠幽州刺史，谥曰简。

弟孙杲知名，则天时为天官侍郎。

杨恭仁，本名纶，弘农华阴人，隋司空、观王雄之长子也。隋仁寿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务举大纲，不为苛察，戎夏安之。文帝谓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唯朕举得人，亦是卿义方所致也。”大业初，转吏部侍郎。杨玄感作乱，炀帝制恭仁率兵经略，与玄感战于破陵，大败之。玄感兄弟挺身遁走，恭仁与屈突通等追讨获之。军旋，炀帝召入内殿，谓曰：“我闻破陵之阵，唯卿力战，功最难比。虽知卿奉法清慎，都不知勇决如此也。”纳言苏威曰：“仁者必有勇，固非虚也。”时苏威及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等皆受诏参掌选事，多纳贿赂，士流嗟怨。恭仁独雅正自守，不为蕴等所容，由是出为河南道大使，讨捕盗贼。时天下大乱，行至谯郡，为硃粲所败，奔还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书，随至河北，为化及守魏县。时元宝藏据有魏郡，会行人魏徵说下宝藏，执恭仁送于京师。高祖甚礼遇之，拜黄门侍郎，封观国公。寻为凉州总管。恭仁素习边事，深悉羌胡情伪，推心驭下，人吏悦服，自葱岭已东，并入朝贡。未几，遥授纳言，总管如故。俄而突厥颉利可汗率众数万奄至州境，恭仁随方备御，多设疑兵，颉利惧而退走。属瓜州刺史贺拔威拥兵作乱，朝廷惮远，未遑征讨。恭仁乃募骁勇，倍道兼进，贼不虞兵至之速，克其二城。恭仁悉放俘虏，贼众感其宽惠，遂相率执威而降。久之，征拜吏部尚书，迁左卫大将军、鼓旗将军。贞观初，拜雍州牧，加左光禄大夫，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五年，迁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阳要重，古难其人。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也。”恭仁性虚澹，必以礼度自居，谦恭下士，未尝忤物，时人方之石庆。恭仁弟师道，尚桂阳公主，从侄女为巢刺王妃，弟子思敬，尚安平公主，连姻帝室，益见崇重。后以老病乞骸骨，听以特进归第。十三年卒，册赠开府

仪同三司、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孝。

子思训袭爵。显庆中，历右屯卫将军。时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有爱妾，置于别宅，尝邀思训就之宴乐。思训深责宝节与其妻隔绝，妾等怒，密以毒药置酒，思训饮尽便死。宝节坐是配岭表。思训妻又诣阙称冤，制遣使就斩之。仍改《贼盗律》以毒药杀人之科，更从重法。

思训孙睿交，本名璲，少袭爵观国公，尚中宗女长宁公主。预诛张易之有功，赐实封五百户。神龙中，为秘书监。后被贬，卒于绛州别驾。

恭仁弟续，颇有辞学。贞观中，为郢州刺史。续孙执柔，则天时为地官尚书，则天以外氏近属，甚优宠之。时武承嗣、攸宁相次知政事，则天尝曰：“我今当宗及外家，常一人为宰相。”由是执柔同中书门下三品，寻卒。执柔子滔，开元中官至吏部侍郎、同州刺史。执柔弟执一，神龙初，以诛张易之功封河东郡公，累至右金吾卫大将军。

恭仁少弟师道，隋末自洛阳归国，授上仪同，为备身左右。寻尚桂阳公主，超拜吏部侍郎，累转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贞观七年，代魏徵为侍中。性周慎谨密，未尝漏泄内事，亲友或问禁中之言，乃更对以他语。尝曰：“吾少窥汉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树，每钦其余风，所庶几也。”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直书，有如宿构。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十三年，转中书令。太子承乾逆谋事泄，与长孙无忌、房玄龄同按其狱。师道妻前夫之子赵节与承乾通谋，师道微讽太宗，冀活之，由是获谴，罢知机密。转吏部尚书。师道贵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练，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贵势及其亲党，以避嫌疑，时论讥之。太宗尝从容谓侍臣曰：

“杨师道性行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更事，缓急不可得力。”未几，从征高丽，摄中书令。及军还，有毁之者，稍贬为工部尚书，寻转太常卿。二十一年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赐东园秘器，并为立碑。子豫之，尚巢刺王女寿春县主。居母丧，与永嘉公主淫乱，为主婿窦奉节所擒，具五刑而杀之。师道兄子思玄，高宗时为吏部侍郎、国子祭酒。玄弟思敬，礼部尚书。师道从兄子崇敬，太子詹事。

始恭仁父雄在隋，以同姓宠贵，自武德之后，恭仁兄弟名位尤盛，则天时，又以外戚崇宠。一家之内，驸马三人，王妃五人，赠皇后一人，三品已上官二十余人，遂为盛族。

皇甫无逸，字仁俭，安定乌氏人。父诞，隋并州总管府司马。其先安定著姓，徙居京兆万年。仁寿末，汉王谅于并州起兵反，诞抗节不从，为谅所杀。无逸时在长安，闻谅反，即同居丧之礼。人问其故，泣而对曰：“大人平生徇节义，既属乱常，必无苟免。”寻而凶问果至。在丧柴毁过礼，事母以孝闻。炀帝以诞死节，赠柱国、弘义郡公，令无逸袭爵。时五等皆废，以其时忠义之后，特封平舆侯。拜涓阳太守，甚有能名，差品为天下第一。再转右卫将军，甚见亲委。帝幸江都，以无逸留守洛阳。及江都之变，与段达、元文都尊立越王侗为帝。王世充作难，无逸弃老母妻子，斩关而走，追骑且至，无逸曰：“吾死而后已，终不能同尔为逆。”因解所服金带投之于地，曰：“以此赠卿，无为相迫。”追骑竞下马取带，自相争夺，由是得免。高祖以隋代旧臣，甚尊礼之，拜刑部尚书，封滑国公，历陕东道行台民部尚书。明年，迁御史大夫。时益部新开，刑政未洽，长吏横恣，赃污狼藉；令无逸持节巡抚之，承制除授。无逸宣扬朝化，法令严肃，蜀中甚赖之。有皇甫希仁者，见无逸专制方面，徼幸上变，云：“臣父在洛阳，无逸为母之

故，阴遣臣与王世充相知。”高祖审其诈，数之曰：“无逸逼于世充，弃母归朕。今之委任，异于众人。其在益州，极为清正。此盖群小不耐，欲诬之也。此乃离间我君臣，惑乱我视听。”于是斩希仁于顺天门，遣给事中李公昌驰往慰谕之。俄而又告无逸阴与萧铣交通者，无逸时与益州行台仆射窦璡不协，于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罪状。高祖览之曰：“无逸当官执法，无所回避，必是邪佞之徒，恶直丑正，共相构扇也。”因令刘世龙、温彦博将按其事，卒无验而止，所告者坐斩，窦璡亦以罪黜。无逸既返命，高祖劳之曰：“公立身行己，朕之所悉。比多谮诉者，但为正直致邪佞所憎耳。”寻拜民部尚书，累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闭门自守，不通宾客，左右不得出门。凡所货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采不犯于人。尝夜宿人家，遇灯炷尽，主人将续之，无逸抽佩刀断衣带以为炷，其廉介如此。然过于审慎，所上表奏，惧有误失，必读之数十遍，仍令官属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审，每遣一使，辄连日不得上道。议者以此少之。母在长安疾笃，太宗令驿召之。无逸性至孝，承问惶惧，不能饮食，因道病卒。赠礼部尚书，太常考行，谥曰“孝”。礼部尚书王珪驳之曰：“无逸入蜀之初，自当扶持老母，与之同去，申其色养，而乃留在京师，子道未足，何得为孝？”竟谥为良。孙忠，开元中为卫尉卿。

李大亮，雍州泾阳人。后魏度支尚书琰之曾孙也。其先本居陇西狄道，代为著姓。祖纲，后魏南岐州刺史。父充节，隋朔州总管、武阳公。大亮少有文武才干，隋末，署韩国公庞玉行军兵曹。在东都与李密战，败，同辈百余人皆就死，贼帅张弼见而异之，独释与语，遂定交于幕下。义兵入关，大亮自东都归国，授土门令。属百姓饥荒，盗贼侵寇，大亮卖所乘马分给贫弱，劝以垦田，岁因大稔。躬捕寇盗，所击辄平。时太宗

在藩，巡抚北境，闻而嗟叹，下书劳之，赐马一匹、帛五十段。其后，胡贼寇境，大亮众少不敌，遂单马诣贼营，召其豪帅，谕以祸福，群胡感悟，相率请降。大亮又杀所乘马，以与之宴乐，徒步而归。前后降者千余人，县境以清。高祖大悦，超拜金州总管府司马。时王世充遣其兄子弘烈据襄阳，令大亮安抚樊、邓，以图进取。大亮进兵击之，所下十余城。高祖下书劳勉，迁安州刺史。又令徇广州巴东，行次九江，会辅公祐反，大亮以计擒公祐石将张善安。公祐寻遣兵围猷州，刺史左难当婴城自守，大亮率兵进援，击贼破之。以功赐奴婢百人，大亮谓曰：“汝辈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为贱隶乎！”一皆放遣。高祖闻而嗟异，复赐婢二十人，拜越州都督。贞观元年，转交州都督，封武阳县男。在越州写书百卷，及徙职，皆委之靡宇。寻召拜太府卿，出为凉州都督，以惠政闻。尝有台使到州，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无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贵矣。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赐荀悦《汉纪》一部，下书曰：“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时颉利可汗败亡，北荒诸部相率内属。有大度设、拓设、泥熟特勒及七姓种落等，尚散在伊吾，以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以绥之，多所降附。朝廷愍其部众冻

餒，遣于碛石贮粮，特加赈给。大亮以为于事无益，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氓庶，积御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已来，始就农田。若即劳役，恐致妨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是以周室爱人攘狄，竟延七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四十载而遂绝。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蕃碛，人非中夏，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蕃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帅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币帛，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太宗纳其奏。八年，为剑南道巡省大使。大亮激浊扬清，甚获当时之誉。及讨吐谷浑，以大亮为河东道行军总管。与大总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青海，历河源，遇贼于蜀浑山，接战破之，俘其名王，虏杂畜五万计。以功进爵为公，赐物千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遗亲戚。仍罄其家资，收葬五叶宗族无后者三十余丧，送终之礼，一时称盛。后拜左卫大将军。十七年，

晋王为皇太子，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以大亮兼领太子右卫率，俄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宿卫两宫，甚为亲信。大亮每当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尝劳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卧。”其见任如此。太宗每有巡幸，多令居守。房玄龄甚重之，每称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可以当大位。大亮虽位望通显，而居处卑陋，衣服俭率。至性忠谨，虽妻子不见其情容。事兄嫂有同于父母。每怀张弼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时为将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尝遇诸途而识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产以遗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于太宗曰：“臣有今日之荣，张弼力也。有官爵请回。”太宗遂迁弼为中郎将，俄代州都督。时人皆贤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十八年，太宗幸洛阳，令大亮副司空玄龄居中。寻遇疾，太宗亲为调药，驰驿赐之。临终上表，请停辽东之役，又言京师宗庙所在，愿深以关中为意。表成而叹曰：“吾闻礼，男子不死妇人之手。”于是命屏妇人，言终而卒，时五十九。死之日，家无珠玉可以为啥，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端。亲戚孤遗为大亮所鞠养，服之如父者十五人。太宗为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恻，废朝三日。赠兵部尚书、秦州都督，谥曰懿，陪葬昭陵。

兄子道裕，永徽中为大理卿。

迥秀，大亮族孙也。祖玄明，济州刺史。父义本，宣州刺史。迥秀弱冠应英材杰出举，拜相州参军，累转考功员外郎。则天雅爱其材，甚宠待之。掌举数年，迁凤阁舍人。迥秀母氏庶贱而色养过人，其妻崔氏尝叱其媵婢，母闻之不悦，迥秀即时出之。或止云：“贤室虽不避嫌疑，然过非出状，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承顺颜色，颜色苟违，何敢留也？”竟不从。长安初，历天官、夏官二侍郎，俄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则天令宫人参问其母，又尝迎入宫中，待之甚优。迥秀雅有文

才，饮酒斗余，广接宾朋，当时称为风流之士。然颇托附权幸，倾心以事张易之、昌宗兄弟，由是深为说正之士所讥。俄坐赃，出为庐州刺史。景龙中，累转鸿胪卿、修文馆学士，又持节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所居宅中生芝草数茎，又有猫为犬所乳，中宗以为孝感所致，使旌其门闾。俄代姚崇为兵部尚书，病卒。子齐损，开元十年，与权梁山等构逆伏诛，籍没其家也。

史臣曰：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如李纲直道事人，执心不回。始对隋文，慷慨获免；终忤杨素，屈辱尤深。及高祖临朝，谏舞胡鸣玉，怀不吐不茹之节，存有始有卒之规，可谓危矣。非逢有道，焉能免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李纲有焉。善果幼事贤母，长为正人。元璿于国有功，祇练边事，承家不孝，终为匪人。恭仁仕隋忠厚，驭众谦恭。破贼立功，方见仁者有勇；掌选被斥，所谓独正者危。自伪归朝，怀才遇主，连婚帝室，列位藩宣，始终无玷者鲜矣！师道慎密纯善，怯懦无更事之名；抑势避嫌，署用致非才之消。无逸知父守节陷难，离母避逆终吉，忠信之道著矣；绝宾客以闭府门，断衣带以续灯炷，廉介之志彰矣。于乎，蜀道初开，亲老地梗，至孝灭性，子道可知，不得谥为“孝”也，惜哉！大亮文武兼才，贞确成性。卖马劝农，是为政也；投身谕贼，略也；放奴婢从良者，仁也；因鹰谏猎，临终上表，忠也；论伊吾之众，智也；葬五叶无后，报张弼恩，义也；侍兄嫂如父母，孝也；不死妇人之手，礼也；无珠玉为啥，廉也。房玄龄云，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名下无虚士矣！迥秀谄事权幸，爰至台司，余不足观，清风替矣。

赞曰：李纲守道，言行俱危。善果母训，清贞是资。元璿父子，要道何亏。恭仁独正，令德无违。师道慎密，抑势见机。无逸廉介，终于孝思。大亮才德，陵、勃名随。迥秀托附，实

旧唐书

·1631·

污台司。

列传第十三

封伦 伦子言道 兄子行高 萧瑀 子锐 兄子钧 钧子瓘
钧兄子嗣业 裴矩 矩子宣机 宇文士及

封伦，字德彝，观州蓀人。北齐太子太保隆之孙。父子绣，隋通州刺史。伦少时，其舅卢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识过人，必能致位卿相。”开皇末，江南作乱，内史令杨素往征之，署为行军记室。船至海曲，素召之，伦坠于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见，竟寝不言。素后知，问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异之。素将营仁寿宫，引为土木监。隋文帝至宫所，见制度奢侈，大怒曰：“杨素为不诚矣！殫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素惶恐，虑将获谴。伦曰：“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岂非孝顺。”素退问伦曰：“卿何以知之？”对曰：“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也，惟丽是好，后心既悦，帝虑必移，所以知耳。”素叹伏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素负贵恃才，多所凌侮，唯击赏伦。每引与论宰相之务，终日忘倦，因抚其床曰：“封郎必当据吾此座。”骤称荐于文帝，由是擢授内史舍人。大业中，伦见虞世基幸于炀帝而不闲吏务，每有承受，多失事机。伦又托附之，密为指画，宣行诏命，谄顺主心。外有表疏如忤意者，皆寝而不奏。决断刑法，多峻文深诬；策勋行赏，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日坏，

皆伦所为也。宇文化及之乱，逼帝出宫，使伦数帝之罪。帝谓曰：“卿是士人，何至于此？”伦赧然而退。化及寻署内史令，从至聊城。伦见化及势蹙，乃潜结化及弟士及，请于济北运粮，以观其变。遇化及败，与士及来降。高祖以其前代旧臣，遣使迎劳，拜内史舍人。寻迁内史侍郎。

高祖尝幸温汤，经秦始皇墓，谓伦曰：“古者帝王，竭生灵之力，殫府库之财，营起山陵，此复何益？”伦曰：“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自秦、汉帝王盛为厚葬，故百官众庶竞相遵仿。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宝，咸见开发。若死而无知，厚葬深为虚费；若魂而有识，被发岂不痛哉！”高祖称善，谓伦曰：“从今之后，宜自上导下，悉为薄葬。”太宗之讨王世充，诏伦参谋军事。高祖以兵久在外，意欲旋师，太宗遣伦入朝亲论事势。伦言于高祖曰：“世充得地虽多，而羸靡相属，其所用命者，唯洛阳一城而已，计尽力穷，破在朝夕。今若还兵，贼势必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未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纳之。及太宗凯旋，高祖谓侍臣曰：“朕初发兵东讨，众议多有不同，唯秦王请行，封伦赞成此计。昔张华协同晋武，亦复何以加也！”封平原县公，兼天册府司马。会突厥寇太原，复遣使来请和亲，高祖问群臣：“和之与战，策将安出？”多言战则怨深，不如先和。伦曰：“突厥凭凌，有轻中国之意，必谓兵弱而不能战。如臣计者，莫若悉众以击之，其势必捷，胜而后和，恩威兼著。若今岁不战，明年必当复来，臣以击之为便。”高祖从之。六年，以本官检校吏部尚书，晓习吏职，甚获当时之誉。八年，进封道国公，寻徙封于密。萧瑀尝荐伦于高祖，高祖任伦为中书令。太宗嗣位，瑀迁尚书左仆射，伦为右仆射。伦素险谲，与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尽变易之，由是与瑀有隙。贞观元年，遘疾于尚书省，太宗亲

自临视，即命尚辇送还第，寻薨，年六十。太宗深悼之，废朝三日，册赠司空，谥曰明。初，伦数从太宗征讨，特蒙顾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数进忠款，太宗以为至诚，前后赏赐以万计。而伦潜持两端，阴附建成。时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止。然所为秘隐，时人莫知，事具《建成传》。卒后数年，太宗方知其事。十七年，治书侍御史唐临追劾伦曰：“臣闻事君之义，尽命不渝；为臣之节，岁寒无贰。苟亏其道，罪不容诛。伦位望鼎司，恩隆胙土，无心报效，乃肆奸谋，荧惑储籓，奖成元恶，置于常典，理合诛夷。但苞藏之状，死而后发，猥加褒赠，未正严科。罪恶既彰，宜加贬黜，岂可仍畴爵邑，尚列台槐！此而不惩，将何沮劝？”太宗令百官详议，民部尚书唐俭等议：“伦罪暴身后，恩结生前，所历众官，不可追夺，请降赠改谥。”诏从之，于是改谥繆，黜其赠官，削所食实封。

子言道，尚高祖女淮南长公主，官至宋州刺史。伦兄子行高，以文学知名。贞观中，官至礼部郎中。

萧瑀，字时文。高祖梁武帝，曾祖昭明太子，祖察，后梁宣帝。父岿，明帝。瑀年九岁，封新安郡王，幼以孝行闻。姊为隋晋王妃，从入长安。聚学属文，端正夔亮。好释氏，常修梵行，每与沙门难及苦空，必诣微旨。常观刘孝标《辩命论》恶其伤先王之教，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辩命论》以释之。大旨以为：“人禀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祸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于命，其蔽已甚。”时晋府学士柳顾言、诸葛颖见而称之曰：“自孝标后数十年间，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诋诘。今萧君此论，足疗刘子膏肓。”炀帝为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践祚，迁尚衣奉御，检校左翊卫鹰扬郎将。忽遇风疾，命家人不即医疗，仍云：“若天假余年，因此望为栖遁之资耳。”

萧后闻而诲之：“以尔才智，足堪扬名显亲，岂得轻毁形骸而求隐逸？若以此致谴，则罪在不测。”病且愈，其姊劝勉之，故复有仕进志。累加银青光禄大夫、内史侍郎。既以后弟之亲，委之机务，后数以言忤旨，渐见疏斥。炀帝至雁门，为突厥所围，瑒进谋曰：“如闻始毕托校猎至此，义成公主初不知其有违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贺敦知兵马事。昔汉高祖解平城之围，乃是阏氏之力。况义成以帝女为妻，必恃大国之援。若发一单使以告义成，假使无益，事亦无损。臣又窃听舆人之诵，乃虑陛下平突厥后更事辽东，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败。请下明诏告军中，赦高丽而专攻突厥，则百姓心安，人自为战。”炀帝从之，于是发使诣可贺敦谕旨。俄而突厥解围去，于后获其谍人，云：义成公主遣使告急于始毕，称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围，盖公主之助也。炀帝又将伐辽东，谓群臣曰：“突厥狂悖为寇，势何能为？以其少时未散，萧瑒遂相恐动，情不可恕。”因出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贼万余人寇暴纵横，瑒潜募勇敢之士，设奇而击之，当阵而降其众。所获财畜，咸赏有功，由是人竭其力。薛举遣众数万侵掠郡境，瑒要击之，自后诸贼莫敢进，郡中复安。

高祖定京城，遣书招之。瑒以郡归国，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太宗为右元帅，攻洛阳，以瑒为府司马。武德五年，迁内史令。时军国草创，方隅未宁，高祖乃委以心腹，凡诸政务，莫不关掌。高祖每临轩听政，必赐升御榻，瑒既独孤氏之婿，与语呼之为萧郎。国典朝仪，亦责成于瑒，瑒孜孜自勉，绳违举过，人皆惮之。常奏便宜数十条，多见纳用，手敕曰：“得公之言，社稷所赖。运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纳谏者之言，以金宝酬其德。今赐金一函，以报智者，勿为推退。”瑒固辞，优诏不许。其年，州置七职，务取才望兼美者

为之。及太宗临雍州牧，以瑀为州都督。高祖常有敕而中书不时宣行，高祖责其迟，瑀曰：“臣大业之日，见内史宣敕，或前后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谓易必在前，难必在后，臣在中书日久，备见其事。今皇基初构，事涉安危，远方有疑，恐失机会。比每受一敕，臣必勘审，使与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迟晚之愆，实由于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忧？”初，瑀之朝也，关内产业并先给勋人。至是特还其田宅，瑀皆分给诸宗子弟，唯留庙堂一所，以奉烝尝。及平王世充，瑀以预军谋之功，加邑二千户，拜尚书右仆射。内外考绩皆委之司会，为群僚指南，庶务繁总。瑀见事有时偏驳，而持法稍深，颇为时议所少。瑀尝荐封伦于高祖，高祖以伦为中书令。太宗即位，迁尚书左仆射，封伦为右仆射。伦素怀险诋，与商量将为可奏者，至太宗前尽变易之。于时房玄龄、杜如晦既新用事，疏瑀亲伦，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论之，而辞旨寥落。太宗以玄龄等功高，由是忤旨，废于家。俄拜特进、太子少师。未几，复为尚书左仆射，赐实封六百户。太宗常谓瑀曰：“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瑀对曰：“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盘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太宗然之，始议封建。寻坐与侍中陈叔达于上前忿诤，声色甚厉，以不敬免。岁余，授晋州都督。明年，征授左光禄大夫，兼领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瑀多辞辩，每有评议，玄龄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弥怏怏。玄龄、魏徵、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之，而罪竟不问，因此自失。由是罢御史大夫，以为太子少傅，不复预闻朝政。六年，授特进，行太常卿。八年，为河南道巡省大使，人有坐当推劾苦未得其情者，

遂置格置绳，以至于死，太宗特免责之。九年，拜特进，复令参预政事。太宗尝从容谓房玄龄曰：“萧瑀大业之日，进谏隋主，出为河池郡守。应遭割心之祸，翻见太平之日，北叟失马，事亦难常。”瑀顿首拜谢。太宗又曰：“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此人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因赐瑀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又谓瑀曰：“卿之守道耿介，古人无以过也。然而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瑀再拜谢曰：“臣特蒙诚训，又许臣以忠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魏徵进而言曰：“臣有逆众以执法，明主恕之以忠；臣有孤特以执节，明主恕之以劲。昔闻其言，今睹其实，萧瑀不遇明圣，必及于难！”太宗悦其言。

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并图形于凌烟阁。是岁，立晋王为皇太子，拜瑀太子太保，仍知政事。太宗之伐辽东也，以洛邑冲要，襟带关、河，以瑀为洛阳宫守。车驾自辽还，请解太保，仍同中书门下。太宗以瑀好佛道，尝赉绣佛像一躯，并绣瑀形状于佛像侧，以为供养之容。又赐王褒所书《大品般若经》一部，并赐袈裟，以充讲诵之服焉。瑀尝称：“玄龄以下同中书门下内臣，悉皆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累独奏云：“此等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谳知，但未反耳。”太宗谓瑀曰：“为人君者，驱驾英材，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太宗数日谓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备，自当舍其短而用其长。朕虽才谢聪明，不应顿迷臧否。”因数为瑀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太宗积久衔之，终以瑀忠贞居多而未废也。会瑀请出家，太宗谓曰：“甚知公素爱桑门，今者不能违意。”瑀旋踵奏曰：“臣顷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对群臣吐言，而取舍相违，心不能平。瑀寻称足疾，时诣

朝堂，又不入见，太宗谓侍臣曰：“瑀岂不得其所乎，而自谦如此？”遂手诏曰：

朕闻物之顺也，虽异质而成功；事之违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举，可济千里之川；辕引轮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动静相循易为务，曲直相反难为功，况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际者矣。朕以无明于元首，期托德于股肱，思欲去伪归真，除浇反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谷。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辩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往前朕谓张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应，请先入道，朕即许之，寻复不用。一回一惑，在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于帷宸之所。乖栋梁之大体，岂具瞻之量乎？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宜即去兹朝阙，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二十一年，征授金紫光禄大夫，复封宋国公。从幸玉华宫，遘疾薨于宫所，年七十四。太宗闻而辍膳，高宗为之举哀，遣使吊祭。太常谥曰“肃”。太宗曰：“易名之典，必考其行。瑀性多猜贰，此谥失于不直，更宜摭实。”改谥曰贞褊公。册赠司空、荆州都督，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临终遗书曰：“生而必死，理之常分。气绝后可著单服一通，以充小敛。棺内施单席而已，冀其速朽，不得别加一物。无假卜日，惟在速办。自古贤哲，非无等例，尔宜勉之。”诸子遵其遗志，敛葬俭薄。

子锐嗣，尚太宗女襄城公主，历太常卿、汾州刺史。公主雅有礼度，太宗每令诸公主，凡厥所为，皆视其楷则。又令所司别为营第，公主辞曰：“妇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处不同，则定省多阙。”再三固让，乃止，令于旧宅而改创焉。永徽初，公主薨，诏葬昭陵。

瑀兄璟，亦有学行。武德中为黄门侍郎，累转秘书监，封兰陵县公。贞观中卒，赠礼部尚书。

瑀兄子钧，隋迁州刺史、梁国公珣之子也。博学有才望。贞观中，累除中书舍人，甚为房玄龄、魏徵所重。永徽二年，历迁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时有左武侯别驾卢文操，逾垣盗左藏库物，高宗以别驾职在纠绳，身行盗窃，命有司杀之。钧进谏曰：“文操所犯，情实难原。然恐天下闻之，必谓陛下轻法律，贱人命，任喜怒，贵财物。臣之所职，以谏为名，愚衷所怀，不敢不奏。”帝谓曰：“卿职在司谏，能尽忠规。”遂特免其死罪，顾谓侍臣曰：“此乃真谏议也。”寻而太常乐工宋四通等，为宫人通传信物，高宗特令处死，乃遣附律，钧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手诏曰：“朕闻防祸未萌，先贤所重，宫阙之禁，其可渐欤？昔如姬窃符，朕用为永鉴，不欲今兹自彰其过，所搦宪章，想非滥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覲引裾，侧席殊楹，冀旌折槛。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远处配流。”钧寻为太子率更令，兼崇贤馆学士。显庆中卒。所撰《韵旨》二十卷，有集三十卷行于代。

子瓘，官至渝州长史。母终，以毁卒。瓘子嵩，别有传。

钧兄子嗣业，少随祖姑隋炀帝后入于突厥。贞观九年归朝，以深识蕃情充使，统领突厥之众。累转鸿胪卿，兼单于都护府长史。调露中，单于突厥反叛，嗣业率兵战，败，配流岭南而死。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祖佗，后魏东荆州刺史。父讷之，北齐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为伯父让之所鞠。及长，博学，早知名，仕齐为高平王文学。齐亡，隋文帝为定州总管，召补记室，甚亲敬之。文帝即位，迁给事郎，直内史省，奏舍人事。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及陈平，晋王广令矩与高颀收陈图籍，归之秘府。累迁吏部侍郎，以事免。大业初，西域诸蕃款张掖塞与中国互市，炀帝遣矩监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欲吞并夷狄，乃访西域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悦，赐物五百段。每日引至御座，顾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西域多珍宝及吐谷浑可并之状，帝信之。仍委以经略，拜民部侍郎。俄迁黄门侍郎，参预朝政。令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三年，帝有事于恆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盛服珠玉锦罽，焚香奏乐，歌舞相趋，谒于道左。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填咽周亘数十里，帝见之大悦。及灭吐谷浑，蛮夷纳贡，诸蕃慑服，相继来庭。虽拓地数千里，而役戍委输之费，岁巨万计，中国骚动焉。帝以矩有绥怀之略，加位银青光禄大夫。其年，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大征四方奇技，作鱼龙曼延角牴于洛邑，以夸诸戎狄，终月而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人贸易，所至处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夷人有识者，咸私哂其矫饰焉。帝称矩至诚，谓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寻令与将军薛世雄城伊吾而还，赐钱四十万。矩因进计纵反间于射匮，使潜攻处罗。后处罗为射匮所迫，竟随使者入朝，帝甚悦，赐矩

貂裘及西域珍器。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可汗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汉时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列为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时，安得不有事于此，使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服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请面诏其使还本国，遣诏其王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高丽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王师临辽，以本官领虎贲郎将。明年，复从至辽东。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帝令矩兼掌兵部事。以前后渡辽功，进位右光禄大夫。矩后从幸江都。及义兵入关，屈突通败问至，帝问矩方略，矩曰：“太原有变，京畿不静，遥为处分，恐失事机。唯銮舆早还，方可平定。”矩见天下将乱，恐为身祸，每遇人尽礼，虽至胥吏，皆得其欢心。时从驾骠果多逃散，矩言于帝曰：“车驾留此，已经二岁，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请听兵士于此纳室，私相奔诱者，因而配之。”帝从其计，军中渐安，咸曰：“裴公之惠也。”是时，帝既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宇文化及弑逆，署为尚书右仆射。化及败，窦建德复以为尚书右仆射，令专掌选事。时建德起自群盗，事无节文，矩为之创定朝仪，权设法律，宪章颇备，建德大悦，每谘访焉。

及建德败，矩与伪将曹旦及建德之妻赧传国八玺，举山东之地来降，封安邑县公。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迁太子詹事。令与虞世南撰《吉凶书仪》，参按故实，甚合礼度，为学者所称，至今行之。八年，兼检校侍中。及太子建成被诛，其余党尚保宫城，欲与秦王决战，王遣矩晓谕之，官兵乃散。寻迁民部尚书。矩年且八十，而精爽不衰，以晓习故事，甚见推

重。太宗初即位，务止奸吏，或闻诸曹案典，多有受贿者，乃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太宗怒，将杀之，矩进谏曰：“此人受贿，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太宗纳其言，因召百僚谓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贞观元年卒，赠绛州刺史，谥曰敬。撰《开业平陈记》十一卷，行于代。

子宣机，高宗时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左中护。

宇文士及，雍州长安人。隋右卫大将军述子，化及弟也。开皇末，以父勋封新城县公。隋文帝尝引入卧内，与语，奇之，令尚炀帝女南阳公主。大业中，历尚辇奉御，从幸江都。以父忧去职，寻起为鸿胪少卿。化及之潜谋逆乱也，以其主婿，深忌之而不告，既弑炀帝，署为内史令。初，高祖为殿内少监，时士及为奉御，深自结托。及随化及至黎阳，高祖手诏召之。士及亦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高祖大悦，谓侍臣曰：“我与士及素经共事，今贡金环，是其来意也。”及至魏县，兵威日蹙，士及劝之西归长安，化及不从，士及乃与封伦求于济北征督军粮。俄而化及为窦建德所擒，济北豪右多劝士及发青、齐之众，北击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观形势。士及不纳，遂与封伦等来降。高祖数之曰：“汝兄弟率思归之卒，为入关之计，当此之时，若得我父子，岂肯相存，今欲何地自处？”士及谢曰：“臣之罪诚不容诛，但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阴宫，复尽丹赤。自陛下飞龙九五，臣实倾心西归，所以密申贡献，冀此赎罪耳。”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时士及妹为昭仪，有宠，由是渐见亲待，授上仪同。从太宗平宋金刚，以功复封新城县公，妻以寿光县主，

仍迁秦王府骠骑将军。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以功进爵郢国公，迁中书侍郎，再转太子詹事。太宗即位，代封伦为中书令，真食益州七百户。寻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时突厥屡为边寇，士及欲立威以镇边服，每出入陈兵，盛为容卫；又折节礼士，凉士服其威惠。征为殿中监，以疾出为蒲州刺史，为政宽简，吏人安之。数岁，入为右卫大将军，甚见亲顾，每延入阁中，乙夜方出，遇其归沐，仍遣驰召，同列莫与为比。然尤谨密，其妻每问向中使召有何乐事，士及终无所言。寻录其功，别封一子为新城县公。在职七年，复为殿中监，加金紫光禄大夫。及疾笃，太宗亲问，抚之流涕。贞观十六年卒，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抚幼弟及孤兄子，以友爱见称，亲戚故人贫乏者，辄遗之。然厚自封植，衣食服玩必极奢侈。谥曰“恭”，黄门侍郎刘洎驳之曰：“士及居家侈纵，不宜为恭。”竟谥曰纵。

史臣曰：封伦多揣摩之才，有附托之巧。党化及而数炀帝，或有赧颜；托士及以归唐朝，殊无愧色。当建成之际，事持两端；背萧瑀之恩，奏多异议。太宗，明主也，不见其心；玄龄，贤相焉，尚容其谄。狡算丑行，死而后彰，苟非唐临之劾，唐俭等议，则奸人得计矣。萧瑀骨鲠亮直，儒术清明。执政隋朝，忠而获罪；委质高祖，知无不为。及太宗临朝，房、杜用事，不容小过，欲居成功，既形猜贰之言，宁固或跃之位？易名而祇加“褊”字，所幸者犹多；奉佛而不失道情，非善也而何谓。裴矩方略宽简，士及通变谨密，皆一时之称也。

赞曰：封伦揣摩谄诈，萧瑀骨鲠儒术。裴矩方略宽简，士及通变谨密。

列传第十四

高祖二十二子

隐太子建成 卫王玄霸 巢王元吉 楚王智云 荆王元景
汉王元昌 酆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王元礼 韩王元嘉
彭王元则 郑王元懿 霍王元轨 虢王凤 道王元庆
邓王元裕 舒王元名 鲁王灵夔 江王元祥 密王元晓
滕王元婴

高祖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生隐太子建成及太宗、卫王玄霸、巢王元吉，万贵妃生楚王智云，尹德妃生酆王元亨，莫嬪生荆王元景，孙嬪生汉王元昌，宇文昭仪生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崔嬪生邓王元裕，杨嬪生江王元祥，小杨嬪生舒王元名，郭婕妤生徐王元礼，刘婕妤生道王元庆，杨美人生虢王凤，张美人生霍王元轨，张宝林生郑王元懿，柳宝林生滕王元婴，王才人生彭王元则，鲁才人生密王元晓，张氏生周王元方。

隐太子建成，高祖长子也。大业末，高祖捕贼汾、晋，建成携家属寄于河东。义旗初建，遣使密召之，建成与巢王元吉间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从平长安。义宁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国世子，开府，置僚属。二年，授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将兵十万徇洛阳。及还，恭帝授尚书令。武德元年，立为皇太子。二年，司竹群盗祝山海有众一千，自称护乡公，诏建成率将军桑显和进击山海，平之。时凉州人安兴贵杀贼帅李轨，以众来降，令建成往原州应接之。时甚暑，而驰猎无度，士卒不堪其劳，

逃者过半。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又遣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俱为宫官，与参谋议。四年，稽胡酋帅刘成拥部落数万人为边害，又诏建成率师讨之。军次鄜州，与成军遇，击，大破之，斩首数百级，虏获千余人。建成设诈放其渠帅数十人，并授官爵，令还本所招慰群胡，成与胡中大帅亦请降。建成以胡兵尚众，恐有变，将尽杀之。乃扬言增置州县，须有城邑，悉课群胡执板筑之具，会筑城所，阴勒兵士，皆执之。成闻有变，奔于梁师都。竟诛降胡六千余人。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及刘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谓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而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建成从其计，遂请讨刘黑闥，擒之而旋。

时高祖晚生诸王，诸母擅宠椒房，亲戚并分事宫府，竞求恩惠。太宗每总戎律，惟以抚接才贤为务，至于参请妃媛，素所不行。初平洛阳，高祖遣贵妃等驰往东都选阅宫人及府库珍物，因私有求索，兼为亲族请官。太宗以财簿先已封奏，官爵皆酬有功，并不允许，因此衔恨弥切。时太宗为陕东道行台，诏于管内得专处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给田数十顷。后婕妤张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诏赐焉。神通以教给在前，遂不肯与。婕妤矫奏曰：“敕赐妾父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责太宗曰：“我诏敕不行，尔之教命，州县即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谓裴寂等：“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又德

妃之父尹阿鼠所为横恣，秦王府属杜如晦行经其门，阿鼠家僮数人牵如晦坠马殴击之，骂云：“汝是何人，敢经我门而不下马！”阿鼠或虑上闻，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轹妾父。”高祖又怒谓太宗曰：“尔之左右，欺我妃嫔之家一至于此，况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辩明，卒不被纳。妃嫔等因奏言：“至尊万岁后，秦王得志，母子定无子遗。”因悲泣哽咽。又云：“东宫慈厚，必能养育妾母子。”高祖恻怛久之。自是于太宗恩礼渐薄，废立之心亦以此定，建成、元吉转蒙恩宠。

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宫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并通，更无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用之物，相遇则如家人之礼。由是皇太子令及秦、齐二王教与诏敕并行，百姓惶惑，莫知准的。建成、元吉又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复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宅，侵夺犬马。同恶相济，掩蔽聪明，苟行己志，惟以甘言谀辞承候颜色。建成乃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及高祖幸仁智宫，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又遣郎将尔硃焕、校尉桥公山赍甲以赐文干，令起兵共相应接。公山、焕等行至豳乡，惧罪驰告其事。高祖托以他事，手诏追建成诣行在所。既至，高祖大怒，建成叩头谢罪，奋身自投于地，几至于绝。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监陈万福防御，而文干遂举兵反。高祖驰使召太宗以谋之，太宗曰：“文干小竖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应擒剿。纵其假息时刻，但须遣一将耳。”高祖曰：“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

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为建成内请，封伦又外为游说，高祖意便顿改，遂寝不行，复令建成还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嵩州。后又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高祖幸第问疾，因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乃谓太宗曰：“发迹晋阳，本是汝计；克平宇内，是汝大功。欲升储位，汝固让不受，以成汝美志。建成自居东宫，多历年所，今复不忍夺之。观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已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太宗泣而奏曰：“今日之授，实非所愿，不能远离膝下。”言讫呜咽，悲不自胜。高祖曰：“昔陆贾汉臣，尚有递过之事，况吾四方之主，天下为家。东西两宫，途路咫尺，忆汝即往，无劳悲也。”及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今往洛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后患。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跃，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高祖于是遂停。是后，日夜阴与元吉连结后宫，谮诉愈切，高祖惑之。太宗惧，不知所为。李靖、李勣等数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封伦亦潜劝太宗图之，并不许。伦反言于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若不立之，愿早为之所。”又说建成作乱，曰：“夫为四海者，不顾其亲。汉高乞羹，此之谓矣。”

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元吉因兵集，将与建成克期举事。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争曰：“事急矣！若不行权道，社稷必危。周公圣人，岂无情于骨肉？为存社稷，大义灭亲。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

屠戮，于义何成？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草泽，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计。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因自陈曰：“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高祖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等，欲令穷覆其事。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而走，尉迟敬德杀之。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太宗左右数百骑来赴难，建成等兵遂败散。高祖大惊，谓裴寂等曰：“今日之事如何？”萧瑀、陈叔达进曰：“臣闻内外无限，父子不亲，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建成、元吉，义旗草创之际，并不预谋；建立已来，又无功德，常自怀忧，相济为恶，衅起萧墙，遂有今日之事。秦王功盖天下，率土归心，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陛下如释重负，苍生自然又安。”高祖曰：“善！此亦吾之夙志也。”乃命召太宗而抚之曰：“近日已来，几有投杼之惑。”太宗哀号久之。建成死时年三十八。长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并坐诛。太宗即位，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仍以皇子赵王福为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赠皇太子，谥仍依旧。

卫王玄霸，高祖第三子也。早薨无子。武德元年，追赠卫王，谥曰怀。四年，封太宗子泰为宜都王以奉其祀，以礼改葬，太子以下送于郭外。泰后徙封于越，又以宗室赠西平王琼之子保定为嗣。贞观五年薨，无子，国除。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义师起，授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寻进封齐国公，授十五郡诸军事、镇北大将军，留镇太原，许以便宜行事。武德元年，进爵为王，授并州总管。二年，刘武周南侵汾、晋，诏遣右卫将军宇文歆助元吉守并州。元吉性好畋猎，载网罟三十余两，尝言“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又纵其左右攘夺百姓。歆频谏不纳，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窦诞游猎，蹂践谷稼，放纵亲昵，公行攘夺，境内六畜，因之殆尽。当衢而射，观人避箭以为笑乐。分遣左右，戏为攻战，至相击刺毁伤至死。夜开府门，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怀愤叹。以此守城，安能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讽父老诣阙请之，寻令复职。时刘武周率五千骑至黄蛇岭，元吉遣车骑将军张达以步卒百人先尝之。达以步卒少，固请不行。元吉强遣之，至则尽没于贼。达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进逼并州。元吉大惧，给其司马刘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因夜出兵，携其妻妾弃军奔还京师，并州遂陷。高祖怒甚，谓礼部尚书李纲曰：“元吉幼小，未习时事，故遣窦诞、宇文歆辅之。强兵数万，食支十年，起义兴运之基，一朝而弃。宇文歆首画此计，我当斩之。”纲曰：“赖歆令陛下不失爱子，臣以为有功。”高祖问其故，纲封曰：“罪由窦诞不能规讽，致令军人怨愤。又齐王年少，肆行骄逸，放纵左右，侵渔百姓。诞曾无谏止，乃随顺掩藏，以成其衅，此诞之罪。宇文歆论情则疏，向彼又浅，王之过失，悉以闻奏。且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而歆言之，岂非忠恳？今欲诛罪，不录其心，臣愚窃以为过。”翌日，高祖召纲入，升御坐，谓曰：“今我有公，遂使刑罚不滥。元吉自恶，结怨于人。歆既曾以表闻，诞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也。”寻加授元吉侍中、襄州道行台尚书令、稷州刺史。四年，太宗征窦建德，留元吉与

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余人。世充平，拜司空，余官如故，加赐袞冕之服、前后部鼓吹乐二部、班剑二十人、黄金二千斤，与太宗各听三炉铸钱以自给。六年，加授隰州总管。及与建成连谋，各募壮士，多匿罪人。复内结宫掖，递加称誉，又厚赂中书令封伦以为党助。由是高祖颇疏太宗而加爱元吉。太宗尝从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护军宇文宝于寝内，将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耳，于我何害！”九年，转左卫大将军，寻进位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刺史并如故。

高祖将避暑太和宫，二王当从，元吉谓建成曰：“待至宫所，当兴精兵袭取之。置土窟中，唯开一孔以通饮食耳。”会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建成乃荐元吉代太宗督军北讨，仍令秦府骁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并与同行。又追秦府兵帐，简阅骁勇，将夺太宗兵以益其府。又谮杜如晦、房玄龄，逐令归第。高祖知其谋而不制。元吉因密请加害太宗，高祖曰：“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高祖不对，元吉遂退。建成谓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于彼宴别，令壮士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谅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付吾国务。正位已后，以汝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时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晔闻其谋，密告太宗。太宗召府僚以告之，皆曰：“大王若不正断，社稷非唐所有。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群小得志，元吉狼戾，终亦不事其兄。往者护军薛宝上齐王符篆云：‘元吉合成唐字。’齐王得

之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为乱未成，预怀相夺。以大王之威，袭二人如拾地芥。”太宗迟疑未决，众又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也？”曰：“浚哲文明，温恭允塞，为子孝，为君圣，焉可议之乎？”府僚曰：“向使舜浚井不出，自同鱼鳖之毙，焉得为孝子乎？涂廩不下，便成煨烬之余，焉得为圣君乎？小杖受，大杖避，良有以也。”太宗于是定计诛建成及元吉。元吉死时年二十四。有五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并坐诛。寻诏绝建成、元吉属籍。太宗践祚，追封元吉为海陵郡王，谥曰刺，以礼改葬。贞观十六年，又追封巢王，谥如故，复以曹王明为元吉后。

楚王智云，高祖第五子也。母曰万贵妃，性恭顺，特蒙高祖亲礼。宫中之事，皆谘禀之，诸王妃主，莫不推敬。后授楚国太妃，薨，陪葬献陵。智云本名稚詮，大业末，从高祖于河东。及义师将起，隐太子建成潜归太原，以智云年小，委之而去。因为吏所捕，送于长安，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义宁元年，赠尚书左仆射、楚国公。武德元年，追封楚王，谥曰哀。无子，三年，以太宗子宽为嗣。宽薨，贞观二年，复以济南公世都子灵龟嗣焉。灵龟，永徽中历魏州刺史，政尚清严，奸盗屏迹。又开永济渠入于新市，以控引商旅，百姓利之。卒官。子福嗣，嗣降爵为公。仪凤中，卒于右威卫将军。子承况，神龙中为右羽林将军，与节愍太子同举兵，入玄武门，为乱兵所杀。

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武德三年，封为赵王。八年，授安州都督。贞观初，历迁雍州牧、右骁卫大将军。十年，徙封荆王，授荆州都督。十一年，定制元景等为代袭刺史。诏曰：皇王受命，步骤之迹以殊；经籍所纪，质文之道匪一。虽

治乱不同，损益或异，至于设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辅王室，莫不明其典章，义存于致治；崇其贤戚，志在于无疆。朕以寡昧，丕承鸿绪，寅畏三灵，忧勤百姓，考明哲之余论，求经邦之长策。帝业之重，独任难以成务；天下之旷，因人易以获安。然则侯伯肇于自昔，州郡始于中代，圣贤异术，沿革随时，复古则义难顿从，寻今则事不尽理。遂规模周、汉，斟酌曹、马，采按部之嘉名，参建侯之旧制，共治之职重矣，分土之实存焉。已有制书，陈其至理。继世垂范，贻厥后昆；维城作固，同符前烈。荆州都督荆王元景、梁州都督汉王元昌、徐州都督徐王元礼、潞州都督韩王元嘉、遂州都督彭王元则、郑州刺史郑王元懿、绛州刺史霍王元轨、虢州刺史虢王凤、豫州刺史道王元庆、邓州刺史邓王元裕、寿州刺史舒王元名、幽州都督燕王灵夔、苏州刺史许王元祥、安州都督吴王恪、相州都督魏王泰、齐州都督齐王裕、益州都督蜀王愔、襄州刺史蒋王恽、扬州都督越王贞、并州都督晋王某、秦州都督纪王慎等，或地居旦、奭，夙闻《诗》《礼》；或望及间、平，早称才艺，并爵隆土宇，宠兼车服。诚孝之心，无忘于造次；风政之举，克著于期月。宜冠恆册，祚以休命。其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代代承袭。

寻又罢代袭之制。元景久之转鄜州刺史。高宗即位，进位司徒，加实封通前满一千五百户。永徽四年，坐与房遗爱谋反赐死，国除。后追封沉黎王，备礼改葬。以渤海王奉慈子长沙为嗣，降爵为侯。神龙初，追复爵土，并封其孙逊为嗣荆王，寻薨，国除。

汉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学，善隶书。武德三年，封为鲁王。贞观五年，授华州刺史，转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汉王。元昌在州，颇违宪法，太宗手敕责之。初不自咎，更怀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宠，乃相附托，图为不轨。十六

年，元昌来朝京师，承乾频召入东宫夜宿，因谓承乾曰：“愿陛下早为天子。近见御侧，有一宫人，善弹琵琶，事平之后，当望垂赐。”承乾许诺。又刻臂出血，以帛拭之，烧作灰，和酒同饮，共为信誓，潜伺间隙。十七年，事发，太宗弗忍加诛，特敕免死。大臣高士廉、李世勣等奏言：“王者以四海为家，以万姓为子，公行天下，情无独亲。元昌苞藏凶恶，图谋逆乱，观其指趣，察其心府，罪深燕旦，衅甚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齿，五刑不足申其罚，九死无以当其愆。而陛下情屈至公，恩加梟獍，欲开疏网，漏此鲸鲵。臣等有司，期不奉制，伏愿敦师宪典，诛此凶慝。顺群臣之愿，夺鹰鹯之心，则吴、楚七君，不幽叹于往汉；管、蔡二叔，不沉恨于有周。”太宗事不获已，乃赐元昌自尽于家，妻子籍没，国除。

酆王元亨，高祖第八子也。武德三年受封。贞观二年，授散骑常侍，拜金州刺史。及之籓，太宗以其幼小，甚思之，中路赐以金盞，遣使为之设宴。六年薨，无子，国除。

周王元方，高祖第九子也。武德四年受封。贞观二年，授散骑常侍。三年薨，赠左光禄大夫，无子，国除。

徐王元礼，高祖第十子也。少恭谨，善骑射。武德四年，封郑王。贞观六年，赐实封七百户，授郑州刺史，徙封徐王，迁徐州都督。十七年，转绛州刺史，以善政闻，太宗降玺书劳勉，赐以锦彩。二十三年，加实封千户。永徽四年，加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薨，赠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献陵。

子淮南王茂嗣。茂险薄无行，元礼姬赵氏有美色，及元礼遇疾，茂遂逼之，元礼知而切加责让。茂乃屏斥元礼侍卫，断其药膳，仍云：“既得五十年为王，更何烦服药？”竟以馁终。上元中，事泄，配流振州而死。神龙初，又封茂子瓘为嗣徐王。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中，除宗正员外卿，卒。子

延年嗣。开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员外洗马。天宝初，拔汗那王入朝，延年将嫁女与之，为右相李林甫所奏，贬文安郡别驾、彭城长史，坐赃贬永嘉司士。至德初，余杭郡司马，卒。永泰元年，女婿黔中观察使赵国珍入朝，请以延年子前施州刺史讽为嗣，因封嗣徐王。

韩王元嘉，高祖第十一子也。母宇文昭仪，隋左武卫大将军述之女也。早有宠于高祖，高祖初即位，便欲立为皇后，固辞不受。元嘉少以母宠，特为高祖所爱，自登极晚生皇子，无及之者。武德四年，封宋王，徙封徐王。贞观六年，赐实封七百户，授潞州刺史，时年十五。在州闻太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京师发丧，哀毁过礼，太宗嗟其至性，屡慰勉之。九年，授右领军大将军。十年，改封韩王，授潞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元嘉少好学，聚书至万卷，又采碑文古迹，多得异本。闺门修整，有类寒素士大夫。与其弟灵夔甚相友爱，兄弟集见，如布衣之礼。其修身洁己，内外如一，当代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轨抑其次焉。高宗末，元嘉转泽州刺史。及天后临朝摄政，欲顺物情，乃进授元嘉为太尉，定州刺史、霍王元轨为司徒，青州刺史、舒王元名为司空，隆州刺史、鲁王灵夔为太子太师，苏州刺史、越王贞为太子太傅，安州都督、纪王慎为太子太保，并外示尊崇，实无所综理。其后渐将诛戮宗室诸王不附己者，元嘉大惧，与其子通州刺史、黄公譔及越王贞父子谋起兵，于是皇宗国戚内外相连者甚广。遣使报贞及贞子琅邪王冲曰：“四面同来，事无不济。”冲与诸道计料未审而先发兵，仓卒唯贞应之，诸道莫有赴者，故其事不成。元嘉坐诛。譔少以文才见知，诸王子中，与琅邪王冲为一时之秀，凡所交结皆当代名士。时天下犯罪籍没者甚众，唯冲与譔父子书籍最多，皆文句详定，秘阁所不及。神龙初，追复元嘉爵土，

并封其第五子讷为嗣韩王，官至员外祭酒。开元十七年卒。元嘉长子训，高祖时封颍川王，早卒。次子谊，封武陵王，官至濮州刺史。开元中，封讷子叔璇为嗣韩王、国子员外司业。

彭王元则，高祖第十二子也。武德四年，封荆王。贞观七年，授豫州刺史。十年，改封彭王，除遂州都督，寻坐章服奢僭免官。十七年，拜澧州刺史，更折节励行，颇著声誉。永徽二年薨，高宗为之废朝三日，赠司徒、荆州都督，陪葬献陵，谥曰思。发引之日，高宗登望春宫望其灵车，哭之甚恸。无子，以霍王元轨子绚嗣，龙朔中封南昌王。子志暎，神龙初封嗣彭王。景龙初，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中，宗正卿同正员，卒。

郑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也。颇好学。武德四年，封滕王。贞观七年，授兖州刺史，赐实封六百户。十年，改封郑王，历郑、潞二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总章中，累授绛州刺史。数断大狱，甚有平允之誉。高宗嘉之，降玺书褒美，赐物三百段。咸亨四年薨，赠司徒、荆州大都督，谥曰惠，陪葬献陵。子璿，上元初，封为嗣郑王，官至鄂州刺史。神龙初，又封璿嫡子希言为嗣郑王。景龙四年，嗣郑王希言等共一十四人，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中，右金吾大将军。天宝初，再为太子詹事同正员，卒。

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也。少多才艺，高祖甚奇之。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徙封吴王。贞观初，太宗尝问群臣曰：“朕子弟孰贤？”侍中魏徵对曰：“臣愚暗，不尽知其能。唯吴王数与臣言，未尝不自失。”上曰：“朕亦器之，卿以为前代谁比？”征曰：“经学文雅，亦汉之间、平也。”由是宠遇弥厚，因令娶征女焉。从太宗游猎，遇群兽，命元轨射之，矢不虚发，太宗抚其背曰：“汝武艺过人，怅今无所施耳。当天下未定，我得汝岂不美乎！”七年，拜寿州刺史，赐实封六

百户。高祖崩，去职，毁瘠过礼，自后常衣布，示有终身之戚焉。每至忌辰，辄数日不食。十年，改封霍王，授绛州刺史，寻转徐州刺史。元轨前后为刺史，至州，唯闭阁读书，吏事责成于长史、司马，谨慎自守，与物无忤，为人不妄。在徐州，唯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之交。人或问玄平王之长，玄平答曰：“无长。”问者怪而复问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见其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吾何以称之哉？”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为定州刺史。突厥来寇，元轨令开门偃旗，虏疑有伏，惧而宵遁。州人李嘉运与贼连谋，事泄，高宗令收按其党。元轨以强寇在境，人心不安，惟杀嘉运，余无所及，因自劾违制。上览表大悦，谓使曰：“朕亦悔之，向无王，则失定州矣。”“有王文操遇贼，而二子凤、贤遂以身蔽捍，文操获全，二子皆死。县司抑而不申，元轨察知，遣使吊祭，表上其事，诏并赠朝散大夫，令加旌表。其礼贤爱善如此。后因入朝，屡上疏陈时政得失，多所匡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问焉。高宗崩，与侍中刘齐贤等知山陵葬事，齐贤服其识练故事，每谓人曰：“非我辈所及也。”元轨尝使国令征封，令白：“请依诸国赋物贸易取利。”元轨曰：“汝为国令，当正吾失，反说吾以利耶！”拒而不纳。垂拱元年，加位司徒，寻出为襄州刺史，转青州。四年，坐与越王贞连谋起兵，事觉，徙居黔州，仍令载以槛车，行至陈仓而死。有子七人。长子绪，最有才艺。上元中，封江都王，累除金州刺史。重拱中，坐与裴承光交通被杀。神龙初，与元轨并追复爵位，仍封绪孙晖为嗣霍王。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中，左千牛员外将军。

虢王凤，高祖第十五子也。武德六年，封虢王。贞观七年，授邓州刺史，赐实封六百户。十年，徙封虢王，历虢、豫二州

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麟德初，累授青州刺史。上元元年薨，年五十二，赠司徒、扬州大都督，陪葬献陵，谥曰庄。子平阳郡王翼嗣，官至光州刺史。永隆二年卒。子寓嗣，则天时失爵。凤第三子定襄郡公宏，则天初为曹州刺史。第五子东莞郡公融，少以武勇见知。垂拱中，为申州刺史。初，黄公譔将与越王贞通谋，深倚仗融，以为外助。时诏追诸亲赴都，融私使问其所亲成均助教高子贡曰：“可入朝以否？”子贡报曰：“来必取死。”融乃称疾不朝，以俟诸藩期。及得越王贞起兵书，仓卒不能相应，为僚吏所逼，不获已而奏之，于是擢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右赞善大夫。未几，为支党所引，被诛。子彻，神龙元年袭封东莞郡公。开元五年，继密王元晓，改为嗣密王。十二年，改封濮阳郡王，历宗正卿、金紫光禄大夫，卒。神龙初，封凤嫡孙邕为嗣虢王。邕娶韦庶人妹为妻，由是中宗时特承宠异，转秘书监，俄又改封汴王，开府置僚属。月余而韦氏败，邕挥刃截其妻首，以至于朝，深为物议所鄙。贬沁州刺史，不知州事，削封邑。景云二年，复嗣虢王，还封二百户。累迁卫尉卿。开元十五年卒。子巨嗣，别有传。

道王元庆，高祖第十六子也。武德六年，封汉王。八年，改封陈王。贞观九年，拜赵州刺史，赐实封八百户。十年，改封道王，授豫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永徽四年，历滑州刺史，以政绩闻，赐物二百段。后历徐、沁、卫三州刺史。元庆事母甚谨，及母薨，又请躬修坟墓，优诏不许。麟德元年薨，赠司徒、益州都督，陪葬献陵，谥曰孝。子临淮王诱嗣，官至澧州刺史。永淳中，坐赃削爵。次子询，寿州刺史。询子微，神龙初，封为嗣道王。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景云元年，宗正卿，卒。子链，开元二十五年，袭封嗣道王。广德中，官至宗正卿。

邓王元裕，高祖第十七子也。贞观五年，封郟王。十一年，改封邓王，赐实封八百户，历邓、梁、黄三州刺史。元裕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卢照邻为布衣之交。二十三年，加实封通前一千五百户。高宗时，又历寿、襄二州刺史、兖州都督。麟德二年薨，赠司徒、益州大都督，陪葬献陵，谥曰康。无子，以弟江王元祥子广平公灵嗣。神龙初，封灵子孝先为嗣邓王。开元十三年，右监门卫大将军、冠军大将军，卒。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也。年十岁时，高祖在大安宫，太宗晨夕使尚宫起居送珍馐，元名保傅等谓元名曰：“尚宫品秩高者，见宜拜之。”元名曰：“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太宗闻而壮之，曰：“此真我弟也。”贞观五年，封谯王。十一年，徙封舒王，赐实封八百户，拜寿州刺史。后历滑、许、郑三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转石州刺史。

元名性高洁，罕问家人产业，朝夕矜庄，门庭清肃，常诫其子豫章王亶等曰：“藩王所乏者，不虑无钱财官职，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及亶为江州刺史，以善政闻，高宗手敕褒美元名，以赏其义方之训。高宗每欲授元名大州刺史，固辞曰：“忝预藩戚，岂以州郡户口为仕进之资？”辞情恳到，故在石州二十年，赏玩林泉，有尘外之意。垂拱年，除青州刺史，又除郑州刺史。州境邻接都畿，诸王及帝戚莅官者，或有不检摄家人，为百姓所苦。及元名到，大革其弊。转滑州刺史，政理如在郑州。寻加授司空。永昌年，与子亶俱为丘神勣所陷，被杀。神龙初，赠司徒，复其官爵，仍令以礼改葬。亶子津为嗣舒王。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开元中，左威卫将军，卒。子万嗣，天宝二年卒。子藻嗣，天宝九载，封嗣舒王。

鲁王灵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誉，善音律，好学，

工草隶，与同母兄韩王元嘉特相友爱。贞观五年，封魏王。十年，改封燕王，赐实封八百户，授幽州都督。十四年，改封鲁王，授兖州都督。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永徽六年，转隆州刺史，后历绛、滑、定等州刺史，太子太师。垂拱元年，授邢州刺史。四年，与兄元嘉子黄公譔结谋，欲起兵应接越王贞父子，事泄，配流振州，自缢而死。有二子：长子铄，封清河王。次子藹，封范阳王，历右散骑常侍，为酷吏所陷。神龙初，追复灵夔官爵，仍令以礼改葬。封藹子道坚为嗣鲁王。性严整，虽在闺门，造次必于庄敬。少年佐郡，声实已彰。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历果、陇、吉、冀、洛、汾、沧等七州刺史，国子祭酒。开元二十二年，兼检校魏州刺史，未行，改汴州刺史、河南道采访使。此州都会，水陆辐凑，实曰膏腴，道坚特以清毅闻。入为宗正卿，卒。子宇嗣，二十九年，封嗣鲁王。至德元年，从幸巴蜀，为右金吾将军。宝应元年，皇太子封为鲁王，改宇嗣邹王。道坚弟道邃，中兴初，封戴国公。以恭默自守，修山东婚姻故事，频任清列。天宝中为右丞，大理、宗正二卿，卒。

江王元祥，高祖第二十子也。贞观五年，封许王。十一年，徙封江王，授苏州刺史，赐实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高宗时，又历金、鄆、郑三州刺史。性贪鄙，多聚金宝，营求无厌，为人吏所患。时滕王元婴、蒋王恽、虢王凤亦称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比岭南恶处，为之语曰：“宁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蒋、虢。”元祥体质洪大，腰带十围，饮啖亦兼数人，其时韩王元嘉、虢王凤、魏王恭状貌亦伟，不逮于元祥。又眇一目。永隆元年薨，赠司徒、并州大都督，陪葬献陵，谥曰安。子永嘉王晫，永隆中，为复州刺史。以禽兽其行，赐死于家。中兴初，元祥子钜鹿郡公晃子钦嗣江王。

景龙四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娶王仁皎女，至千牛将军，卒。

密王元晓，高祖第二十一子也。贞观五年受封。九年，授虢州刺史。十四年，赐实封八百户。二十三年，加满千户，转泽州刺史。永徽四年，除宣州刺史，后历徐州刺史。上元三年薨，赠司徒、扬州都督，陪葬献陵，谥曰贞。子南安王颖嗣。神龙初，封颖弟亮子昙为嗣密王。

滕王元婴，高祖第二十二子也。贞观十三年受封。十五年，赐实封八百户，授金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实封满千户。永徽中，元婴颇骄纵逸游，动作失度，高宗与书诫之曰：“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闻《诗》《礼》夙承义训。实冀孜孜无怠，渐以成德，岂谓不遵轨辙，逾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备不虞，关钥闭开，须有常准。鸠合散乐，并集府僚，严关夜开，非复一度。遏密之悲，尚缠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纷纭？又巡省百姓，本观风问俗，遂乃驱率老幼，借狗求置，志从禽之娱，忽黎元之重。时方农要，屡出畋游，以弹弹人，将为笑乐。取适之方，亦应多绪，何必此事，方得为娱？晋灵虐主，未可取则。赵孝文趋走小人，张四又倡优贱隶，王亲与博戏，极为轻脱，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为乐？家人奴仆，侮弄官人，至于此事，弥不可长。朕以王骨肉至亲，不能致王于法，令与王下上考，以愧王心。人之有过，贵在能改，国有宪章，私恩难再。兴言及此，惭叹盈怀。”三年，迁苏州刺史，寻转洪州都督。又数犯宪章，削邑户及亲事帐内之半，于滁州安置。后起授寿州刺史，转隆州刺史。弘道元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梁州都督。文明元年薨，赠司徒、冀州都督，陪葬献陵。子长乐王循琦嗣。兄弟六人，垂拱中并陷诏狱。神龙初，以循琦弟循培子涉嗣滕王，本名茂宗，状貌类胡而丰硕。开元十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左骁卫将军。

天宝初，淮安郡别驾，卒。子湛然嗣。十一载，封滕王。十五载，从幸蜀，除左金吾将军。

史臣曰：一人元良，万国以贞。若明异重离，道非出震，虽居嫡长，宁固其兹！况当开创之初，未见太平之兆。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元嘉修身，元轨无短，元裕名理，元名高洁，灵夔严整，皆有封册之名，而无磐石之固。武氏之乱，或连颈被刑；奸臣擅权，则束手为制。其望本枝百世也，不亦难乎？

赞曰：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文皇，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盘维封建，本枝茂盛。元嘉、元轨，修身慎行。元裕、元名，行简居正。犬牙不固，武氏易姓。既无兵民，若拘陷井。敢告后人，无或失政。

列传第十五

高士廉 子履行 真行 长孙无忌

高俭，字士廉，渤海蓆人。曾祖飞雀，后魏赠太尉。祖岳，北齐侍中、左仆射、太尉、清河王。父励，字敬德，北齐乐安王、尚书左仆射、隋洮州刺史。士廉少有器局，颇涉文史。隋司隶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浚并称先达，与士廉结忘年之好，由是公卿藉甚。大业中，为治礼郎。士廉妹先适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生子无忌及女。晟卒，士廉迎妹及甥于家，恩情甚重。见太宗潜龙时非常人，因以晟女妻焉，即文德皇后也。隋军伐辽，时兵部尚书斛斯政亡奔高丽，士廉坐与交游，谪为硃鸢主簿。事父母以孝闻，岭南瘴疠，不可同行，留妻鲜于氏侍养，供给不足。又念妹无所庇，乃卖大宅，买小宅以处之，分其余资，轻装而去。寻属天下大乱，王命阻绝，交趾太守丘和署为司法书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问，北顾弥切。尝昼寝，梦其母与之言，宛如膝下，既觉而涕泗横集。明日果得母讯，议者以为孝感之应。时钦州宁长真率众攻和，和欲出门迎之，士廉进说曰：“长真兵势虽多，悬军远至，内离外蹙，不能持久。且城中胜兵，足以当之，奈何而欲受人所制？”和从之，因命士廉为行军司马，水陆俱进，逆击破之，长真仅以身免，余众尽降。及萧铣败，高祖使徇岭南。武德五年，士廉与和上表归国，累迁雍州治中。时太宗为雍州牧，以士廉是文德皇后之舅，素有才望，甚亲敬之。及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

驰至芳林门，备与太组合势。太宗升春宫，拜太子右庶子。

贞观元年，擢拜侍中，封义兴郡公，赐实封九百户。士廉明辩，善容止，凡有献纳，搢绅之士莫不属目。时黄门侍郎王珪有密表附士廉以闻，士廉寝而不言，坐是出为安州都督，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恶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亲扶侍，杖头挂食，遥以哺之。士廉随方训诱，风俗顿改。秦时李冰守蜀，导引汶江，创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侧者，须直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夺。士廉乃于故渠外别更疏决，蜀中大获其利。又因暇日汲引辞人，以为文会，兼命儒生讲论经史，勉励后进，蜀中学校粲然复兴。蜀人硃桃椎者，淡泊为事，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沉浮人间。窦轨之镇益州也，闻而召见，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口竟无言，弃衣于地，逃入山中，结庵涧曲。夏则裸形，冬则树皮自覆，人有赠遗，一无所受。每为芒履，置之于路，人见之者，曰：“硃居士之履也”。为鬻米置于本处，桃椎至夕而取之，终不与人相见。议者以为焦先之流。士廉下车，以礼致之，及至，降阶与语，桃椎不答，直视而去。士廉每令存问，桃椎见使者，辄入林自匿。近代以来，多轻隐逸，士廉独加褒礼，蜀中以为美谈。五年，入为吏部尚书，进封许国公，仍封一子为县公。奖鉴人伦，雅谙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高祖崩，士廉摄司空，营山陵制度。事毕，加特进、上柱国。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谍，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士廉乃类其等第以进。太宗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

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楨，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祇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不足可贵，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遂以崔干为第三等。及书成，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赐士廉物千段，寻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二年，与长孙无忌等以佐命功，并代袭刺史，授申国公。其年，拜尚书右仆射。士廉既任遇益隆，多所表奏，成辄焚稿，人莫知之。摄太子少师，特令掌选。十六年，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寻表请致仕，听解尚书右仆射，令以开府仪同三司依旧平章事。又正受诏与魏徵等集文学之士，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奏之，赐物千段。十七年二月，诏图形凌烟阁。十九年，太宗伐高丽，皇太子定州监国，士廉摄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摄太傅、申国公士廉，朝望国华，仪刑攸属，寡人忝膺监守，实资训导。比听政，常屈同榻，庶因谘白，少祛蒙滞。但据案奉对，情所未安，已约束不许更进。太傅诲谕深至，使遵常式，辞不获免，辄复敬从。所司亦宜别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让不敢当。二十年，遇疾，太宗幸其第问之，因叙说生平，流涕歔歔而诀。二十一年正月壬辰，薨于京师崇仁里私第，时年七十二。太宗又命驾将临之，司空玄龄以上饵药石，不宜临丧，抗表切谏，上曰：“朕之此行，岂独为君臣之礼，兼以故旧情深，姻戚义重，卿勿复言也。”太宗从数百骑出兴安门，

至延喜门，长孙无忌驰至马前谏曰：“饵石临丧，经方明忌。陛下含育黎元，须为宗社珍爱。臣亡舅士廉知将不救，顾谓臣曰：‘至尊覆戴恩隆，不遗簪履，亡歿之后，或致亲临。内省凡才，无益圣日，安可以死亡之余，辄回宸驾，魂而有灵，负谴斯及。’陛下恩深故旧，亦请察其丹诚。”其言甚切，太宗犹不许。无忌乃伏于马前流涕，帝乃还宫。赠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文献。士廉祖、父洎身，并为仆射，子为尚书，甥为太尉，当代荣之。六子：履行、至行、纯行、真行、审行、慎行。及丧柩出自横桥，太宗登故城西北楼望而恸。高宗即位，追赠太尉，与房玄龄、屈突通并配享太宗庙庭。

子履行，贞观初历祠部郎中。丁母忧，哀悴逾礼。太宗遣使谕之曰：“孝子之道，毁不灭性。汝宜强食，不得过礼。”服阕，累迁滑州刺史。尚太宗女东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十九年，除户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无几，遭父艰，居丧复以孝闻，太宗手诏敦喻曰：“古人立孝，毁不灭身。闻卿绝粒，殊乖大体，幸抑摧裂之情，割伤生之累。”俄起为卫尉卿，进加金紫光禄大夫，袭爵申国公。永徽元年，拜户部尚书、检校太子詹事、太常卿。显庆元年，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先是，士廉居此职，颇著能名。至是，履行继之，亦有善政，大为人吏所称。三年，坐与长孙无忌亲累，左授洪州都督，转永州刺史，卒于官。

履行弟真行，官至右卫将军。其子典膳丞岐，坐与章怀太子阴谋，事泄，诏付真行令自惩诫。真行遂手刃之，仍弃其尸于衢路。高宗闻而鄙之，贬真行为睦州刺史，卒。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先出自后魏献文帝第三兄。初为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袭大人之号，后更跋氏，为宗室之长，改姓长孙氏。七世祖道生，后魏司空、

上党靖王。六世祖旃，后魏特进、上党齐王。五世祖观，后魏司徒、上党定王。高祖稚，西魏太保、冯翊文宣王。曾祖子裕，西魏卫尉卿、平原郡公。祖光，周开府仪同三司，袭平原公。父晟，隋右骁卫将军。无忌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文德皇后即其妹也。少与太宗友善，义军渡河，无忌至长春宫谒见，授渭北道行军典签。常从太宗征讨，累除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武德九年，隐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将害太宗，无忌请太宗先发诛之。于是奉旨密召房玄龄、杜如晦等共为筹略。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太宗升春宫，授太子左庶子。及即位，迁左武侯大将军。贞观元年，转吏部尚书，以功第一，进封齐国公，实封千三百户。太宗以无忌佐命元勋，地兼外戚，礼遇尤重，常令出入卧内。其年，拜尚书右仆射。时突厥颉利可汗新与中国和盟，政教紊乱，言事者多陈攻取之策。太宗召萧瑀及无忌问曰：“北番君臣昏乱，杀戮无辜。国家不违旧好，便失攻昧之机；今欲取乱侮亡，复爽同盟之义。二途不决，孰为胜耶？”萧瑀曰：“兼弱攻昧，击之为善。”无忌曰：“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太宗从无忌之议。突厥寻政衰而灭。

或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太宗以表示无忌曰：“朕与卿君臣之间，凡事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无以获通。”因召百僚谓之曰：“朕今有子皆幼，无忌于朕，实有大功，今者委之，犹如子也。疏间亲，新闻旧，谓之不顺，朕所不取也。”无忌深以盈满为诫，恳辞机密，文德皇后又为之陈请，太宗不获已，乃拜开府仪同三司，解尚书右仆射。是岁，

太宗亲祠南郊，及将还，命无忌与司空裴寂同升金辂。五年，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各封一子为郡公。七年十月，册拜司空，无忌固辞，不许。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圣主私亲之诮，敢以死请。”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纵朕至亲，亦不虚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有所适，虽怨仇而不弃，魏徵等是也。朕若以无忌居后兄之爱，当多遗子女金帛，何须委以重官，盖是取其才行耳。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无忌又上表切让，诏报之曰：“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居藩邸，公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以公功绩才望，允称具瞻，故授此官，无宜多让也。”太宗追思王业艰难，佐命之力，又作《威凤赋》以赐无忌。其辞曰：

有一威凤，憩翮朝阳。晨游紫雾，夕饮玄霜。资长风以举翰，戾天衢而远翔。西翥则烟氛闭色，东飞则日月腾光。化垂鹏于北裔，驯群鸟于南荒。殄乱世而方降，应明时而自彰。俯翼云路，归功本树。仰乔枝而见猜，俯修条而抱蠹。同林之侣俱嫉，共干之俦并忤。无恆山之义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苇而居安，独怀危而履惧。鸱鸮啸乎侧叶，燕雀喧乎下枝。惭己陋之至鄙，害他贤之独奇。或聚啄而交击，乍分罗而见羁。戢凌云之逸羽，韬伟世之清仪。遂乃蓄情宵影，结志晨晖，霜残绮翼，露点红衣。嗟忧患之易结，叹矰缴之难违。期毕命于一死，本无情于再飞。幸赖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风云，濯斯尘滓。披蒙翳于叶下，发光华于枝里。仙翰屈而还舒，灵音摧而复起。眇八极以遐翥，临九天而高峙。庶广德于众禽，非崇利于一己。是以徘徊感德，顾慕怀贤。凭明哲而祸散，托英才而福全。答惠之情弥结，报功之志方宣。非知难而行易，思令后

而终前。俾贤德之流庆，毕万叶而芳传。

十一年，令与诸功臣世袭刺史。诏曰：

周武定业，胙茅土于子弟；汉高受命，誓带砺于功臣。岂止重亲贤之地，崇其典礼，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籓翰。魏、晋已降，事不师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实。非所谓作屏王室，永固无穷者也。隋氏之季，四海沸腾，朕运属殷忧，戡翦多难。上凭明灵之祐，下赖英贤之辅，廓清宇县，嗣膺宝历，岂予一人，独能致此！时迨共资其力，世安专享其利，乃矐于斯，甚所不取。但今刺史，即古之诸侯，虽立名不同，监统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条委共理之寄，象贤存世及之典。司空、齐国公无忌等，并策名运始，功参缔构，义贯休戚，效彰夷险，嘉庸懿绩，简于朕心，宜委以籓镇，改锡土宇。无忌可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尚书左仆射、魏国公玄龄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故司空、蔡国公杜如晦可赠密州刺史，改封莱国公；特进、代国公靖可濮州刺史，改封卫国公；特进、吏部尚书、许国公士廉可申州刺史，改封申国公；兵部尚书、潞国公侯君集可陈州刺史，改封陈国公；刑部尚书、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晋州刺史、赵郡王孝恭可观州刺史，改封河间郡王；同州刺史、吴国公尉迟敬德可宣州刺史，改封鄂国公；并州都督府长史、曹国公李勣可蕲州刺史，改封英国公；左骁卫大将军、楚国公段志玄可金州刺史，改封褒国公；左领军大将军、宿国公程知节可普州刺史，改封卢国公；太仆卿、任国公刘弘基可朗州刺史，改封夔国公；相州都督府长史、郟国公张亮可澧州刺史，改封郟国公。余官食邑并如故，即令子孙奕叶承袭。

无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内宁一，不愿违离，而乃世牧外州，与迁徙何异。”乃与房玄龄上表曰：

臣等闻质文迭变，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缅惟三代，习俗靡常，爰制五等，随时作教。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逮于两汉，用矫前违，置守颁条，蠲除曩弊。为无益之文，覃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载。今曲为臣等，复此奄荒，欲其优隆，锡之茅社，施于子孙，永贻长世。斯乃大钧播物，毫发并施其生；小人逾分，后世必婴其祸。何者？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金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识庸陋。或情缘右戚，遂陟台阶；或顾想披荆，便蒙夜拜。直当今日，犹愧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滥赏。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职，义乖师俭之方，任以褰帷，宁无伤锦之弊？上干天宪，彝典既有常科，下扰生民，必致余殃于后，一挂刑网，自取诛夷。陛下深仁，务延其世，翻令剿绝，诚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当今圣历钦明，求贤分政，古称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目，为日滋久，因缘臣等，或有改张。封植兒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兹一举，为损实多，晓夕深思，忧贯心髓。所以披丹上诉，指事明心，不敢浮辞，同于矫饰。伏愿天泽，谅其愚款，特停浼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

太宗览表谓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翼朕子孙，长为藩翰，传之永久。而公等薄山河之誓，发言怨望，朕亦安可强公以土宇耶？”于是遂止。十二年，太宗幸其第，凡是亲族，班赐有差。十六年，册拜司徒。十七年，令图画无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诏曰：

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既勒铭于钟鼎，又图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阁著其美；建武功臣，云台纪其迹。司徒、赵国公无忌，故司空、扬州都督、河间元王孝恭，故司空、莱国

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师、郑国文贞公征，司空、梁国公玄龄，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申国公士廉，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敬德，特进、卫国公靖，特进、宋国公瑀，故辅国大将军、扬州都督、褒忠壮公志玄，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弘基，故尚书左仆射、蒋忠公通，故陕东道行台右仆射、郟节公开山，故荆州都督、谯襄公柴绍，故荆州都督、邳襄公顺德，洛州都督、郟国公张亮，光禄大夫、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故左骁卫大将军、郟襄公张公谨，左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故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故户部尚书、渝襄公刘政会，光禄大夫、户部尚书、莒国公唐俭，光禄大夫、兵部尚书、英国公勣，故徐州都督、胡壮公秦叔宝等，或材推栋梁，谋猷经远，绸缪帷帐，经纶霸图；或学综经籍，德范光茂，隐犯同致，忠说日闻；或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战标奇；或受脤庙堂，辟土方面，重氛载廓，王略遐宣。并契阔屯夷，劬劳师旅。赞景业于草昧，翼淳化于隆平。茂绩殊勋，冠冕列辟；昌言直道，牢笼搢绅。宜酌故实，弘兹令典，可并图画于凌烟阁。庶念功之怀，无谢于前载；旌贤之义，永贻于后昆。

其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勣，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憯。”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

于是建立遂定，因加授无忌太子太师。寻而太宗又欲立吴王恪，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太宗尝谓无忌等曰：“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无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孝经》云：‘将顺其美。’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冀闻己过，公乃妄相谏悦。朕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可以自改。”因目无忌曰：“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便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十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行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任事，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长；而持论常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言多利益；然其意上然诺于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十九年，太宗征高丽，令无忌摄侍中。还，无忌固辞师傅之位，优诏听罢太子太师。二十一年，遥领扬州都督。二十三年，太宗疾笃，引无忌及中书令褚遂良二人受遗令辅政。太宗谓遂良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尔辅政后，勿令谗毁之徒损害无忌。若如此者，尔则非复人臣。”

高宗即位，进拜太尉，兼扬州都督，知尚书及门下二省事并如故。无忌固辞知尚书省事，许之，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监修国史。高宗尝谓公卿：“朕开献书之路，冀有意见可录，将擢用之。比者上疏虽多，而遂无可采者。”无忌对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

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谗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帝曰：“又闻所在官司，犹自多有颜面。”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曲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时无忌位当元舅，数进谋议，高宗无不优纳之。明年，以早上疏辞职，高宗频降手诏敦喻不许。五年，亲幸无忌第，见其三子，并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图无忌形像，亲为画赞以赐之。六年，帝将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无忌屡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綾锦十车，以悦其意。昭仪母杨氏复自诣无忌宅，屡加祈请。时礼部尚书许敬宗又屡申劝请，无忌尝厉色折之。帝后又召无忌、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谓曰：“武昭仪有令德，朕欲立为皇后，卿等以为如何？”无忌曰：“自贞观二十三年后，先朝付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帝竟不从无忌等言而立昭仪为皇后。皇后以无忌先受重赏而不助己，心甚衔之。显庆元年，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表上之，无忌以监领功，赐物二千段，封其子润为金城县子。四年，中书令许敬宗遣人上封事，称监察御史李巢与无忌交通谋反，帝令敬宗与侍中辛茂将鞠之。敬宗奏言无忌谋反有端，帝曰：“我家不幸，亲戚中频有恶事。高阳公主与朕同气，往年遂与房遗爱谋反，今阿舅复作恶心。近亲如此，使我惭见万姓。”敬宗曰：“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得成事？且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事露，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诚愿陛下断之，不日即收捕，准法破家。”帝泣曰：“我决不忍处分与罪，后代良史道我不能和其亲戚，

使至于此。”敬宗曰：“汉文帝汉室明主，薄昭即是帝舅，从代来日，亦有大勋，与无忌不别。于后惟坐杀人，文帝惜国之法，令朝臣丧服就宅，哭而杀之，良史不以为失。今无忌忘先朝之大德，舍陛下之至亲，听受邪谋，遂怀悖逆，意在涂炭生灵。若比薄昭罪恶，未可同年而语，案诸刑典，合诛五族。臣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机之事，间不容发，若少迟延，恐即生变，惟请早决！”帝竟不亲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发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其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并除名，流于岭外。敬宗寻与吏部尚书李义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无忌反状，公瑜逼令自缢而死，籍没其家。无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上元元年，优诏追复无忌官爵，特令无忌孙延主齐献公之祀。无忌从父兄安世，仕王世充，署为内史令，东都平，死于狱中。安世子祥，以文德皇后近属，累除刑部尚书，坐与无忌通书见杀。

史臣曰：士廉才望素高，操秉无玷，保君臣终始之义，为子孙袭继之谋。社稷之臣，功亦隆矣；奖遇之恩，赏亦厚矣。及子真行，手刃其子，何凶忍也？若是积庆之道，不其惑哉！无忌戚里右族，英冠人杰，定立储闈，力安社稷，勋庸茂著，终始不渝。及黜废中宫，竟不阿旨，报先帝之顾托，为敬宗之诬构。嗟乎！忠信获罪，今古不免；无名受戮，族灭何辜！主暗臣奸，足贻后代。

赞曰：严严申公，功名始终。文皇题品，信谓酌中。赵公右戚，两朝宣力。功成不去，竟逢鬼域。